

尚書注疏

卷一  
卷二

尚書注疏并  
校勘記

丁仁煒署檢



光緒丁亥閏  
夏點石齋遵  
阮本重校印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其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於朝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爲之而

徽四年長孫無忌等又加刊定孔傳之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辯至

國朝閻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據者梅鷟尚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灋水出河

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朱彝尊經義考攻其注書序東

海駒駟扶餘駟之屬一條謂駒駟王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武帝時人亦不

及見若璩則攻其注秦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

子小子履一節乃以爲墨子所引湯誓之文案安國論語注今佚此條乃何晏集解所引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至

若璩謂定從孔傳以孔穎達之故則不盡然考漢書藝文志敘古文尚書但稱安國獻之遭巫

蠱事未立於學官不云作傳而經典釋文敘錄乃稱藝文志云安國獻尚書傳遭巫蠱事未立

於學官始增入一傳字以證實其事又稱今以孔氏爲正則定從孔傳者乃陸德明非自穎達

惟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微五典以

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輿所上孔氏傳本無

阮孝緒七錄亦云方輿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

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則開皇中雖增入此文尙未增入孔傳中故德明云爾今本二十八

字當爲穎達增入耳梅賾之時去古未遠其傳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舊訓故釋文稱王肅

亦注今文所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此雖以末爲本未免倒置亦足見其

根據古義非盡無稽矣穎達之疏晁公武讀書志謂因梁費昶疏廣之然穎達原序稱爲正義

者蔡大寶集猗費昶顧彪劉焯劉炫六家而以劉焯劉炫最爲詳雅其書實因二劉非因費氏

公武或以經典釋文所列義疏僅昶一家故云然歟朱子語錄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



之易書爲下其言良允然名物訓故究賴之以有考亦何可輕也

爾雅

釋名

說文

玉篇

廣雅

釋名

說文

玉篇

廣雅

釋名

說文

玉篇

廣雅

釋名

說文

玉篇

廣雅

自梅頤獻孔傳而漢之異古文與今文皆亡乃梅本又有今文古文之別新唐書藝文志云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備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衛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尚書十五卷今字尚書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尚書音一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爲今文實自范甯始甯自爲集注成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者多傳今文者少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概見李巡徐邈陸德明皆爲古文作音孔穎達正義出於二劉蓋亦用古文本如塗之爲黻云之爲員是也然疏內不數數觀殆爲後人竄改如陣鄂等之於釋文歟然則衛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而從范顧非倡始爲之也乃若天寶既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間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卽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開成初鄭賈進石經悉用今文前此張參之壁經後此長興之板本廣政之石本當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尚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三百餘年不知郭氏從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尚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爲贗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元尚書注疏舊有校本茲以各本授德清貢生徐養原校之并及釋文元復定其是非且考其顧末著於簡首阮元記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經 用衛包所改之今文後來注疏本俱出於此

宋臨安石經 今所存者起禹貢之半至允征之半又起大雷末至酒誥之半

古本 見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乃日本足利學所藏書寫本也物觀厚以爲唐以前物其雜皆古文然字體太奇聞參俗體多不足信

岳本 宋括用應氏世稱本重加按勘所謂相毫本也世甚重之今考其書多詳於音讀句逗而略於字句異同又往往據疏以改注不知疏中所述經傳不必盡依元文也然合二十三家參訂用力甚勤固當備於諸家元本未見今所據者 武英殿翻刻本也

稿本 即承懷堂本與閣刻注疏本相類而訛字較多。已上三種皆單注本

宋板 見七經孟子考文左傳考文黃帝禮記疏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罕見一書便於披釋它經獨闕經疏卒亥遂取毛詩禮記疏後如前三經編纂精加詳正蓋注疏合刻起於南北宋之間而易書周禮先刻當在北宋之末也此本或即新跋所稱者自趙宋以下為九卷奉贊以下為十卷洪範以下為十一卷旅獒以下為十二卷康誥以下為十三卷召誥以下為十四卷多士以下為十五卷君奭以下為十六卷立政以下為十七卷顧命以下為十八卷君牙以下為十九卷文侯之命以下為二十卷其中旅獒為後人所補者則詳之補

宋十行本 案他本注疏每半葉九行此獨十行故世謂之十行本明其源蓋即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謂建本有音釋注疏是也惟板至明正德間止存即山井鼎所謂正德本是也定中其正德本算考文而論其中訛字雖多甚願改之失考文所引宋板多與之合

閣本 明嘉靖時李元陽刻於閣中即考文所講嘉靖本也記中亦與考文所引並載以見此詳後略云

明監本 神廟時所刊毛本從此出

毛本 汲古閣刻今校正義以此為善○已上七種皆注疏合刻本

釋文 陸德明本尊古文作音義自陳鄂改用今文流傳至今已非其舊矣其注中所載別本或尚屬元文今仍歸之陸氏

六經正誤 宋毛居正撰多辨偏旁之疑似惟所載監本與國本建本可以考宋本之異同自不可廢

尚書書傳 元王天與撰注疏略有刊落疏則僅載十之一二其中有臆改處不足盡悉

石經考文提要 乾隆五十六年命刊立石經工部尚書彭元瑞因著此書其所據自通行各本外有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宋本附釋音尚書注疏宋本夏竦互注尚書岳珂本元本尚書注疏至善堂尤經本

九經誤字 顧炎武撰以唐石經正監本之誤又金石文字記舉唐石經誤字

七經孟子考文 山井鼎撰物觀補遺以古本宋板按明刻之說間有辨論別為古文考一卷列尚書之前殊嫌臆贊

十三經正字 嘉善浦鑿撰

羣書拾補 前姚虛文昭輯

羣書拾補 前姚虛文昭輯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

夫書者人君辭詔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正者事擿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生絳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擿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興深竦同理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寔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怙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颯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為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為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為得也今奉

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

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  
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  
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生歷說伏犧神農蓋取下乃云黃帝交乘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黃帝堯舜之  
 宮室葬與若契皆先言上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剛則起事之福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古者不可以通也至於  
 云易之以館棺槨曰假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陰剛上右結繩何懸伏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  
 詠周云在炎帝之世備其云當在蒼頡黃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廣黃帝之問  
 關至搜羅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九百年十紀者九頭一帝五龍二也蓋撰三紀合四也  
 連通五世序命六也亦通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論說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庖犧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蒼  
 神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數孔也然紀自舜人為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經又伏犧前六表計其刻日為漆張揖撰到  
 除整等說亦不可以年斷其流訖之紀似自黃帝為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經又伏犧前六表計其刻日為漆張揖撰到  
 之或孔演命明道釋支注云刻講刻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來青  
 嚴德背負仁頭荷義廣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壽文曰義醫文曰順曆文曰仁履文曰信又易  
 諡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夷吾所識十二而已有無懷氏封太山神農氏封太山仲尼其登封者  
 皆刻石紀號但述者字有影發故不可議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龍溪氏前孔子觀而識之亦多於夷吾是文字  
 在伏犧之前已久遠何怪伏犧而有書蓋乎如此者蓋文字之理本有之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是教世之用始始人自有火中古用以燔黍稷釀酒而得取諸卦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王者聖人垂繫於  
 至神農始有庖犧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歸離卦而得取諸卦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王者聖人垂繫於  
 神明而生著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著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曰王者聖人垂繫於  
 乎入變而成卦非妄言又皆三屬奇為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為不重而怪有犬卦  
 乎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少詩照反吳胡老反少昊  
 謂之五典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所為隨義立稱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與直言言常道也亦謂之典與所以  
 別立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所為隨義立稱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與直言言常道也亦謂之典與所以  
 者以墳大典常帝訓可知故略之也帝道所以與大道為異者以帝者言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禮運云以大道之行  
 為五帝時也然帝道同天名更大於帝道故言墳也此為對河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云以大道之行  
 稱焉而士庶又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樂在傳上之名言大與帝也故禮運立主尊之曰聖生者莫敢  
 然者案今堯典堯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五典為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與五帝之書其明  
 皇相當墳亦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聖之書為三墳孔君必知三聖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  
 文也鄭玄亦云其書謂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漢錄定孔君以為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後追錄若當



家以易入卦言之說九卦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之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為授  
 出於八卦之說易曰入卦說卦象在八卦之中矣又曰八卦之象又曰八卦之象又曰八卦之象又曰八卦之象又曰八卦之象  
 家說有不通者後人夫其理則有一千五百二十果天下之事多如山正故為聚左傳或謂之九區為說當亦或謂之區  
 所義亦不謂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為地生大向何者九州各有其地所生之物亦與大率土之  
 上境與及案不謂之以此可知故略之巨謂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謂之於下結義故云皆張此書也  
 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反相史左史倚相是於左史倚相也  
 書也正義曰倚相有外文字言墳典史乘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謂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也  
 此左史子孫子孫否王云倚相因聘招之詩左勸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楚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左史倚相也  
 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無妨於王革欲問諱王之路倚相之必不為倚相不能讀此云能者以此據  
 遺書其王案如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言帝王耳先君子生於周末親史籍之煩文懼覽之善不一遂乃定禮

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讀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  
 刊定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也上齊魯故曰先君魯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於  
 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魯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於  
 誠道以稱與於此言史者不但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以此其不故曰蓋有秦  
 知而作之者我謂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於聖學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言禮樂不改者修而不改曰蓋有秦  
 則曰刪律依其事曰約因而成禮樂易於是聖人所作不為義例孔子之行事約史記以刪詩書為偶其定禮樂  
 文張故以明詩書章者即禮樂易於是聖人所作不為義例孔子之行事約史記以刪詩書為偶其定禮樂  
 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為聖人所作不為義例孔子之行事約史記以刪詩書為偶其定禮樂  
 後傳也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金者三百五篇文者三百一十一年反魯魯為六經孔子之修六經年凡七十  
 其三典三墳今乃實莫明其除之既與書內之正尚去其必者況書外乎故知已來亦無與於今厚只有一也  
 用而除九之必其類易道以言之則不有所與就有所廢故也雖方即周禮也上已定禮樂即與於今厚只有一也  
 以定而不改即是遺述更有書以述之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爰夷亂窮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

以垂世立教典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篇正二篇八篇十篇十四篇二十篇三十篇四十篇五十篇六十篇七十篇八十篇九十篇百篇  
 制反凡十篇正八篇二十篇三十篇四十篇五十篇六十篇七十篇八十篇九十篇百篇  
 物又計聖論此三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諷論之館以討論為整理孔君取彼文義奔奮然因去之  
 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

以垂世立教典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篇正二篇八篇十篇十四篇二十篇三十篇四十篇五十篇六十篇七十篇八十篇九十篇百篇  
 制反凡十篇正八篇二十篇三十篇四十篇五十篇六十篇七十篇八十篇九十篇百篇  
 物又計聖論此三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諷論之館以討論為整理孔君取彼文義奔奮然因去之  
 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







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篇四十六卷其餘錄

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謂音德謂用諫諍古文二十五篇謂漢書大西漢書五千之歐

扁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則官君陳畢命君牙周命台舊書四又如字下同尊高本又作九共九篇晉書又作

盤步干反本又作盤復法又反下同五十九篇與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一百篇之序謂漢書又作九共九篇晉書又作

帝告發沃湯征汝期汝方商書夏下疑至臣廷與齊明居肆命但后庚丁或又四篇伊尹命仲丁河圖里卷之

祖告發沃湯征汝期汝方商書夏下疑至臣廷與齊明居肆命但后庚丁或又四篇伊尹命仲丁河圖里卷之

日既云王不壞宅以備神靈因遺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遺孔氏則上傅論語孝經等皆遠之故言悉也科斗書也

也所謂新穎本體固所用之矣今時人無能識之故曰欲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較起

考論古文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推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為譯古定不言

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用伏生書外考考之故云可知者謂以律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譯古者

正謂就古文體而從其定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

會意武信五日轉注考老六日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著錄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

周宣皆新造之體未聞其異官王紀其史論始有大篆十五篇謂日書籀文與蒼頡古文體而巳衛恒曰蒼頡造書入

鳥籀因而遂造籀謂謂之字有六書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日書焚燬先代書籍古文體而巳衛恒曰蒼頡造書入

韻書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禮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靈所作也四曰佐

書秦律書也五曰籀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信也由此而論即篆籀古文而巳衛恒曰蒼頡造書入

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書書蓋同擊印受書同於轉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篆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

是孔子禮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科斗指指即周之

古文也六書古文與籀書本別則籀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指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

日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則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篆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一寸餘多伏生之形不謂六書之內

而古文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一時之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卷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壁

若日愈厚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重庚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為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蓋以同序者更

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篇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為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蓋以同序者更

序者異卷四十六卷故篇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為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蓋以同序者更

王之誥乃與顧命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廢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

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也其餘錯亂摩廢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

生可畏或醫堂開出故須錄之以待能整理讀之也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探摭羣言以

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為于僕反孽徒南反深也思息嗣反探木又作日安國時為武帝博

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曰前之所却亦既定訖當以關於帝帝今注解故云承詔為五十九君傳以注者多言曰傳者  
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正明齊李賢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厥讀者皆云史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春秋之聖多  
者為傳後儒者出其傳多或有改之則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為列云前漢補傳於後漢補注誤矣  
何者馬融王應麟注名傳多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精審諦訓解思以求其理實非虛誕既  
察經文又取諸於外故須廣博考索而後可乎又諸君深探聖道之言以此文而能造立訓解而通之者其也庶幸也幾  
不於不類多為傳直約省文今得申盡其明要義通不假煩多也以此得申故能備而通暢書之明意是解經而復  
也編雅有訓說云經籍又稱聖言者統緒故云世經有所補益於將來講之得精而有益也數也賦其也庶幸也幾  
云按聽耳案孔君此傳辭多不多是約文也變文無不解是申義也其義既申故云數轉其也賦其也庶幸也幾  
旨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言之為言多須諸語而孔君為例一訓之後重訓者少此亦約文也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  
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  
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江充惡程文意及又知字見賢過反覆工亂反巫蠱武帝征匈奴  
正義曰孔君既言已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而書之諱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乃歸諸各序作意但此序之  
屬於正義既而略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諱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乃歸諸各序作意但此序之  
當今之意既序而略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諱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乃歸諸各序作意但此序之  
控藉之道既思散矣亦不能行用故此五十八篇然此本亦編相從相近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於篇  
之人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用故此五十八篇然此本亦編相從相近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於篇  
以行我過我道傳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以盡皆巫蠱之所行故云巫蠱者聖者王制曰天子病風則禱於廟也  
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巫蠱也巫蠱者聖者王制曰天子病風則禱於廟也  
毒害人者是若行可厭俗之為難令人惡感天年傷性皆是也此漢書此武帝末年上已年老怪惡神祭信巫則  
此為江充充而行詩先於太子宮理則人不知太子宮有巫蠱氣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掘神祭信巫則  
由與關不勝而出走奔肆肆自表此師亦盡事也言不隱者謂江充言為實信相道人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  
顯此言知已曾是深遠因而有所說進令之有益故不可以奇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一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一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一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一

堯典第一 一 釋文凡十六篇十疏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 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真言堯典第一 一 釋文凡十六篇十疏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 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真言堯典第一

也堯典第一 一 釋文凡十六篇十疏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 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真言堯典第一 一 釋文凡十六篇十疏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 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真言堯典第一

之堯典第一 一 釋文凡十六篇十疏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 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真言堯典第一 一 釋文凡十六篇十疏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 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真言堯典第一

以此周之身事於神使無入夏書之理自甘世已下諸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

孔穎達疏

以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名隨其事檢其此體爲例有十一曰與二曰諫三曰貢四曰歌五日誓六曰誥七日訓八曰命九曰

曰征十日範免典與免二篇與也大禹讓皋陶讓二篇讓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誓也

誓費誓秦誓入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各一篇誥也康王之誥一篇誥也此各篇事而言益稷亦說命三篇微子之

命蔡仲之命顧命單命周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廣雅一篇詁也洪範一篇範也武成一篇成也文選一篇說也說命三篇微子之

宗彤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攝麥云祖伊恐若告於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亦訓也君奭周公族名公亦誥也

金縢方自爲一體詔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命誥則誥則誥也無逸也君奭周公族名公亦誥也

德文太甲後第四十篇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秦仲之命文君奭後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爲在

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入篇次及序爲文政依賈氏所奏則舜爲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六孔以

九十七不同者孔依禮內鄭次及序爲文政依賈氏所奏則舜爲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六孔以

正美曰克典華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未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之說美事在

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訓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夏事亦連也此言也虞書本無尙書之題也案鄭序

以爲虞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以上爲尙書則十六篇又條告廢妖陽征汝鵠汝方於鄭玄尙書之題也案鄭序

功故爲夏書之書則虞夏別題也以上爲尙書則十六篇又條告廢妖陽征汝鵠汝方於鄭玄尙書之題也案鄭序

下或以爲夏事繼西伯觀祭則夏書九篇尙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亡并注於夏書不廢獨商

書乎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與傳夏傳此其所引別也故引爲夏

納以意裏二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失不經皆在大禹謨厚胸懷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顯其故引爲夏

書者洪範以爲周書以賈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尙書也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

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也其二十五篇爲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

甲三篇九歲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廣雅十八微子之命十九仲虺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

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周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僅至微子之命三十九仲虺之命四十四馬誥五伊訓六太

孔傳述有弼蕪之徒於鄭註之外偶遺尙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

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陸氏序向二十八篇分出與益稷監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篇二十四篇

爲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陸氏序向二十八篇分出與益稷監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篇二十四篇

二十五篇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周命二十四以此

也恐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共九篇其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云云孔安國者孔子後

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建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高王受聖不與孔同亦不

見孔傳也後漢初劉向書說云流爲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並無此文又云述十六篇

絕無師說足跡亦不見也服虔於漢注左傳疏其紀綱云夏葉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與

云云伊訓臣曰又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字在毫又曰在是三禮又註家美云焚誥曰臺誥是德昭長風又註咸有一德

語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作傳與費之等十三篇見亡而云已述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

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刻石經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

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刻石經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

本義今疾此書冒猶復疑惑未據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蕭生劉歆買遠馬融等學而後夏侯賈賜馬融等何意鄭氏失向

尚書注疏 卷一 五 原卷二

齊亡遂並與孔異履數世所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選與安國不同者其由孔註之後其書  
 散逸傳註不行以肅生賈馬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選與安國不同者其由孔註之後其書  
 之學題曰古文尚書與夏侯等而經字多異夏侯等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  
 劉向常官制劉向是鄭註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部尉勃孫慶後漢書儒林傳云  
 河間常官制劉向是鄭註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部尉勃孫慶後漢書儒林傳云  
 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二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  
 其紀綱爲夏太史公又嘗書皇極傳云姁子外弟梁燾遠得古文尚書故其傳者帝王世祖往註書始似與後漢書  
 書又云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陳愉字休復授天水梁燾遠得古文尚書故其傳者帝王世祖往註書始似與後漢書  
 授鄒守子後漢書建武四年魏方興於大輦內史達於魯君奏以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方與有罪事未究而爲解時已  
 得焉至齊蓋建武四年魏方興於大輦內史達於魯君奏以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方與有罪事未究而爲解時已  
 年廣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著存孔氏傳  
 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著存孔氏傳  
 時自題孔氏亦  
 可以後人辨之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道本作堯使徒逆反也也則也 傳聖曰堯聰于堯反思嗣反又知字下馬融云論也善善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遂禪音時戰反讓也授也 作堯典 堯既至堯反思嗣反又知字下馬融云論也善善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爲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頃有一德立政無逆不序所以由並云若單  
 其大禹諱皋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應伊訓誥命祖后太甲三篇整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共序其德又四篇同序  
 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各歷歷沃汝汝放放方伊弗原余高宗彤日高宗之訓人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序而別篇者三十四  
 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爲三十七篇即百篇也序者以序別行辭爲形勢言昔日在於帝堯之時也此堯身  
 智無不知也神無不見明也此堯居止於天下而德著德既如此改化有成人道神益功或思以此堯之德  
 即其聖性行之於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於天下而德著德既如此改化有成人道神益功或思以此堯之德  
 速避於帝位以興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作堯典之篇言昔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爲始堯功或思以此堯之德  
 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爲始故曰堯先之者堯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  
 故云昔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諸也言天爲堯無心自下爲始故曰堯先之者堯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  
 同於聖人內德而外德若堯聖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配天地合其德也堯先之者堯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  
 兼齊聖人內德而外德若堯聖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配天地合其德也堯先之者堯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  
 爲而回天三德無爲而回天立名以爲優劣耳但有爲無爲亦逐多少以爲分三皇天但逐同天下之名以爲優劣五帝有  
 天之與帝義爲一也人主可得稱天者以天屬體而立名人名不可同天之體也經由稱天者以天德立號  
 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於帝帝不可得稱天者以天屬體而立名人名不可同天之體也經由稱天者以天德立號  
 身名然堯舜相配爲堯舜舜爲堯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故無所解而放動重華文命注類其事而解其  
 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故無所解而放動重華文命注類其事而解其  
 不云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而放動重華文命命蓋以爲三皇是殷周之名則下注云堯名亦堯之名也  
 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實者蓋運命相符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玄或說以名者以帝繫















夫當爲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幽之與明文恒相對北既幽則南當極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言幽都明都得不言都者從可知也幽云夏不言日明幽二字摩訶也伏生所誦與壁中書本

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於幽都然則幽之與幽文恒相對北既幽則南當極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言幽都明都得不言都者從可知也幽云夏不言日明幽二字摩訶也伏生所誦與壁中書本

物皆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於幽都然則幽之與幽文恒相對北既幽則南當極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言幽都明都得不言都者從可知也幽云夏不言日明幽二字摩訶也伏生所誦與壁中書本

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言幽都明都得不言都者從可知也幽云夏不言日明幽二字摩訶也伏生所誦與壁中書本

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言幽都明都得不言都者從可知也幽云夏不言日明幽二字摩訶也伏生所誦與壁中書本

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言幽都明都得不言都者從可知也幽云夏不言日明幽二字摩訶也伏生所誦與壁中書本

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言幽都明都得不言都者從可知也幽云夏不言日明幽二字摩訶也伏生所誦與壁中書本

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言幽都明都得不言都者從可知也幽云夏不言日明幽二字摩訶也伏生所誦與壁中書本

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言幽都明都得不言都者從可知也幽云夏不言日明幽二字摩訶也伏生所誦與壁中書本

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言幽都明都得不言都者從可知也幽云夏不言日明幽二字摩訶也伏生所誦與壁中書本

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言幽都明都得不言都者從可知也幽云夏不言日明幽二字摩訶也伏生所誦與壁中書本

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言幽都明都得不言都者從可知也幽云夏不言日明幽二字摩訶也伏生所誦與壁中書本

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言幽都明都得不言都者從可知也幽云夏不言日明幽二字摩訶也伏生所誦與壁中書本

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言幽都明都得不言都者從可知也幽云夏不言日明幽二字摩訶也伏生所誦與壁中書本

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言幽都明都得不言都者從可知也幽云夏不言日明幽二字摩訶也伏生所誦與壁中書本

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言幽都明都得不言都者從可知也幽云夏不言日明幽二字摩訶也伏生所誦與壁中書本

言庸遠象恭滔天解謂庸慢也言其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悻若漫天言帝曰咨四岳四岳義和之四子分掌四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流貌反下則害也言大水反背音佩傲五報反下同悻悻惡也言帝曰咨四岳四岳岳之諸侯故稱焉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流貌反下則害也言大水反背音佩傲五報反下同悻悻惡也言帝曰咨四岳四岳

老反濶大歷反又七刺反於音鳥帝曰咨四岳四岳

故本反馬云風父也朝直遙反帝曰咨四岳四岳

皮美反原音力故反音岳曰昇哉試可乃已帝曰咨四岳四岳

未明其所能而謀九載績用弗成

言可試故遂用之九載績用弗成

名曰諱乎咨嗟嗟人之心志聞達性識明悟言人能順此成則放退之九載績用弗成

又記竟復來人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心志聞達性識明悟言人能順此成則放退之九載績用弗成

有入之大賢也帝臣共工之官者此人所處也今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言此人有即欲用也九載績用弗成

治之言及起用行事而青遠之貌恭恭敬敬而心微悻若漫天言此人有即欲用也九載績用弗成

羣臣皆曰嗚呼嗚呼其有能惟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吁其人心復反哉好此方直之名命而有能害者將使善類九載績用弗成

試其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須逐治餘人不復及辭故動辭為不可餘人悉皆已諫言不得已而黜之乃告勅九載績用弗成

水當載其事哉載治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無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銜乃治此經三言求九載績用弗成

未必一聘之事但歷官究之末年皆以老死徵求多與和氏孔氏以義和掌天地之用之九載績用弗成

帝就義和求賢則所求者別代他官不代張多氏和氏孔氏以義和掌天地之用之九載績用弗成

是百官之事非復義和之職但義和告時授事流行百官使百官庶績咸熙今云咸熙庶績顯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九載績用弗成

關非求代義和也此經文承庶績之下而餘年百官有闕皆處求代得賢者則庶績咸熙庶績顯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九載績用弗成

張本故惟帝求一人放齊以一人之對之非六十年百官有闕皆處求代得賢者則庶績咸熙庶績顯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九載績用弗成

知早獎求之史自歷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也計四岳職掌天地當是綱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帝咨四岳此不言咨九載績用弗成

正義曰求賢者固當博訪朝臣但史以有岳對者不可得知傳言者辯此是為臣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九載績用弗成

之時侯命掌六師命陳寶有岳之製衣故知古有盾國盾既是國自然子為爵未為名也馬融鄭玄以為帝之仲康九載績用弗成

日朱也求官而為此豈故以君狂怪之辭換之二十四年左傳曰不可不道忠信之言為爵未為名也馬融鄭玄以為帝之仲康九載績用弗成

好爭訟此實不可而帝云為君狂怪之辭換之二十四年左傳曰不可不道忠信之言為爵未為名也馬融鄭玄以為帝之仲康九載績用弗成

善惡無容不知構訟以為昏明未備調其責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知人者庸于難有訟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故齊謂之賢九載績用弗成

舉共工以為比周之惡謂之囚囚投之遠裔故齊舉庸于不為囚人者庸于難有訟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故齊謂之賢九載績用弗成

賢非是苟為阿比雖美則志不在公私相爾其心反於貌其非並深俱被疏放其意美於政齊舉其下亦

也。傅采事正上已具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前經當求舉士之任也。順我事之即鳴字

之下。故言順時謂順是匹耦之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前經當求舉士之任也。順我事之即鳴字

宜有登庸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傳變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

也。計兩也。將帝不應舉先世官孔直云。官稱則其人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

人欲置之上位以爲大臣所敬。○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

所在非皆能聚眾善事以見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

名是行非貌恭心很取人之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

之。○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

名是行非貌恭心很取人之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

之。○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

名是行非貌恭心很取人之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

之。○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

名是行非貌恭心很取人之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

之。○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

名是行非貌恭心很取人之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正義曰。聖賢其功。

吏之謂退使不復治本至明年得歲乃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舉

載即數登用之年至七十歲知七十歲者與此異年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舉

年若然既無功早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為大災天之常理而百官不悟則廢治水之積在位七十

死下人見其有益則與之功不廢也若水為大災天之常理而百官不悟則廢治水之積在位七十

與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廢也若水為大災天之常理而百官不悟則廢治水之積在位七十

功之治水乃其國事上必行其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治水無功法須聖先有復來時不可

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政也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年八十六老將求代○朕于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

朕位行帝也言四岳前明帝命故欲使順岳曰否德忝帝位久反又音器泰音與也無妻曰蘇虞氏舜名在

舉明人在側陋者與求賢也○內音說師錫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臣知舜聖與也無妻曰蘇虞氏舜名在

文云肖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師錫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臣知舜聖與也無妻曰蘇虞氏舜名在

益也舜死後賢臣錫之曰不肖師錫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臣知舜聖與也無妻曰蘇虞氏舜名在

頑母鬪象傲無目曰管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管配字曰腹腹無目反稱尺證反又如字

又及格泰自治不至於姦意○諸戶皆反悉之承反姦古便反善帝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治家觀鏡其法度接以驚降二女子媾嬪于虞舜下嬪婦也嬪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

治音如鏡反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帝曰欽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安帝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傅云水之限曲曰溺音職人反左帝曰欽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安帝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我對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不堪在位故等四岳乃與帝言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對帝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對帝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對帝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對帝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對帝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對帝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對帝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對帝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對帝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云玄之又玄妙之門則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隱也與在默歛之間體行道德慎微五典五典克從五帝之教又

顯彰於外升聞天朝天子之朝也從下而上謂之為升天子聞之故遠見微用慎微五典五典克從五帝之教又

王玄美馬云萬也從才容反元元行功道舉凡有人才布之於四方五舉能從無違命○徵許章反納于百揆百揆敘度

也度百事也百官納於此官舉大德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教無廢事業○揆音葵矣反與音開在反左實于四門四

門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與流四凶族因方逐反納于大麓烈風雷雨迷且風雨時各以其罪不有迷結感伏

明舜之德合於天○贊音鹿王云帝曰格汝舜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哉汝陟帝位○稽訓於德不壞○乃命以位之下言命之以承

我所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舜讓于德弗嗣○辭讓於德不壞○乃命以位之下言命之以承

詢音荀音之履反云致也馬云定也本或作疋非○舜讓于德弗嗣○辭讓於德不壞○乃命以位之下言命之以承

試之以事也堯使舜攝政美馬行五帝之教而五帝之教皆在德而行之無違命也○有美德無凶人也○納於大麓

有所謀之政而陰陽和風雨時烈風雷而雨有德應龍護明舜之德合於天○贊音鹿王云帝曰格汝舜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哉汝陟帝位

德言己德不墮謂成帝也○傳微美兄弟也○傳微美兄弟也○傳微美兄弟也○傳微美兄弟也○傳微美兄弟也○傳微美兄弟也

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五者司為一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十八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

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理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元元使布之於四方命教天下之民以五教能使天下皆順從之無違命

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命也○友母於子也宜為慈今分之子者以教之宜教其長也

其弟使之為恭恭敬於兄弟而兄弟友愛之○傳微美兄弟也○傳微美兄弟也○傳微美兄弟也○傳微美兄弟也○傳微美兄弟也

而則烈風是狂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當兩弗迷言豈居大鍊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又雷兩各以其

而不得時如事無不就傳言放多呼為乃知乃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正義曰裕來燁言之以為功成之驗王肅云

大得時任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為變人此為變天故最後言之以為功成之驗王肅云

民聲近致故為致也經傳言放多呼為乃知乃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正義曰裕來燁言之以為功成之驗王肅云

也政所謀事我考致言放多呼為乃知乃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正義曰裕來燁言之以為功成之驗王肅云

成更畢所待故一使升帝位將廟之大聖之事不考乃選此論也若然者歷待三考實其有成成乃同乃為治充期之業強既有

有三年此知三年已言地于天成者祭法云既降帥水而屋此風能修醜之州先有馬融等皆以為為成功也

既九年又加此三年已言地于天成者祭法云既降帥水而屋此風能修醜之州先有馬融等皆以為為成功也

文祖又音征王云文祖廟名焉文祖

七政以藩已當天心與否○焉音旋肆類于上帝遂也祭謂其祀有六謂以詣告天及五祀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

太一神在紫微宮○焉音旋肆類于上帝遂也祭謂其祀有六謂以詣告天及五祀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

地四星于山川備于羣神九丘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舉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

后輒飲既盡觀見班瑞后君也○焉音旋肆類于上帝遂也祭謂其祀有六謂以詣告天及五祀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

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十日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受命猶不自安又以為堯禪受命猶不自安又以為堯禪受命猶不自安

也見七政皆齊知已受為是遂行爲帝之事而以告羣神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禱祭於六宗等禱祭之神望

祭於名山五岳四瀆而又禱祭於山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舉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

始見已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焉音旋肆類于上帝遂也祭謂其祀有六謂以詣告天及五祀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

上日言一歲正故云云云

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舜故知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受命猶不自安又以為堯禪受命猶不自安又以為堯禪受命猶不自安

文之廟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况後二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傳在祭至與否○正義曰在祭釋文云

文之廟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况後二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傳在祭至與否○正義曰在祭釋文云

於天是為天之文也堯禪者飛鳥轉運為橫運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時變日月星宿運行

孔徑是一寸下漏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環以象天而衡望之轉運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時變日月星宿運行

在人者知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疏政也舜既受堯乃祭觀衡是

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疏政也舜既受堯乃祭觀衡是

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疏政也舜既受堯乃祭觀衡是

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疏政也舜既受堯乃祭觀衡是

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疏政也舜既受堯乃祭觀衡是

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疏政也舜既受堯乃祭觀衡是





聖后四方名朝天子於方岳之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述其所以治化之言天子明其言以考其功... 凡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 禮以布衣... 天子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 禮以布衣... 天子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 禮以布衣...

諸侯之制大夫屬士雖短不可生知一用故言費以結上又見禹生死皆所以為文在贊以下自五至以下業上修  
 文者就之使有常也若不言費則不知所以用故言費以結上又見禹生死皆所以為文在贊以下自五至以下業上修  
 傳卒終至則吞○正義曰卒終釋詁文釋言云還復返也言諸侯費之內若是五器禮葬乃遣之如三居生死則不還也  
 宗伯以圭作五器知器謂圭璧即五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費之內若是五器禮葬乃遣之如三居生死則不還也  
 義圭如將幣之儀是也璧謂圭璧即五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費之內若是五器禮葬乃遣之如三居生死則不還也  
 其類是二剛生死則否○傳南岳至月至○正義曰釋言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河南南岳華山皆岳也  
 岳泰山也恒北岳恒山也衡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恒山一名常山遊漢文帝謂壽山又云泰山為華山西岳皆山  
 則泰山恒山北岳恒山與衡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恒山一名常山遊漢文帝謂壽山又云泰山為華山西岳皆山  
 移其神於此今其使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不自以為兩山為一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為南岳此云漢  
 武帝率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厥不然矣是解衡之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以為南岳此云漢  
 四岳者明德守至於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之神也華變也岱宗岱始也宗長也恒常也萬物始於岱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  
 岱宗不指岳名者守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岱亦是岳因事變由西而互相見也四連之後乃言歸格則是一月  
 周四月東巡守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履天道以行人事故西時之月各當其時也但舜以正月有事二月  
 行耳鄭玄以為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連之月歸格後以如但舜以正月有事二月  
 歸乎且若來而後去計程不得周備此事不必然也其經云云如借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也○朝進守○正義曰  
 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近京與禹實皆以告至文祖之屬文耳○傳進守○正義曰此禮也○朝進守○正義曰此禮也○朝進守○  
 後歸也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知此不言歸故傳推之文祖之屬文耳○傳進守○正義曰此禮也○朝進守○正義曰此禮也○朝進守○  
 守之禮云歸格于廟用特此不言歸故傳推之文祖之屬文耳○傳進守○正義曰此禮也○朝進守○正義曰此禮也○朝進守○  
 名會至可知○正義曰此禮也○朝進守○正義曰此禮也○朝進守○正義曰此禮也○朝進守○正義曰此禮也○朝進守○  
 上文詳觀車后是為一朝四岳禮守之事而見矣言此不宜須重言四方諸侯各自奉朝於岳之禮也○朝進守○  
 此是巡守大法文在舜攝位之時堯本不然故云堯同道堯攝則然堯又可知也堯法已然舜無倫改而言此也  
 舜者道同於堯足以為美故史錄之○傳教陳至能用○正義曰教者布散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為陳也○朝進守○  
 故為進也諸侯四處來朝每朝之車服以處異其陳進其能理之令自說者布散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為陳也○朝進守○  
 以知其言即功實成同賜之車服以處異其陳進其能理之令自說者布散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為陳也○朝進守○  
 天子賜侯氏肇十有二州○肇音兆十有二州謂冀兗青徐荆揚梁雍并幽營也○封十有二山○  
 以車服是也肇十有二州○肇音兆十有二州謂冀兗青徐荆揚梁雍并幽營也○封十有二山○  
 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有流川象以典刑○象法也○流音流○  
 則深之使通刑○滄荀俊反○滄音流○  
 作教刑○滄荀俊反○滄音流○  
 自其刑○滄荀俊反○滄音流○  
 所累反○滄荀俊反○滄音流○  
 州○共音左○滄荀俊反○滄音流○





工粟氏為制治民為殺矢堯氏為鍾樂氏為垂段氏為搏捷氏為錫其所以用黃金者有銀有鐵是銅鐵俱名為金則鐵名亦

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隄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者有鐵是銅鐵俱名為金則鐵名亦

官謂錫而謂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為金鐵耳廣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贖罪金三斤為價依附是古制也

復依古法罪贖銅一百二十斤者古謂為三斤論是也其呂刑所為疑故云云此則言非疑罪五斤其贖論是也

罪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其呂刑所為疑故云云此則言非疑罪五斤其贖論是也

誤實之謂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亦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罪五斤其贖論是也

是與之受也非是人之所患故得言誤而入罪以贖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罪五斤其贖論是也

是與之受也非是人之所患故得言誤而入罪以贖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罪五斤其贖論是也

是與之受也非是人之所患故得言誤而入罪以贖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罪五斤其贖論是也

是與之受也非是人之所患故得言誤而入罪以贖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罪五斤其贖論是也

是與之受也非是人之所患故得言誤而入罪以贖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罪五斤其贖論是也

是與之受也非是人之所患故得言誤而入罪以贖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罪五斤其贖論是也

是與之受也非是人之所患故得言誤而入罪以贖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罪五斤其贖論是也

是與之受也非是人之所患故得言誤而入罪以贖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罪五斤其贖論是也

是與之受也非是人之所患故得言誤而入罪以贖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罪五斤其贖論是也

是與之受也非是人之所患故得言誤而入罪以贖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罪五斤其贖論是也

是與之受也非是人之所患故得言誤而入罪以贖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罪五斤其贖論是也

是與之受也非是人之所患故得言誤而入罪以贖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罪五斤其贖論是也

是與之受也非是人之所患故得言誤而入罪以贖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罪五斤其贖論是也

是與之受也非是人之所患故得言誤而入罪以贖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罪五斤其贖論是也

是與之受也非是人之所患故得言誤而入罪以贖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罪五斤其贖論是也

前因追美三人之功所謂...

無功極之是為克從之...

正月十一日... 百姓如喪考妣...

竹筍一節... 試之未審...

此徵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

或也言其德行之成也...

文祖廟告... 復扶又反...

十有二牧... 任人變夷...

至於文祖之廟吉已...

正其位... 三年學...

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尚書注疏 卷一



上云五典克從即此五品能順上傳以解五典為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故云五品謂五帝其實五帝謂五帝也  
理順常訓也不順謂不義不忠不友不孝不恭不敬也○傳布五至前功○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教母  
慈兄弟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論語云寬則得衆嚴則得衆所以得民心也治若不理之罪宜峻其人至於逆亂而後  
在寬者此五品不遵直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務在寬故教之務在於寬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  
不得寬也○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讎罔克○帝曰堯舜禹湯之治也○堯舜禹湯之治也○堯舜禹湯之治也○堯舜禹湯之治也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車之中正○剕魚○五服三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  
器反故鼻也制扶味反刑足也大辟碎亦反死刑也○五服三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  
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刑剕流放之若四囚者五刑之外次千里里外又強強使服信無敢犯者因五刑之遠近變與將  
歷也○帝曰卑陶至充正義曰帝曰卑陶至充正義曰帝曰卑陶至充正義曰帝曰卑陶至充正義曰帝曰卑陶至充正義曰  
之○官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慈無怨恨也五刑有服從者於三處  
就而投之其有不忍刑其身者則斷為五刑而流放之五刑之流各有其所居五刑之外次千里里外又強強使服信無敢犯者  
至受罪無怨者惟汝識見之明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慈無怨恨也五刑有服從者於三處  
至之致○正義曰猾者狡猾相亂故謂為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復夷不亂  
華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聚聚為之賊者殺害之稱故擊行攻謀曰寇殺曰賊成十七年左傳云魯在內為魯在外為  
害小故後言之魯在內曰寇也寇賊寇充皆是作亂擊辱之名也蠻夷猾夏與兵往還害大故先言之寇賊魯在內為魯在外為  
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慮末年禎至於此蓋少有其事網羅城其歸功於人作與  
之勢耳○博士理至中正○正義曰士師屬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士等皆以士為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  
月令云命大理正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官為理官也士師士等皆以士為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  
從之義故為大理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誠世中正是也○傳從從至於市○正義曰經言五服罪卑  
所斷五刑皆服其罪薄以調服其從故云改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正義曰經言五服罪卑  
孔大刑用甲兵次刑刀鋸其次謂笞撻也○正義曰經言五服罪卑○正義曰經言五服罪卑○正義曰經言五服罪卑  
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為義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謂甲兵刀鋸也○正義曰經言五服罪卑○正義曰經言五服罪卑  
三刑即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其罪則刑官無常處可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氣為原野也○又市朝異所  
也柔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不聽也○傳謂不刑之外○正義曰此五刑有定刑則不富五刑也○當在  
之故知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囚也○鄭玄云不刑之外○正義曰此五刑有定刑則不富五刑也○當在  
親有刑之以遠人講者焉禮小司寇所處也云議親議故讀讀其罪狀為遠也○君恩不忍殺罪重不可全赦故流  
遠方西曰變東方曰寄注云偏寄於夷狄也○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謂人職云兄弟之警詳諸千里之  
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與魯其遠近其實一也則禮與玉制豈有百里之別  
故約以為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與魯其遠近其實一也則禮與玉制豈有百里之別  
乎不可從也○傳言舉至遠之○正義曰惟明謂聖陶之明克允謂受罪者信服故王當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  
施於彼也但彼人信服由舉陶有信故傳言聖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登禹使感信服主言信者見其舉陶有信故彼  
也信之○帝曰疇若子工僉曰垂哉○垂垂垂名○垂知字徐音陸

無所偏咨故知命曰帝曰俞咨垂汝其工共謂供其職事○正義曰堯典傳云共工官稱即說以共工是朝臣共舉垂也

明是帝謂此人堪供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為共工也○共音恭○疏傳共謂供其職事○正義曰堯典傳云共工官稱即說以共工是朝臣共舉垂也

也其官或以共工為名要帝意言共謂供此職也○垂音稽○首讓于艾斯賢伯與斯七夏反與音餘○帝曰俞往哉汝諧汝

此官和帝曰嗜若于上下草木鳥獸命曰益哉○上謂山下謂澤類謂其政教取之有時○疏傳上謂至能之○正義曰言上

草木鳥獸即周禮山虞澤虞之官各掌其教知上謂山下謂澤類謂其政教取之有時○疏傳上謂至能之○正義曰言上

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疏傳上謂山下謂澤類謂其政教取之有時○疏傳上謂至能之○正義曰言上

作朕虞○正義曰此官以虞為名帝言作我虞耳○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

哉汝諧○朱虎熊羆二臣名垂蓋所讓反○疏傳朱虎至之中正義曰知朱虎熊羆是也○虎熊不在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八

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單附之子○皇剛即聖也○益在八凱之內○聖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變龍○帝曰咨四岳

之下○此言者以伯夷美姓不在元凱之內○聖亦不可知也○惟言此四人耳○傳難言艾斯伯與亦難知也○帝曰咨四岳

有能典朕三禮命曰伯夷○伯夷二禮天地人之禮○疏傳地獄之禮○三禮者吉禮嘉禮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神人

天地人之禮上文舜之遵守言修五禮此云典朕三禮各有其事○五禮皆據其所施於三處○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

是問誰可知上文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宗掌三壇之禮○疏傳秩宗掌三壇之禮○疏傳秩宗掌三壇之禮○疏傳秩宗掌三壇之禮

已具此略之也○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宗掌三壇之禮○疏傳秩宗掌三壇之禮○疏傳秩宗掌三壇之禮○疏傳秩宗掌三壇之禮

言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為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疏傳秩宗掌三壇之禮○疏傳秩宗掌三壇之禮○疏傳秩宗掌三壇之禮

友鄰云中膳忠也形剛柔適也誠敬也雖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是樂之感人能成忠和誠順孝友於六德故令正直而溫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寬弘而莊重使發莊嚴栗栗者謹敬也○傳剛失至其失也○正義曰剛強之失人於苛虐故令人剛而無慮剛易之失人於傲慢故令簡而無傲剛簡之使溫柔也直寬剛簡是言教之九德也九德由此而言之上二句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溫寬失於不柔○正義曰作詩者自言已志則詩是言志之書言志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者志以導君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采字明訓承為長也○傳樂謂至初樂

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宮商角徵大呂應鐘南呂林鍾仲呂夾鍾是五呂分之二為五聲也又太陽掌六呂以合陰陽十二調六為律陰六為呂是陰律名呂也鄭玄云律呂之陰取竹於癩谷之中各生其較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也志又以云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倫倫氏自大夏之西歷崑崙之陰取竹於癩谷之中各生其較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也云律黃帝之宮制十二蓋以聽風皇之鳴其雄雉為六雌雉亦六以此黃鐘之宮是為律之本音氣之所依承者謂

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氣而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矣也○傳倫理至禮之○正義曰倫之為理常謂也人音能諧相厚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雜亂節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至此者命夏使禮之也惟

也人音能諧相厚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雜亂節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至此者命夏使禮之也惟

也人音能諧相厚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雜亂節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至此者命夏使禮之也惟

也人音能諧相厚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雜亂節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至此者命夏使禮之也惟

也人音能諧相厚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雜亂節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至此者命夏使禮之也惟

也人音能諧相厚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雜亂節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至此者命夏使禮之也惟

也人音能諧相厚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雜亂節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至此者命夏使禮之也惟

也人音能諧相厚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雜亂節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至此者命夏使禮之也惟

也人音能諧相厚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雜亂節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至此者命夏使禮之也惟

也人音能諧相厚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雜亂節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至此者命夏使禮之也惟

也人音能諧相厚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雜亂節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至此者命夏使禮之也惟

也人音能諧相厚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雜亂節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至此者命夏使禮之也惟

也人音能諧相厚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雜亂節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至此者命夏使禮之也惟

也人音能諧相厚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雜亂節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至此者命夏使禮之也惟

也人音能諧相厚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雜亂節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至此者命夏使禮之也惟

也人音能諧相厚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雜亂節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至此者命夏使禮之也惟

也人音能諧相厚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雜亂節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至此者命夏使禮之也惟

也人音能諧相厚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雜亂節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至此者命夏使禮之也惟

也人音能諧相厚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雜亂節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至此者命夏使禮之也惟

也人音能諧相厚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雜亂節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至此者命夏使禮之也惟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皋陶矢厥謨音高陶音者禹成厥功陳其功帝舜申之申重也重美二子作大禹皋陶謨大禹謨九功皋陶謀益稷凡三

皋陶至益稷正義曰皋陶爲帝舜陳其謀禹爲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記其辭作大

禹先成序先言皋陶其功大禹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乃是禹之所陳因皋陶之言而論益稷在皋陶謨後

故後其篇傳矢陳也正義曰矢陳釋詰文傳陳其成功正其美曰此是謨禹重至之功也正義曰皋陶謨後

之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賦上傳成在下者序朝上句傳徒便文故倒也博中重至之功正義曰皋陶謨後

之語也博大禹至九德正義曰益稷亦大禹所陳至謂也序以一謨地二篇故博謂之大禹治水能放九功而言謨其

謨文故云謨也博凡三篇正義曰益稷亦大禹所陳至謂也序以一謨地二篇故博謂之大禹治水能放九功而言謨其

非謀慮不得謂之謨也大禹謨禹謨大其疏同爲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皋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覺於皋陶於

此獨加大字與皋陶謨言故也疏謂其謀也此三篇皆是舜史所稱上取堯事下錄禹功禹死後言乎此知已言謨得入

故包攝上下以爲嘆者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史所稱上取堯事下錄禹功禹死後言乎此知已言謨得入

豈受稱後乎鳴史以類相聚爲文計此三篇禹有苗在極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年即征苗民也曰若稽古大

禹斯古之道曰文命敷於四海祗承于帝命孔云文德教命也先儒云文命禹名疏曰若至于帝曰正義曰史稱禹考

來古道而言之者是成功之禹也此禹從以文德教命布陳於四海又從堯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至堯舜正

傳順考至言之正義曰典是常行謨是言語故博於典云行之於謨云文命禹名疏曰若至于帝曰正義曰史稱禹考

義曰敷於四海即敷此文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華其地也故博以外內言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

之賦訓敷也禹承堯舜二帝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華其地也故博以外內言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

黎民敏德風疾也能知君若君若臣不切則其治造反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故所必用如此無所

賢才在位天下安寧前稽于眾會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帝謂堯也舜因高言無所伏堯所必用如此無所



治禮萬代長所慎觀是汝之功也歸功于萬物眾臣不及博哉而到德之○王義曰於歌辭賦而高命自其言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其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博謀以九功爲重知廉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義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其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博謀以九功爲重知廉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義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其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博謀以九功爲重知廉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義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其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博謀以九功爲重知廉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義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其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博謀以九功爲重知廉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義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其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博謀以九功爲重知廉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義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其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博謀以九功爲重知廉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義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其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博謀以九功爲重知廉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義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其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博謀以九功爲重知廉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義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其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博謀以九功爲重知廉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義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其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博謀以九功爲重知廉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義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其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博謀以九功爲重知廉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義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其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博謀以九功爲重知廉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義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其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博謀以九功爲重知廉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義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其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博謀以九功爲重知廉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義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其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博謀以九功爲重知廉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義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其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博謀以九功爲重知廉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義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其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博謀以九功爲重知廉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義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其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博謀以九功爲重知廉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義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其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博謀以九功爲重知廉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義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其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博謀以九功爲重知廉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義

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臣之義也愆音牽君人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不相及而及其實道德之政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有司也掌事失不常之罪不任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重則懼疑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

而政以治民德順上命若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故作士官明職於五刑以輔成五帝之呼當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

純以覆之使能期刑之美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故作士官明職於五刑以輔成五帝之呼當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

純以覆之使能期刑之美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故作士官明職於五刑以輔成五帝之呼當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

純以覆之使能期刑之美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故作士官明職於五刑以輔成五帝之呼當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

純以覆之使能期刑之美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故作士官明職於五刑以輔成五帝之呼當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

純以覆之使能期刑之美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故作士官明職於五刑以輔成五帝之呼當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

純以覆之使能期刑之美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故作士官明職於五刑以輔成五帝之呼當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

純以覆之使能期刑之美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故作士官明職於五刑以輔成五帝之呼當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

純以覆之使能期刑之美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故作士官明職於五刑以輔成五帝之呼當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

純以覆之使能期刑之美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故作士官明職於五刑以輔成五帝之呼當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

純以覆之使能期刑之美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故作士官明職於五刑以輔成五帝之呼當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

純以覆之使能期刑之美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故作士官明職於五刑以輔成五帝之呼當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

純以覆之使能期刑之美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故作士官明職於五刑以輔成五帝之呼當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

純以覆之使能期刑之美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故作士官明職於五刑以輔成五帝之呼當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

純以覆之使能期刑之美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故作士官明職於五刑以輔成五帝之呼當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

純以覆之使能期刑之美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故作士官明職於五刑以輔成五帝之呼當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

純以覆之使能期刑之美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故作士官明職於五刑以輔成五帝之呼當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

純以覆之使能期刑之美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故作士官明職於五刑以輔成五帝之呼當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

純以覆之使能期刑之美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故作士官明職於五刑以輔成五帝之呼當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

純以覆之使能期刑之美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故作士官明職於五刑以輔成五帝之呼當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

之大也我今知汝之德善汝大功夫之匪運之氣帝甘當在汝身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為天子國威以爲君之

法民心惟其危險道心惟甚南極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所愛者豈非道乃得人安而君命汝

君也言君可畏者豈非民乎君若失道則民叛民叛則國亡故畏民也君民相親如此當宜舉之設謀備汝所有之符守天子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親之事

守國無人則國亡故畏民也君民相親如此當宜舉之設謀備汝所有之符守天子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親之事

酒德之美人所願也義故四海困窮之民使皆得存心開天之美福長終其身矣又洪水推口之禍言出好下水或以兵非

水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今禹受其言曰木水性至柔○正義曰惟水性柔而功成於下故曰水曰下也

前事故帝述而之禹貢言治水功成云湖南登覽或說知成允是或辨教之功成是威治木之功也前已言地乎天

德是汝功今復說治水之事言高舉聖人之事○博義謂至聖人美其賢者其性為盈則功成於下故曰水曰下也

故可大則賢人之義亦是聖人之事○博義謂至聖人美其賢者其性為盈則功成於下故曰水曰下也

耳弗引彼則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偷於家豐力爲民是勤於邦上其功曰言其德也○正義曰惟水性柔而功成於下故曰水曰下也

耳弗引彼則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偷於家豐力爲民是勤於邦上其功曰言其德也○正義曰惟水性柔而功成於下故曰水曰下也

耳弗引彼則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偷於家豐力爲民是勤於邦上其功曰言其德也○正義曰惟水性柔而功成於下故曰水曰下也

耳弗引彼則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偷於家豐力爲民是勤於邦上其功曰言其德也○正義曰惟水性柔而功成於下故曰水曰下也

耳弗引彼則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偷於家豐力爲民是勤於邦上其功曰言其德也○正義曰惟水性柔而功成於下故曰水曰下也

耳弗引彼則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偷於家豐力爲民是勤於邦上其功曰言其德也○正義曰惟水性柔而功成於下故曰水曰下也

耳弗引彼則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偷於家豐力爲民是勤於邦上其功曰言其德也○正義曰惟水性柔而功成於下故曰水曰下也

耳弗引彼則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偷於家豐力爲民是勤於邦上其功曰言其德也○正義曰惟水性柔而功成於下故曰水曰下也

耳弗引彼則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偷於家豐力爲民是勤於邦上其功曰言其德也○正義曰惟水性柔而功成於下故曰水曰下也

耳弗引彼則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偷於家豐力爲民是勤於邦上其功曰言其德也○正義曰惟水性柔而功成於下故曰水曰下也

耳弗引彼則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偷於家豐力爲民是勤於邦上其功曰言其德也○正義曰惟水性柔而功成於下故曰水曰下也

耳弗引彼則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偷於家豐力爲民是勤於邦上其功曰言其德也○正義曰惟水性柔而功成於下故曰水曰下也

耳弗引彼則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偷於家豐力爲民是勤於邦上其功曰言其德也○正義曰惟水性柔而功成於下故曰水曰下也

耳弗引彼則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偷於家豐力爲民是勤於邦上其功曰言其德也○正義曰惟水性柔而功成於下故曰水曰下也

耳弗引彼則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偷於家豐力爲民是勤於邦上其功曰言其德也○正義曰惟水性柔而功成於下故曰水曰下也

○故音悔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後命於元龜志定於卜○蔽必世反除庸世法斷人志朕志先定

○故音悔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後命於元龜志定於卜○蔽必世反除庸世法斷人志朕志先定

○故音悔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後命於元龜志定於卜○蔽必世反除庸世法斷人志朕志先定

○故音悔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後命於元龜志定於卜○蔽必世反除庸世法斷人志朕志先定

○故音悔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後命於元龜志定於卜○蔽必世反除庸世法斷人志朕志先定

○故音悔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後命於元龜志定於卜○蔽必世反除庸世法斷人志朕志先定

○故音悔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後命於元龜志定於卜○蔽必世反除庸世法斷人志朕志先定

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先定言已謀之於心龜象協從是謀及卜筮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合則同謀不合則異同謀同則依也同謀異則違也

之非卜是通鬼神之意故言見神其依龜象協從是謀及卜筮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合則同謀不合則異同謀同則依也同謀異則違也

從然後命故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故卜也如帝此言既謀既卜方始命焉仍請故卜者帝與庶臣私謀私卜將欲命焉

一畫象有森之者禁止勿廢也古人言毋猶今人言莫是言毋者所以禁其辭于初也

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廟初廟帝位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

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廟初廟帝位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

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廟初廟帝位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

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廟初廟帝位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

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廟初廟帝位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

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廟初廟帝位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

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廟初廟帝位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

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廟初廟帝位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

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廟初廟帝位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

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廟初廟帝位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

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廟初廟帝位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

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廟初廟帝位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

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廟初廟帝位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

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廟初廟帝位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

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廟初廟帝位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

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廟初廟帝位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

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廟初廟帝位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

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廟初廟帝位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

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率百官若帝之初廟初廟帝位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正月至之初也

每聲向先王輕慢與傲侮慢同因有二字則非濟之謂語云齊大夫稱聖人之言則拜樹為異樹與云稱樹君子則拜

由之謂德謂自得於心反正愈善而忽之義行也取辨海連言之授先王與收自謂已賢不知先王調教者物所

非知賢而嬖之知德而故之但事人所以好必德義故曰正其美也求其心之從其言而用其法也

數其罪一月其文異而分不傳先有傳文語且至我命正其美也求其心之從其言而用其法也

以解之所以生辭也古之教人自善者是天之所貴也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子父母之憂

其修德致遠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人之自善者是天之所貴也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子父母之憂

○初責不貴於人○田文母所成敗立於旻天武及父母克負罪引慝祇載見善毀善亦允若

○罪引慝祇載見善毀善亦允若○○○○

○○○○

○○○

○○

○

○

○

○

○

○

○

○

○

○

○

○

○

○

○

○

○





明言此曰上不言海嶺大禹為謀曰上不吉禹鄭玄云以早聞下屬為切則稽古之下無人名與上三篇不類其矣

○傳歐美王之遺○正義曰案傳之言以魯為上讀顧氏亦同也○傳言慎至此道○正義曰自勉勵賢以上九族為近故慎

○傳其身又厚次飲九族猶美之為次飲先以說九族也○君既能如此則庶民皆明其化而後遠矣○從近可推而左

○傳道者在修己身觀尤族之通玉璽云以象賢明為禮備○舉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數極身親之在能安民○禹曰吁威若

為羽翼鄭云屬作也以象賢明作輔翼之臣異孔不同○舉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數極身親之在能安民○禹曰吁威若

時惟帝其難之○言帝堯亦以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言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能哲而惠何憂乎驩

兜○按人亂其難之○何遷乎有苗何異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巧言辭言庸虛令色象恭酒天禹言有

○按人亂其難之○何遷乎有苗何異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巧言辭言庸虛令色象恭酒天禹言有

○按人亂其難之○何遷乎有苗何異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巧言辭言庸虛令色象恭酒天禹言有

○按人亂其難之○何遷乎有苗何異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巧言辭言庸虛令色象恭酒天禹言有

○按人亂其難之○何遷乎有苗何異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巧言辭言庸虛令色象恭酒天禹言有

○按人亂其難之○何遷乎有苗何異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巧言辭言庸虛令色象恭酒天禹言有

○按人亂其難之○何遷乎有苗何異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巧言辭言庸虛令色象恭酒天禹言有

○按人亂其難之○何遷乎有苗何異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巧言辭言庸虛令色象恭酒天禹言有

○按人亂其難之○何遷乎有苗何異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巧言辭言庸虛令色象恭酒天禹言有

○按人亂其難之○何遷乎有苗何異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巧言辭言庸虛令色象恭酒天禹言有

○按人亂其難之○何遷乎有苗何異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巧言辭言庸虛令色象恭酒天禹言有

○按人亂其難之○何遷乎有苗何異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巧言辭言庸虛令色象恭酒天禹言有

○按人亂其難之○何遷乎有苗何異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巧言辭言庸虛令色象恭酒天禹言有

○按人亂其難之○何遷乎有苗何異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巧言辭言庸虛令色象恭酒天禹言有

○按人亂其難之○何遷乎有苗何異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巧言辭言庸虛令色象恭酒天禹言有

○按人亂其難之○何遷乎有苗何異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巧言辭言庸虛令色象恭酒天禹言有

○按人亂其難之○何遷乎有苗何異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巧言辭言庸虛令色象恭酒天禹言有

○按人亂其難之○何遷乎有苗何異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巧言辭言庸虛令色象恭酒天禹言有

○按人亂其難之○何遷乎有苗何異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巧言辭言庸虛令色象恭酒天禹言有

其代... 天秩有禮... 自我五禮... 有庸哉...  
天秩有禮... 自我五禮... 有庸哉...  
天秩有禮... 自我五禮... 有庸哉...  
天秩有禮... 自我五禮... 有庸哉...

事俊... 在官... 撫于五辰...  
事俊... 在官... 撫于五辰...  
事俊... 在官... 撫于五辰...  
事俊... 在官... 撫于五辰...

能哲而惠... 馬曰吁... 威乎...  
能哲而惠... 馬曰吁... 威乎...  
能哲而惠... 馬曰吁... 威乎...  
能哲而惠... 馬曰吁... 威乎...

孔穎達疏

若稽古... 禹曰... 兪... 如何...  
若稽古... 禹曰... 兪... 如何...  
若稽古... 禹曰... 兪... 如何...  
若稽古... 禹曰... 兪... 如何...



之名謹思者失於延鈍或有不恭故感思而能恭惟乃為德

失於備故言若以表我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刑情恭

正義曰周禮大夫文以教萬民鄭玄云設教謂之教也

也○傳性簡至家馬○正美曰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

無所至合義○正美曰強自強也○傳簡者至實塞○或任情

實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傳簡者至實塞○或任情

直柔而相剛也○洪範云正直中和○傳簡者至實塞○或任情

常能行也○此句言用人之善○傳簡者至實塞○或任情

德所行也○常則成○善人君之德○傳簡者至實塞○或任情

德大○夜思○反○馬○大○也○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

事俊又在官○此句言用人之善○傳簡者至實塞○或任情

無非百官○此句言用人之善○傳簡者至實塞○或任情

宜若人○此句言用人之善○傳簡者至實塞○或任情

治用事○此句言用人之善○傳簡者至實塞○或任情

得用事○此句言用人之善○傳簡者至實塞○或任情

此文承○此句言用人之善○傳簡者至實塞○或任情

受非○此句言用人之善○傳簡者至實塞○或任情

國諸○此句言用人之善○傳簡者至實塞○或任情

是以○此句言用人之善○傳簡者至實塞○或任情

任之○此句言用人之善○傳簡者至實塞○或任情

用之○此句言用人之善○傳簡者至實塞○或任情

定也○此句言用人之善○傳簡者至實塞○或任情

即四○此句言用人之善○傳簡者至實塞○或任情

無教

無教

無教

無教

無教

無教

無教

無教

無教

無教

無教

無教

無教

無教

無教

無教

無教

逸欲有邦 不為遠謀貪欲之常克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微就就成備業美冠帶黃裳也言當戒慎身之無矜唐官天工人

其代之 天理官不位非其人為空非其才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使天子厚性各有分與當勅正我五典分扶闕

反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帶○有庸馬本作五庸同寅協恭和衷哉使同敬合恭而和善○

中音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也尊卑少諸侯各異所以命有德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罪用五刑罰五政事懋哉懋言

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者故無人無教至德哉○正義曰卑極既言用人之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當就然戒懼官業然

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流無教至德哉○正義曰卑極既言用人之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當就然戒懼官業然

已無得言當戒慎一日二日之間而自勉流無教至德哉○正義曰卑極既言用人之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當就然戒懼官業然

大教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為政當勅正我父母兄弟子五帝之教教之教以天官而用非其人又言典禮德刑皆從天出

德法之居官當承天意為五等之禮接之使五帝之教教之教以天官而用非其人又言典禮德刑皆從天出

總欲下則效之是以禁人君使不自為耳不為惡讓食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也慎文主於懼傳言慎懼以足為國難

生此王國之類是也○傳說競至之微一日二日之間猶日乃有萬事言當戒慎萬事之常也慎文主於懼傳言慎懼以足為國難

察則治則勞神以言不自過耳馬王旨云一日二日之間猶日乃有萬事言當戒慎萬事之常也慎文主於懼傳言慎懼以足為國難

人當代天治官官則天之官居天也○傳天為治非其人下○正義曰天意者私非其才然人君當順天不自下

治之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做人下○正義曰天意者私非其才然人君當順天不自下

於事宜此皆出天然是為天次之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之意務正我五帝之教使合於此義意友弟各有定分合

五帝之教人君為之故言我五帝之教使於海內承天子至諸侯事亦相通於近視也庶民厚自我五禮之可下敬哉有土

是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常也此云天扶者微謂定其倫次扶謂制其差等義亦相通於近視也庶民厚自我五禮之可下敬哉有土

覆之上言天次此云天扶者微謂定其倫次扶謂制其差等義亦相通於近視也庶民厚自我五禮之可下敬哉有土

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禮此言五禮其義亦相通於近視也庶民厚自我五禮之可下敬哉有土

裏善至和善○正義曰表之為善常謂之也故左傳云天誘其衷說者皆以表為善此承五禮之下禮尚恭敬故以五禮

正語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也○正義曰表之為善常謂之也故左傳云天誘其衷說者皆以表為善此承五禮之下禮尚恭敬故以五禮

而己孔各異也○傳五服至有德○正義曰益命云以表貴賤也履有等差所以別尊卑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明降之福民而

單采彰各異也○傳五服至有德○正義曰益命云以表貴賤也履有等差所以別尊卑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明降之福民而

君之行用民為聰明人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明降之福民而

士之君在不避賢能有 卑陶曰朕言惠可底行言順於古德可致行之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用改言致可以立功 卑陶曰



漢川有魚... 民乃粒萬邦作乂... 賑云既生之食...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夫粟有之民...





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舉百體四者皆夜臣之所為

者則以所賦之當異其身也此等皆夜臣之所為

也左右賈慮也同訓為慮是左右得君之也君子施

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君子

其實不異○博布力至焉之○正義曰詩云四方于

之○傳欲觀至顯報○正義曰觀示法象之變制者

垂衣裳而天下治藥物制服蓋因黃帝以禮未可知

辰焉傳言此者以辰在星下據上三事為辰謂此日

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循祭天之

禮天子御稱天子拜送左傳五月七日之謂也

又言其者左傳五月三辰書於衣○正義曰王被

則所畫自臨日月而星辰也○正義曰王被衣也

星辰之章設日月於衣○正義曰王被衣也

服衣畫日月耳鄭玄云以衣為身也

日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彩彰於五色作服即

五彩試此畫焉畫之於衣宗彝文亦作會之下故

之尊不宜施於器焉器者以山龍華蟲為飾不

日畫象正畫鳥者鄭玄謂其為火也○正義曰

云云火以謂鄭司農云謂其為火也○正義曰

所說也辨若栗冰者鄭玄謂其為火也○正義曰

云云謂之編孫炎云謂其為火也○正義曰

考天子制瓜者謂之瓜○正義曰

鳥天子制瓜者謂之瓜○正義曰

考天子制瓜者謂之瓜○正義曰

天之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

取善至相背鄭玄云會十二天子以飾宗廟之上

虎豹也粉米也練也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

其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

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舉百體四者皆夜臣之所為

者則以所賦之當異其身也此等皆夜臣之所為

也左右賈慮也同訓為慮是左右得君之也君子

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君子

其實不異○博布力至焉之○正義曰詩云四方于

之○傳欲觀至顯報○正義曰觀示法象之變制者

垂衣裳而天下治藥物制服蓋因黃帝以禮未可知

辰焉傳言此者以辰在星下據上三事為辰謂此日

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循祭天之

禮天子御稱天子拜送左傳五月七日之謂也

又言其者左傳五月三辰書於衣○正義曰王被

則所畫自臨日月而星辰也○正義曰王被衣也

星辰之章設日月於衣○正義曰王被衣也

服衣畫日月耳鄭玄云以衣為身也

日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彩彰於五色作服即

五彩試此畫焉畫之於衣宗彝文亦作會之下故

之尊不宜施於器焉器者以山龍華蟲為飾不

日畫象正畫鳥者鄭玄謂其為火也○正義曰

云云火以謂鄭司農云謂其為火也○正義曰

所說也辨若栗冰者鄭玄謂其為火也○正義曰

云云謂之編孫炎云謂其為火也○正義曰

考天子制瓜者謂之瓜○正義曰

鳥天子制瓜者謂之瓜○正義曰

考天子制瓜者謂之瓜○正義曰

天之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

取善至相背鄭玄云會十二天子以飾宗廟之上

虎豹也粉米也練也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

其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

尚書集疏 卷一 三原卷五

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文二曰山文三曰華蟲四曰火文五曰宗彝六曰藻文七曰日八曰龍文九曰鳳文十曰龜文十一曰白文十二曰黑文十三曰黃文十四曰青文十五曰赤文十六曰白文十七曰黑文十八曰黃文十九曰青文二十曰赤文二十一曰白文二十二曰黑文二十三曰黃文二十四曰青文二十五曰赤文二十六曰白文二十七曰黑文二十八曰黃文二十九曰青文三十曰赤文三十一曰白文三十二曰黑文三十三曰黃文三十四曰青文三十五曰赤文三十六曰白文三十七曰黑文三十八曰黃文三十九曰青文四十曰赤文四十一曰白文四十二曰黑文四十三曰黃文四十四曰青文四十五曰赤文四十六曰白文四十七曰黑文四十八曰黃文四十九曰青文五十曰赤文五十一曰白文五十二曰黑文五十三曰黃文五十四曰青文五十五曰赤文五十六曰白文五十七曰黑文五十八曰黃文五十九曰青文六十曰赤文六十一曰白文六十二曰黑文六十三曰黃文六十四曰青文六十五曰赤文六十六曰白文六十七曰黑文六十八曰黃文六十九曰青文七十曰赤文七十一曰白文七十二曰黑文七十三曰黃文七十四曰青文七十五曰赤文七十六曰白文七十七曰黑文七十八曰黃文七十九曰青文八十曰赤文八十一曰白文八十二曰黑文八十三曰黃文八十四曰青文八十五曰赤文八十六曰白文八十七曰黑文八十八曰黃文八十九曰青文九十曰赤文九十一曰白文九十二曰黑文九十三曰黃文九十四曰青文九十五曰赤文九十六曰白文九十七曰黑文九十八曰黃文九十九曰青文一百曰赤文

正三... 則侯白... 無道之人... 曰言承... 威之而... 惟帝時... 用則下... 謙善... 五報反... 祥好呼... 妾亂用... 啓呱呱... 二師... 一薄... 念哉... 然既帝... 能而論... 官不妄... 則羣臣... 是其所... 嗣不得... 我不得... 時所役... 行所履... 此亦為... 是散賢...

之書之... 曰言承... 威之而... 惟帝時... 用則下... 謙善... 五報反... 祥好呼... 妾亂用... 啓呱呱... 二師... 一薄... 念哉... 然既帝... 能而論... 官不妄... 則羣臣... 是其所... 嗣不得... 我不得... 時所役... 行所履... 此亦為... 是散賢...

之書之... 曰言承... 威之而... 惟帝時... 用則下... 謙善... 五報反... 祥好呼... 妾亂用... 啓呱呱... 二師... 一薄... 念哉... 然既帝... 能而論... 官不妄... 則羣臣... 是其所... 嗣不得... 我不得... 時所役... 行所履... 此亦為... 是散賢...

之書之... 曰言承... 威之而... 惟帝時... 用則下... 謙善... 五報反... 祥好呼... 妾亂用... 啓呱呱... 二師... 一薄... 念哉... 然既帝... 能而論... 官不妄... 則羣臣... 是其所... 嗣不得... 我不得... 時所役... 行所履... 此亦為... 是散賢...

之書之... 曰言承... 威之而... 惟帝時... 用則下... 謙善... 五報反... 祥好呼... 妾亂用... 啓呱呱... 二師... 一薄... 念哉... 然既帝... 能而論... 官不妄... 則羣臣... 是其所... 嗣不得... 我不得... 時所役... 行所履... 此亦為... 是散賢...

之書之... 曰言承... 威之而... 惟帝時... 用則下... 謙善... 五報反... 祥好呼... 妾亂用... 啓呱呱... 二師... 一薄... 念哉... 然既帝... 能而論... 官不妄... 則羣臣... 是其所... 嗣不得... 我不得... 時所役... 行所履... 此亦為... 是散賢...

之書之... 曰言承... 威之而... 惟帝時... 用則下... 謙善... 五報反... 祥好呼... 妾亂用... 啓呱呱... 二師... 一薄... 念哉... 然既帝... 能而論... 官不妄... 則羣臣... 是其所... 嗣不得... 我不得... 時所役... 行所履... 此亦為... 是散賢...

之書之... 曰言承... 威之而... 惟帝時... 用則下... 謙善... 五報反... 祥好呼... 妾亂用... 啓呱呱... 二師... 一薄... 念哉... 然既帝... 能而論... 官不妄... 則羣臣... 是其所... 嗣不得... 我不得... 時所役... 行所履... 此亦為... 是散賢...

之書之... 曰言承... 威之而... 惟帝時... 用則下... 謙善... 五報反... 祥好呼... 妾亂用... 啓呱呱... 二師... 一薄... 念哉... 然既帝... 能而論... 官不妄... 則羣臣... 是其所... 嗣不得... 我不得... 時所役... 行所履... 此亦為... 是散賢...

之書之... 曰言承... 威之而... 惟帝時... 用則下... 謙善... 五報反... 祥好呼... 妾亂用... 啓呱呱... 二師... 一薄... 念哉... 然既帝... 能而論... 官不妄... 則羣臣... 是其所... 嗣不得... 我不得... 時所役... 行所履... 此亦為... 是散賢...

賜車服以旌別其人功能事用是舉賢用人的法也舜典云費來以言明試以功委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

人見為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歷用故言納臣納講受欺之庶謂在擊敷○博帝用至流故○正義曰帝用臣不

是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別善惡則無過近衛布同心日日進於先功之人由其賢思位優劣其流故也○正義曰帝用臣不

之義故言過近布同心息舉也○博丹朱美苑子○正義曰善哉善律廢志丹朱反之使位處於丹朱處而丹朱亦不休息

之意謂擬本也○傳徹夜常顧類然能志為聖無休息時也○正義曰善哉善律廢志丹朱反之使位處於丹朱處而丹朱亦不休息

俎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推行舟言其所為惡事無節度也此乃東受惡性晉惡事也○聖人

非見洪水時人乘舟也○華居舟中顧類然能志為聖無休息時也○正義曰善哉善律廢志丹朱反之使位處於丹朱處而丹朱亦不休息

父也○此用於感世一何再既見世絕今尊親妻妾慈意行之驗此何非禹所創創之器其行之惡耳○絕其世位未得嗣

○正義曰創製舊昔是見自止之意故云創德也○堯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

國名蓋近彼山則已舊塗山言其所娶之國非就妻家見妻也○望山氏三宿不勤故幸日娶意至娶後始受帝

命娶而未治水也○然受命命蓋云聞命即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職事成晉也○此時禹父新降

而得為善者無焚而死不効禹娶且治水四年始聞禹娶不必在癸卯之年也○博啓禹至功故○正義曰禹降

水土之功故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而聞禹娶不必在癸卯之年也○博啓禹至功故○正義曰禹降

數知五服即何侯綏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五百里也○博五服正善直方之說若其週邪委

曲雖有偏加之統是直路五千里也○治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五百里也○博五服正善直方之說若其週邪委

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一萬每十里為一節○治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五百里也○博五服正善直方之說若其週邪委

知用功必有多少例言○博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五百里也○博五服正善直方之說若其週邪委

節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五百里也○博五服正善直方之說若其週邪委

神州者禹為五服之殘數亦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五百里也○博五服正善直方之說若其週邪委

四十九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者為之師州十有二師則州二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

侯王帝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者為之師州十有二師則州二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

十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斯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奉封公侯百國之國者一伯七十師則州二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

益數也○萬國舉益數而官非謂其不食之地也○詩建國于王折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斤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

蓋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宇豈以不食之地也○詩建國于王折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斤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

立之處言不願實何至此也○博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五百里也○博五服正善直方之說若其週邪委

至於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入傳薄迫五帝謂之○正義曰釋地云九夷之國者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

云諸侯五國立釋地云九夷入傳薄迫五帝謂之○正義曰釋地云九夷之國者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

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一為之長○博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一為之長

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也不得其官當方伯一為之長○博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一為之長

各師為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惟有三苗頑凶也不得其官當方伯一為之長○博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一為之長

阜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四方方禹五服既成故皋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尤厚反○史述焉文非帝言也○史以兩

惟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行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德依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所以作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明之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康放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畜余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賢通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結反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聲迭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無庶尹允諧九成鳳皇來儀

之於後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慶吹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夔又曰嗚呼歎聲樂之美大擊其石磬百獸率舞

不而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平之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樂之初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云祝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德之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器之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格之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時之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記之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來之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禋之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禘之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宗之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禘之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禘之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禘之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禘之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禘之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禘之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禘之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禘之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禘之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禘之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禘之樂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此其德也此其功也

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善案郊特牲云歌者在堂上貴人贊也左傳云歌鐘  
 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以來致歌皆有鐘磬也禮記大射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請侯樂不備也○傳聞大至論  
 也釋言云義也○釋言云大鐘謂之鐘樂云○釋言云大鐘謂之鐘樂云○釋言云大鐘謂之鐘樂云○釋言云大鐘謂之鐘樂云○釋言云大鐘謂之鐘樂云  
 義曰器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鐘磬乃樂器非樂名蓋是樂器之小者言鐘見細器之備謂之作樂之時小大之器  
 皆備也釋言云鳳凰其雌是此身也○鳳凰也鳳謂樂成也○鳳凰也鳳謂樂成也○鳳凰也鳳謂樂成也○鳳凰也鳳謂樂成也○鳳凰也鳳謂樂成也  
 祈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是儀為有容儀也○鳳凰也鳳謂樂成也○鳳凰也鳳謂樂成也○鳳凰也鳳謂樂成也○鳳凰也鳳謂樂成也○鳳凰也鳳謂樂成也  
 成之下始言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釋言云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  
 下之樂言而後始言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釋言云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  
 其在於宗廟尤矣○釋言云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釋言云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  
 云樂物有象在天所謂四垂者謂謂大鐘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釋言云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  
 歌正言言神人治樂言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未古樂官惟百和言其始也○釋言云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  
 解史錄義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德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  
 工熙哉 乃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 率陶拜手稽首 乃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 率陶拜手稽首 乃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 率陶拜手稽首  
 哉 乃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 率陶拜手稽首 乃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 率陶拜手稽首 乃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 率陶拜手稽首  
 良哉庶事康哉 乃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 率陶拜手稽首 乃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 率陶拜手稽首 乃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 率陶拜手稽首  
 細碎無大略君道此則臣無所望其功不成或先君後臣取事 又歌曰元首叢脞股肱恇哉萬事墮哉 乃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 率陶拜手稽首 乃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 率陶拜手稽首  
 太公反禮倉粟反徐音嶺馬云義想也○釋言云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釋言云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  
 義曰既既既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 率陶拜手稽首 乃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 率陶拜手稽首 乃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 率陶拜手稽首  
 卑阿拜手稽首既既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 率陶拜手稽首 乃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 率陶拜手稽首 乃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 率陶拜手稽首  
 之成功而歌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哉取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美又戒其惡  
 是也故聖臣自今往各職其事不遺也○釋言云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釋言云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  
 庶尹尹之政故作歌以自戒之安不忘危也○釋言云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釋言云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  
 務也惟在慎微不忽細事也○釋言云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釋言云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  
 釋話云元首也股肱也三十三年先傳謂樂行君先之化元興首各為魂之名此業於元首共為頭也○釋言云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釋言云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  
 業乃廣也○傳憲法至其識○正義曰釋話云履數疾也俱謂為疾故履為數也○釋言云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釋言云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  
 無邪念也恐其情於已成功故以此為戒○釋言云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釋言云鳳皇來儀為歌鐘磬乃在上帝得據此文言鳳皇易來鳳皇登神致放云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

以此類或帝必先君後臣取事乃安故以此言成其義也○博義雖至事或○正義曰孔以蓋雖為無碎無大略鄭以  
敬以帝被也而事萬  
事為義同而文變耳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五

尚書注疏

卷一

五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一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按七經文所紀宋板此行在尚書正義卷第一之下蓋唐時光宋時單疏別行序文當別正義第一卷之首今序文既別為一篇遂移此行於序題下耳國本連下有等字按此行若即宋板則連下宜有等字以正義非一人所作故也若在序題下則不當有等字序云先君宣父此孔氏之詞非他人所得運用

古之正者案正當作王

怙釋注文補錄云怙疑詒字誤○按怙疑詒字誤

謹其銓敘按銓應作詮

尚書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宋本首有尚書正義卷第一七字連下無等字正義下或作注疏卷差不一動字覆顯凡三行記之下同此

尚書序足利古本作古文尚書序

言序述尚書起國本明監本同宋本起下有記字補錄云記疑說字誤按說字是也

作結繩而為罔罟國本明監本同宋本罔作網

易繫辭上按上當作云

循飛七也宋本正德本同毛本飛作奮

流訖十也宋本正德本同毛本流訖改作疏佐案此本流訖下誤作說山井墨曰史記三皇本紀載此及上條與宋板同但循作循

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補錄云翼背字互談禮誤順○按順字不誤誦云非也毛詩左傳正

尚書注疏校勘記

卷一

阮元撰虞夏句摘錄  
義及周禮疏引並可證惟堯雖引作翼文曰禮王念孫云虞字與下肅文曰仁嚴文曰信為類若作禮則失其韻矣

與孔子同按子當作君

言及便稱宋本同業便稱二字當倒

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宋本上作止是也

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補錄云外誤小是也下同

又云五帝坐案坐當作座

何疑人說者以為伏犧之前補錄云何疑又字誤

僑極子補錄云職誤僑

舜非三王皇宋板十行闕本例作生

曰非帝如也宋本闕本明監本如下俱有例字案有者是也

此案於左傳亦或謂之索也宋本下索字作素按索字是陸氏曰索所自反徐音素本或作素

八索陸氏曰索所自反徐音素本或作素

憚覽之者不一岳本之者作者之類師古匡謬正俗曰孔安國古文尚書序云先君孔子生於周未披史籍之類文價覽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覽者謂習讀之人猶言學者爾蓋思後之讀史籍者以其類文不能尋一窮生異說故制定之凡此數句文對旨明甚為易曉然後之學者輒改之字居者字上此數句文對旨明甚為易曉然後之改者往往而在皆云覽者之不一

殺梁以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補錄云十月誤十一月許宗彥曰公羊釋文云一本作十一月則殺梁亦有作十一月者

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補鍾云有序字當誤倒誤○或序下脫者字

全者三百五篇補鍾云全當今字誤下當脫存字○按全謂闕誤慎存也詳誤

於秘府而見焉闕本明監本同案爲當作焉

別云述之以爲除九印補鍾云之疑者字誤

更有書以述之補鍾云更上疑疑非字

足以垂世立教文選李善注本無立字

使小史掌之補鍾云外誤小是也

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補鍾云理誤言從後堯典下疏按許

宗彥曰事乃自字之誤言禹所言皆在受禪以前人於夏書自受禪後更無人夏書之言也下堯典下疏同此義

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文選李善本無主字

反遭秦始皇滅除之補鍾云反當及字誤○按當又字按

悉詣守尉親燒之宋本監本親作鐘是也

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後王叔云簡古注儒林傳引此作衛宏認定古文奇字

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彙錯往受之監本無臣字補鐘云臣字衍是也

其後兵火起流案流下當有亡字

使讀說之按文選注讀作讀

但伏生雖無此一篇宋本一作三按一字非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二

尚書注疏卷第二古本作尚書卷第一古文尚書典第一虞書孔氏傳宋板作尚書正義卷第二闕

宣帝泰和元年宋本闕本同毛本泰和作本始案所改是也

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匡謬正俗曰言以孔氏壁中科斗文字依伏生口傳授者考按改

定之易科斗以隸古字定說更別以竹簡寫之非復本文也近代漢學乃改隸古字非也按直云隸古即是隸

古字於理可知無所闕少定者爲定記耳今先代舊本皆爲隸古定不爲古字也

益稷合於皋陶謨陸氏曰舉本作若陶本作益

盤庚三篇合爲一篇陸氏曰盤庚又作般○按周禮司勳注作般庚說詳段玉裁尚書撰異

其餘錯亂摩滅山井鼎曰古本後人旁記云異本摩作磨按磨字說文所無

弗可復知弗文選李善本作不

曾多伏生二十五篇者闕本同毛本曾作增案增字是也

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補鍾云及當乃字誤

亦壁內古文而合者者毛本下者字作也

傳子孫孫諸本俱作傳之子孫

宜各以其本篇相從附近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宜上有此序二字案有者是也

卽詔丞相劉屈氂闕本同明監本毛本應作楚按釐字非也

太子看長安因與關本本看作釋因作因案所改是也監本固作關關作關蓋誤

奔湖關自殺宋本明監本闕本同毛本關作逐山井鼎曰作逐似足○按湖地名也作湖關者殆因空關而誤

尚書注疏卷第一

阮元撰盧宣白摘錄

于祭酒上讀軍曲卑辭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古文尚書  
典第一○按釋文題曰堯典第一卷之一虞書孔氏傳唐

石經二典爲安國序同卷無尚書卷第一五字自第二卷以後乃始有之每篇篇名上俱無古文尚書四字岳本亦無古文尚書四字餘俱與古本同按卷數當依釋文記於篇數之下其篇名上當依正義及足利古本加古文尚書四字首行題尚書卷第幾後人所增可刪安國序當依唐石經與二典同卷

堯典第一

秦誓八篇誓也 秦當作秦 取其徒而立功 徒當作徒

與畢命之類 宋本同毛本命誤作公

本無尚書之題也 蕭澧云尚當夏字誤按補校是也

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 闕本明監本同宋本毛本云作引宋引字是也

肆命二十 宋本肆命作伊陟○按鄭注本無伊陟宋板非是

秦誓竝無此文 漢之大誓經傳未有引之者也若有秦誓二字則謂經傳所引秦誓皆不見於漢之秦誓也二義並通據秦誓監引馬序云吾見書傳多矣所引秦誓而不在秦誓者甚多則此處宜有秦誓二字

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 按子字衍文

宅岷夷爲宅岷嶽 宋本岷作岷○按段玉裁云岷嶽卽岷嶽嶽者古文嶽字嶽者嶽之誤體也廣韻六福云岷嶽山名岷作岷岷集韻云岷嶽東表之地又十二賚亦有嶽字引字林云嶽名然則表嶽嶽三字通用

心腹腎腸曰憂腎腸 孫志祖云憂腎腸三字乃優賢揚之訛憂賢揚應語見魏志晉寧傳

及左思魏都賦又魏釋載漢成陽合唐扶頌亦有憂賢

憂思之文

購募遺典 宋本闕本明監本幕作募

言聖德之遠著 古本下有也字案古本向未有也字者甚言聖德之遠著不可勝數顏氏家訓書證篇曰也是語已反助句之辭阿北釋佛悉略此字不可無者如伯也

但迷同天之名 宋本同毛本迷作迷闕本初本作迷後改迷迷是也

三皇無爲而同天 岳本闕本明監本同毛本皇作王

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古本能上有言字堯下有也

惟賢尙善曰讓 岳本惟作推案推字是也闕本以下並

向不向上 岳本宋本不作下案下字是也闕本以下並

皆變化化上 岳本闕本屢傳同毛本下化字作從又古本

是以風俗大和 屢傳大作太按大字釋文不作音當讀如

昭然而明顯矣 岳本宋本昭作照闕本以下同

然則俊德謂有德又 宋本又作人是也

故知謂天下眾人皆變化化上 宋本闕本同毛本作化

令○按疏釋經云其萬國之眾人於是變化從上唯此

句從字諸本皆同無作化者

敬授人時 古本人作民同按唐以前引此句未有不作民

知孔疏所據之本據作民字後人因疏作人并經傳改之自

開成石經以後沿謫至今齊典食故惟時傳曰惟當敬授民

時此未經改竄者

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史記集解無四時二字按疏意似亦

日出於谷而天下明 魏氏日本或作日出於陽谷陽衍字

平秩南說 按史記便程兩篇集解引孔安國曰萬化也案禮曰為依字讀孔安國強讀為說字正義亦云為含于偶反然則天文及注皆當作為今作說非也至孔本釋經亦皆當作為若經文本是說字可得云安國強讀又釋經音辨人韻云偶化也音說書平秩南偶蓋古文偶誤用說書王莽傳亦作兩偶○按今本史記為作誤者妄依舊包所改尚書說詳段玉裁撰異

四時同之 暴傳時作方

寅饑納日 按陸納羣經音辨作淺內○補釋文校勘記段玉裁云饑本是淺字開賈依唐石經改為饑陸安得謂為饑也案羣經音義本都云淺送也饑也書實淺內日

西方萬物成 上古本有咸字

助成物 古本作助成萬物也宋本岳本作助成物也

毛更生整理 古本毛下有羽字

北稱幽則南稱明 宋本則作都按則字非也

鳥獸皆生而羸細毛以自溫焉 岳本闕本明監本毛本面作更陸氏曰更知克反本或作羸音羸是作而字誤也又宋板無焉字與疏標題不合

帝曰咨汝羲暨和 按古本作文下皆同

暮三百有六旬 唐石經羣傳異作期某傳注同

匝四時曰暮 古本宋本面俱作匝按連匪童俗而字

釐治 古本治作理下治百官同

於時苗稼已殖 宋板已作以按已以古多通用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 宋本闕本同毛本惡作德按作惡與國語楚語異  
揚子法言云 監本同闕本據從木作揚按揚子雲之揚從木不從才說詳段玉裁尚書撰異闕本

亦從木是也

據世掌之文 宋本據作是

火掌為地 按詩檜風正義引鄭志作火富為地

何有罪而誅 補鍾云何疑既字誤許宗彥云何字絕句

黎言地以屬人 闕本同毛本言作司案所改是也

推舉一星之中 宋本推作惟

而日從谷之出也 宋本闕本羣傳並同毛本之作以

特言東作 宋本同岳本闕本毛本特作時案作特非也

以此而從途入日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人日作日人誤人日誤倒也

互者明也 宋本者作著案著字是也闕本亦誤作者

斗牛在午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牛作文

故重明之 補鍾云此下當脫日類至三節傳疏內有西方七宿則昂為中故昂為白虎之中星計仲冬日在斗人於申酉地則昴為之昴全與在午昴在巳畢昴在辰四十五字餘無故

周天二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 宋本二作三字是也闕本二作三字是也

有日分三百四十八 宋本同毛本日作餘按餘字是也

雖為歲日殘分所減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日作月

以二百三日亦為二百六日 按以字下疑疑井字

蕩蕩言之奔突 闕本同毛本之作水是也

有能治者將使之 古本作有能治者將使治也

方命圮族 按羣經音辨曰部云曰放也而妄切書曰命圮族

好此方名毛氏曰此作此誤○按纂傳作此與毛說合又志祖云疏兩言好此方面之名本皆當改爲比岳本亦誤作此

异已也退也古本作异已也退也宋板岳本史記正義俱作异已也退也與今本同按今本之誤甚明異傳疑後人妄改

無成乃退古本作無成功乃退也

帝曰疇咨若子至九載績用弗成宋板作帝曰疇咨至弗成

蘇治水九載九下宋板空一字

其常聞諸先達宋板常作當

蕩然惟有木耳宋板蕩然作蕩蕩然是也

年取千穀一熟也宋本圖本同毛本末作業按說文年字從禾千聲故義取禾熟也

顧亦因錄宋板顧作顧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三

尚書注疏卷第三宋板同古本作古文尚書與第二虞書孔氏傳山井雅曰古文本分爲十三卷卷內有數篇每篇題同此宋板卷數同今本其所分少有不

今詳記之見其抵牾耳但宋板題虞書孔氏傳之類或有不或無注疏或作本爲正也○按十行本堯典以下無古文尚書四字每篇題孔氏傳下各有孔訓達疏四字未知宋板知是

舜典第二 虞書按舜典傳乃姓方與所上梅願本無詳見正義及釋文此亦有關古本異同故識之

似其繼世相傳宋板似作以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陸氏曰此十二字是堯方與錄亦云然方與本或此下更有兩字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

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古本則作謂岳本此句下有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固九字按前蓋訟

傳云言不忠信爲固傳例一訓不重出岳本恐非

否古今不字滿堂云當作否不古今字盧文弨云當作否古文不字○按滿堂爲長此釋傳否不也又前疏云學字古今同耳亦此例

令其在側陋者宋板令作今

人可使由之宋板同毛本人作民

此經尤指舜身宋本尤作先是也

孔據古今別卷按今字當作文

故傳例文以曉民滿堂云民恐明誤當屬下句是也

尚書注疏卷第二

阮元撰虞宣旬摘錄

本疑新文增君以下十六字及傳三十六字又後人所加明齋晚謂與孔傳乃對光伯爲撰托名姓方與細按方與增事見釋文序錄不可證也惟陪哲以十六字或劉氏所增耳或問陸氏著釋文時已知世有劉光伯乎曰隋文帝得舜典在開皇二年壬寅陸氏著書在癸卯較後一年時南北雖未混一陸氏或遙聞其說而筆之於書也

信允塞上下古本作充塞而表至于上下也岳本作信充塞上下按古本四表與蓋說不合允字作充

則是也纂傳本誤作允

豫章內史梅賾纂傳願作願

聞天朝闕本明監本毛本闕上有升字

詩毛傳訓塞爲實實監本誤作實

叔豹籀文豹下有李體二字此誤脫也

格汶舜汶古本作文

不能嗣成帝位篆傳成作承

是五者司爲一事岳本司作同

自我五典五惇哉宋板同毛本自作物按物字是也

櫛鐵毛本編改作櫛非也

傳麗錄至於天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天作大非也

書傳稱越常之使久矣闕本同毛本當作喪案說文常是喪之正字詩小雅蓂蕭周頌謙及臣工三正義皆引作常

王者正天文之器岳本闕本篆傳玉作玉是也

以審已當天心與否古本作以政審已當天心與否也

王云上帝天也山井熊曰此以下二十二字釋文混入于注

星也古本星下有辰字

輯五瑞按輯古文作攝見漢書倪寬傳注

班瑞于羣后古本瑞上有五字

是爲主者正天文之器也闕本主作王按作王是也毛本主作玉尤誤

乃日月見四岳及羣牧岳本日日月作日日按日日是也毛本不誤

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宋板今作令

猶卵之裏黃毛本裏作裏按陳師凱曰晉志及孔疏裏字皆作裏取包裏之義是裏字誤也

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宋板闕本篆傳同毛本二作三

耻中丞象之毛本耻作獸是也

王藩毛本藩作蕃是也

江南宋元嘉年浦豐云申誤年○按玉海卷四引亦作年

今在太史書矣盧文弨云書當作著○按當作臺

衡長八尺此下篆傳有孔徑一寸四字按正義前引秦衡長八尺起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蔡氏集傳因錢樂銅儀亦衡長八尺遂加增此四字而篆傳承其誤

有而下者祭百神岳本而作天是也闕本以下皆不誤

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盧文弨云之當作云是也

禮之言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下禮字作禮是也

幽榮篆傳榮作宗與記合下同○按依說文當作榮

司馬彪又上表云盧文弨云云字疑衍○按疏中往往有小注下文應難諸家及自言已意

九字疑是小注否則云字當在已意下

東岳諸侯竟內名山大川岳本闕本篆傳同毛本竟作境按竟境正俗字

二生按儀禮士昏記疏引尚書云三鼎二生一死擊宋單疏本生作牲考風俗通山澤篇及劉昭注疏後漢書祭禮志上引此經俱作二牲是漢世經文如此孔傳古本蓋不○牲賈疏所引尚存其舊今經及賈疏俱作生古本遂理矣○按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作牲

各使陳進治禮之言古本闕本明監本同與闕本禮作禮毛本亦作禮案正義各使自陳進其

治化之言是作禮者誤也

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盧文弨謂禮皆云也當作何是也

謂其牲幣粢盛邊豆爵獻之數毛本幣作帛

兩銖之爲兩宋板同本同毛本無銖字山井巖曰漢元文無銖  
以軍禮同邦國宋板同毛本作同按作同是也

上去歲二月東巡守毛本去作云去字誤也

此事不必然也盧文弨云不必疑例○按下文稱謂此官名爲賤處其義必不然也語勢正同

肇十有二州肇唐石經作肇後益同不悉按

每州之名山殊大者古本者作之按羅云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則作之爲是

以作爲治官事之刑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作作樂樂字是也

惟刑之恤哉巨謬正始日惟刑也蓋語之變編書云惟三月是也

文皆惟字今文尙書易爲翰音義並同

流共工于幽洲按說文無洲字水中之地本只作州後人加水相沿已久惟此句不可作洲觀孔疏直以十二州之幽州釋之則孔氏所據之經作州與孟子同若作洲則似別有一地名爲幽州矣孔傳云水中可居者曰州此蓋汎釋州字之義藏不於樂十有二州釋之而釋之於此亦不可解

水中可居者曰州闕本同岳本州作州當是岳本誤下幽州同

每州以一大山爲鎮宋板州上亦有一字闕本明監本並無毛本州上有一字大上無

正義曰寬宥周語文流鎔云宥寬字誤例

此鞶爲毛本此作比爲下有重字是也

周禮滌狼氏闕本同毛本據作從樂周禮條狼氏杜子春云條讀爲滌器之條因改爲馬條此正義例也作條誤

大墮造律山井巖曰墮懸院誤○按此說非也唐人書隋字多作墮賦陽幽書堂韻誤諸碑可証

治氏爲殺矢樂治當作治闕本亦誤

樂氏爲重岳本重作最案釐字是也闕本明監本並誤

呂刑已用言岳本用作明是也闕本明監本並誤

是肆爰緩也皆爰過也岳本爰非作爲是也闕本明監本並誤

總言用刑之罪岳本非作爰是也闕本明監本並誤

共在一洲之上宋板同毛本洲作州

寃死壽一百一十七歲古本岳本宋板死作凡岳本宋板無上一字累傳當作歲

若其不能安近按若疑當作若

欲令遠言皆安也案言當作近與下據遠言之互易而誤也

故據遠近之宋板累傳近作言按言字是也闕上互誤

禹代鯀爲宗伯岳本宗作崇是也闕本亦誤

爲拜乃稽首累傳爲作禹是也

帝曰棄東唐石經作弃後連同

言無教所致古本作无教之致也岳本作言無教之致

有士師卿士等補鎔云解誤釋

讓能讓貴闕本讓能下有讓功二字案所補是也

攷傳言卑陶能明信五刑宋板攷作故按攷非也

知垂所讓四人按垂下脫益字

深夜乃臥宋板深夜作夜深

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古本謂上有子字元作天弟下有也字按釋文王云曾子闕子也馬云曾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如馬氏說則教曾二字連文字字單出謂教長此子也如王氏說則教字單

出胃于二字連文謂教此國子也孔傳云教長國子國子  
二字取諸王教長二字取之馬則孔意亦教胥連文字字  
單出也上文所謂胥長也者乃長義之長非長幼之長當  
從古本讀上加上字為是然以疏考之則孔義連詞已誤  
脫矣又按胥無長義馬本未必胥說文古部有字注云  
養子使倫善也虞書曰教育子然則古書作育馬本亦必  
作育故調作長長即善也陸氏未細注明偶失檢耳偶孔  
於文則從王於義則從馬殊為乖率使人誤解長字矣則  
于字屬此之由

剛失之虐簡失之傲 兩之字古本岳本末板異傳俱作人  
岳本考蓋日正義云剛強之失人於  
苛虐簡易之失人於傲復謂過於剛簡則人虐傲知元本  
兩入字最得解若知諸本作失之則似剛簡即虐傲矣於  
義未洽

歌咏其義以長其言 虞傳咏作承按水則與長其言意視  
矣孔疏申傳意云定本詠作承水明  
訓承為長正恐人誤認傳之咏字為釋經之承也

聲依永 永古本作詠按古本此句作詠上句不作詠蓋字有  
虛實動靜之別定本當皆作詠耳  
我今命女典掌樂事 岳本今作今是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四

尚書注疏卷第四 宋板周古本作尚書卷第二古文尚書大  
西誤第三虞書孔氏傳○義宋板標題皆  
低二字與十行本不同又或題注疏或題正義參差互見以  
後惟出題正義者

大禹謨第三 虞書

臯陶矢厥謨 陸氏曰矢本又作夫虛文肅云隋天文志狂矢  
爾本並作狂夫

天下安寧

古本寧下有也字衍本無寧字按衍本與疏合

傳攸所至下安

安下宋板有寧字山井澤曰當作攸所  
○按今本正與衍本傳合

惟影響 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尚書曰惟影響則禮云土圭則  
影響朝景夕孟子曰闢景失形莊子曰四兩問景如

各生其發厚薄均者 按各字疑衍或各字之誤  
述十二月之音氣也 宋板無述字

即疾 毛本即作聖是也  
汝各當敬其職事哉 宋板本作等屬上句

成王在於汝 宋板王作王毛本作之

九歲 虞古本作載

分北流之 古本分上有並字北作背按疏意似亦作背

舜薦禹於天子十七年 毛本十作十有是也闕本亦誤

餐飲 唐石經從本岳本闕本與監本同注疏同○按彙即  
祛瀦字也今注疏本作餐從非也

各為其官 虛文肅云為依注是設字

尚書注疏卷第三

左傳言橋師者 闕本同毛本橋作額

阮元撰虛宣旬摘錄

此等字皆當為尤象之景凡能象者因尤而生故傳為景  
雨于呼為景景云景注景是也至晉世為洪字苑  
傍始加夕音於景反而世間輒改治向書周禮莊孟從萬洪  
字其為失矣

儆戒無虞 按宋于日儆與警同古文作敬則元改今文

言天子常我慎 毛本我作戒是也

或寡令終 或下宋板空一字

厥倦萬機 機岳本作機

信出謂始發於心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信作言下  
言出同○案毛本下言出言字似挖



去人傍

民皆命於大中之道 毛本命作合是也

俾予從欲以治 諸本同毛本欲誤作教

刑無所用 漢書云四字疑在下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按下云此謂為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殺去殺矣三句當是疏內小注

帝曰來禹降水 儼予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降水禹祭沈集傳○按蔡傳云降水洪水也古文作降而蔡傳引宋子則曰降水洪水也古文作降與蔡傳相反蓋蔡氏用韻說而誤倒其文也薛氏古文訓正作降

民叛之 古本叛作時監本誤作判

百人無主 宋板同毛本人作姓

惟先蔽志 釋文云尚書能作克先此則陸氏所見本與今異孔氏所見本與今同顯疑釋文近得其先字後人以意改也○按既言昆則不必言先故知陸氏為得也但孔疏云惟能先斷人志先字上仍有能字則孔氏所見本未必不作克先傳疏先字疑本是克字後人反詆誤本尚書改之

然請卜不請筮者 宋板恐下空一字

故言順帝之初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言上脫故字

奉行帝之事故 浦鏡云故事誤例

數千王誅 暴傳誅作法是也

不循帝道 暴傳帝作帝是也

命禹討之 暴傳禹作汝

民棄不保 岳本棄作奔

言民叛天災之 古本無下有之字

奉辭罰罪 宋板固本闕本暴傳本同唐石經訓作伐明監本古本作詞罪古本作舉皆古今字

此則氏迷之狀也 案氏當昏之謂毛本正作昏

變變齋慄 唐石經岳本闕本暴傳同明監本毛本齋作齊舊本注亦作齊按釋文云齊側皆反明不作齋蓋陸氏據古文而石經則從今文也

往至于田 宋板往下空一字

恭敬以事見父警賤 宋板事下空一字

何為然也 宋板然上有其字是也

事警同耳 宋本警作勢是也

覆動上天 許宗彥云當作覆上動天

神覆動天 許宗彥曰神字衍○按神疑作祇

卑陶謨第四 虞書

夫典謨 岳本無夫字按釋文云夫音扶明有夫字岳本誤

佞人亂真 古本真作德按德古作愚形近之誤

亦言其人有德 唐石經無人字與史記夏本紀同○按石經元刻本有人字唐元度覆定乃刪人字重刻今注疏本則沿監本也唐石經摩去重刻者多同於今此獨異於今本也

必言其所行某事 史記集解所行必言其所行破言剛失之虐宋板之作人與舜典傳古本合下之儼是為強貌也毛本說作觀是也闕本亦誤

翁和也 毛本和作合是也闕本亦誤

百僚師師 陸氏曰僚本又作寮○按依說文當作寮俗省作僚假借作僚

庶績其凝 按假借音辨亦尚書古文疑字然則此經其疑古文字氏水

故稱家 家上纂傳有有字

謂天子也任之所能 補鑿云也疑各字謂之疑其字謂是也

堯典敬授民時 宋板竟上有無字是也

自我五禮有庸哉 古本有作五按疏云上言五禋此言五肅疑凡此所見本亦作五肅與馬本同○按古本多竊取釋文正義爲之此其謬也

五服五章哉 章古本作彰

尊卑彩章各異 岳本纂傳彩作采○按采彩古今字

尚書注疏投勘記卷五

尚書注疏卷第五

益稷第五 虞書

又合此篇於皋陶謨 岳本譯作謨毛本同案譯字誤

因皋陶謨九德 宋板岳本謨作謀毛本作謨纂傳亦是謨字

使亦陳當言 古本當上有其字陸氏曰當本亦作謙

開通道路以治水也 古本也上有之字山井鼎曰崇禎本也字細書與釋文混非也○案監本

讀尚毛本亦然

澮水深之 纂傳澮賦作澮澮

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 古本木上有竹字盧文弨云依疏當以林木徙則澤爲句不必增竹

鄭元以爲井上之禮 補鑿云之當與字誤

自我民明威 威古本作畏山井鼎曰古字通用王應麟曰古文明畏自畏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肅

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 宋板無而字

非已知思而所自能 宋板闕本同毛本思作天

襄之言暢 盧文弨云王伯厚鄭注尚書言暢作言揚注襄一作暢下暢亦作揚毛本作揚似與王所見本合○按鄭注尚書乃惠棟所稱託名王伯厚者

暢我忠言而已 宋板同毛本暢作揚

尚書注疏卷第四

字

精神昏替迷或 毛本或作惑

意在救人難危之厄 宋板難作難是也

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 宋板同嘉靖本闕本食之作之

順命以待帝志 古本宋板命上有天字

言惡以刑好也 闕本同毛本刑作彰刑字誤也

藻火粉米 陸氏曰藻本又作藻米徐本作練音米

汝當聽審之 纂傳聽審作審聽之古本作也

侯以明之 石經侯字偏寫于石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當讀詩以納諫 古本岳本宋板舊傳當作享按當字非也

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 古本舊傳道作導按釋文無音作導為是之古本作也

否則威之 威古本作畏

書其邇者以識 宋板識下有哉字毛本作以識之

易辭云 宋板易下有變字是也

彼鄭以備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也次亦當祭之 闕本明

毛本擬也次二字○山井肅曰似非宋板與樂禱本同

或當二代天子 宋板二作三

若樂云合度 岳本云作音是也闕本亦誤

若其意忽 宋板闕本同毛本其作有

古之射侯之士 宋板土作事

熊侯已下同五十弓 闕本明監本羣傳同毛本能作諸

明度以功 古本作試按正義作度又傳二十七年左傳引

文虞書益覆之篇古文作敷納以言明思以功敷作賦庶作

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按王符潜夫論引亦作賦正與

左氏合

以車服旌其能用之 古本之作也

無若丹朱傲 釋文云傲五經反字又作驕說文奔部驕也

則作界者古文也

傲虐是作 岳本傲作按按傲也五經反傲也五蓋反辨

明矣釋文又云律五經反則與上文傲字無別唐石經及近

得使天災消沒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災上有天字

禹朝羣臣於會稽 浦鍾云魯語作禹致羣神于會稽之

主故謂之神許宗彦曰鄭否張逸云欲明守土之祀故

兼用外傳內傳語蓋撰諸後為羣神明其守土之祀也

今書疏證引鄭注均作擊臣當是漢人所改

直謂五國之長耳 宋板謂作是

班爵同 古本岳本宋板班作年與班合○按舊傳作班與

言神人治 古本岳本宋板治作治

夏啟之木名爲鐵 闕本同毛本本作本

鄭元以夏擊鳴球三者 按球衍文

丹朱亦以德讓矣 宋板羣傳矣作也

言九成致奉 宋鳳誤作奉

言其始用任賢 宋板用作於

帝拜曰俞 古本無帝拜二字

天合奉正天命 宋板闕本同山井肅曰不可解也○按

政 天合當作人君明監本得之毛本正誤

惟在懼敬不忍細事也 宋忍當作忽各本皆不誤

元良首也 毛本元良作元首案元良與釋詁合

傳憲法至其識 毛本識作識是也

令數顧省之 宋板闕本毛本令作今

西有長庚 釋志風云詩作長庚

尚書注疏卷第五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虞夏商周書之序

禹別九州州分其界○別彼列凡九州○周○公○禮○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壘○山○濬○川○判○其○木○深○其○流○○濬○任○土○

州之境當應舊定而禹別者以堯遺洪水萬事之屬○傳○分○其○坊○界○○正○義○曰○詩○傳○云○所○到○也○分○其○疆○界○使○復○本○性○任○其

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史○錄○其○事○以○爲○禹○之○屬○○傳○分○其○坊○界○○正○義○曰○詩○傳○云○所○到○也○分○其○疆○界○使○復○本○性○任○其

制○爲○各○品○節○云○任○土○調○定○其○稅○謂○以○所○出○之○物○爲○貢○賦○○所○出○之○物○爲○貢○賦○○所○出○之○物○爲○貢○賦○

謂○之○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物○謂○之○稅○謂○以○所○出○之○物○爲○貢○賦○○所○出○之○物○爲○貢○賦○○所○出○之○物○爲○貢○賦○

此○書○皆○爲○理○足○而○祭○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貢○之○言○作○禹○貢○者○

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也○仲○尼○始○述○水○土○既○事○不○可○知○也○禹○貢○之○言○作○禹○貢○者○

水○害○既○除○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爲○引○序○自○導○明○至○睡○氣○錄○說○所○治○之○山○言○其○首○尾○相○及○也○自○東○漸○于○海○

事○也○傳○禹○別○九○州○貢○法○○正○義○曰○禹○別○九○州○貢○法○故○以○禹○貢○名○爲○貢○賦○○禹○貢○之○言○作○禹○貢○者○

始○所○制○非○禹○敷○土○隴○山○刊○木○○正○義○曰○禹○敷○土○隴○山○刊○木○○正○義○曰○禹○敷○土○隴○山○刊○木○○正○義○曰○禹○敷○土○隴○山○刊○木○

禹敷土隴山刊木○正義曰禹敷土隴山刊木○正義曰禹敷土隴山刊木○正義曰禹敷土隴山刊木○正義曰禹敷土隴山刊木○

詩○傳○云○洪○流○多○矣○禹○必○身○行○之○製○洪○流○而○法○焉○○使○民○居○之○故○分○布○治○之○於○時○手○地○盡○焉○○年○老○而○傳○道○於○後○

水○行○山○林○斬○木○通○道○雲○必○隱○中○之○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之○焉○○傳○道○於○後○

恒○也○大○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此○舉○大○爲○言○卑○小○亦○定○焉○○矣○舜○與○禹○之○子○孫○分○布○治○之○於○時○手○地○盡○焉○○年○老○而○傳○道○於○後○

其○記○禮○所○說○謂○王○制○所○云○五○岳○觀○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皆○伯○子○男○矣○○舜○與○禹○之○子○孫○分○布○治○之○於○時○手○地○盡○焉○○年○老○而○傳○道○於○後○

見○所○都○也○先○施○厥○職○役○載○於○書○也○馬○同○鄉○章○昭○於○九○州○義○廣○州○之○貢○賦○○禹○貢○之○言○作○禹○貢○者○



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賦自無差降即以上下之賦或容於下事不可恒郭全云一賦之夫其田百畝若賦田惟中

州同則無第一之賦深州與冀州等一夫同此則無上出稅九倍多於下類詩云官矣豈容高下等是乎賦田惟中

上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按太言無上出稅九倍多於下類詩云官矣豈容高下等是乎賦田惟中

中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一夫之田亦反矣也則田之類形高下正上全人官矣豈容高下等是乎賦田惟中

孔云下肥瘠共相參對以鳥九等上言教土此言家田不得為上如樹之形高下正上全人官矣豈容高下等是乎賦田惟中

力其得而田之則謂之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地已可耕從其從才答陸之已備已治其故也今已可耕作也

田土與此衡既從大陸既作地已可耕從其從才答陸之已備已治其故也今已可耕作也

例也德日與雍州之山德文故傳言空口在冀州土妻作無所據不言在冀州十數皆有大陸之名

以爲侯部修武縣吳澤也雨都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其遠以得于大陸之名皆有大陸之名

故陸地皮服海曲此一地也形卑下得以此黃二澤相去其遠以得于大陸之名皆有大陸之名

有山夷居其上此居鳥之夷裔反鳥之夷國水食不足今遠得衣其皮服以明夾右石人于河

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之夷裔反鳥之夷國水食不足今遠得衣其皮服以明夾右石人于河

言右夷亦差於徐州○夾音協註同帶也○隅其列反章昭可知先賦後田不殊反此名同志九石山在平

濟河惟矣州東入穀故不賦宜州美後田宜州出賦此故東里之北去路近充州之境跨山而南

原卷六

至東河也李通注爾雅解州徐云許也江南其氣清性相近故曰廣矣近也揚州其氣專性信諫故曰兗信也淮海

問其氣寬舒性安性故曰徐云許也江南其氣清性相近故曰廣矣近也揚州其氣專性信諫故曰兗信也淮海

也河南其性安舒厥性寬舒故曰徐云許也江南其氣清性相近故曰廣矣近也揚州其氣專性信諫故曰兗信也淮海

故云雍雍也爾雅九州無梁清故李通不擇所言未必得其本也

胡蘇五龍六氣七嶺博州界也河之北是也正義曰河自東大陸之北數州之東陸在冀州魏九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

故云徒駭太史周大使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兗州界平原以此是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故云徒駭太史周大使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蘇水出於下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鈞風折如盤也李通注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蘇然其辭同李通注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其故通則名摩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周大使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是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以此下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二河下言三縣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餘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千原高津往往有其遺墟春秋據齊之北也其河與壅時有故道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壞閘人成以自廣李通注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會同李通注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正義曰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浮子濟潔達于河

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言廣會于汶海達于淮

州河徐州也汶水于淮也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

也泰州青州也汶水于淮也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水出與都其里山北至都其斤南○肅必人反斤

墳海濱廣斥方謂之斤西方謂之肅必人反斤

斥水故云廣斥言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賦第四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易孔為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雲土裹作又雲麥之澤在江南其

雖於榮州帝流還從荆州分出逾如濟水入河運從之治○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中谷有平土上木去可

為耕作映車之治○雲徐本作云喪亡○傳雲雲至之治○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中谷有平土上木去可

弄反一音武仲反徐莫公反治直吏反○傳雲雲至之治○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中谷有平土上木去可

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雲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上湖江南之雲雲變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

變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此每處名存焉定四年左傳調是昭王廢于雲中則此澤本得單澤雲單調變經之土

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此澤既大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田朝八賦郭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其內有平土有高丘木可為耕作映車之治○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中谷有平土上木去可

土所出與○傳雲雲至之治○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中谷有平土上木去可

揚州同○傳雲雲至之治○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中谷有平土上木去可

木名又作○傳雲雲至之治○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中谷有平土上木去可

括古活反馬云白括也拓章夜反○傳雲雲至之治○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中谷有平土上木去可

掩括拍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拓木惟○傳雲雲至之治○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中谷有平土上木去可

用為弓幹弓幹莫若柘木故舉其用也○傳雲雲至之治○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中谷有平土上木去可

反○傳雲雲至之治○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中谷有平土上木去可

箛箛三邦底賈厥名○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中谷有平土上木去可

備箛箛至○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中谷有平土上木去可

特有美名故云其名下稱善○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中谷有平土上木去可

鄭玄以箛名下屬包箛善箛○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中谷有平土上木去可

于工它營逾于各至于每可逾越也向在黃州南來放越洛而全南河○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中谷有平土上木去可

惟豫州西南至荆山伊洛漚澗既入于河

池二龍屬伊洛漚澗既入于河

者熊耳山在陸渾山東北至登封人河

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載小異耳

反聚澤也使知字馬本又

捕榮緒澤名過為葛反

謂其處為榮澤在其聚東

不名捕也鄭玄謂衡狀戰

耳導荷澤被孟豬

驗之則胡說在雞陽之東

惟作孟諸馬體作望諸聲

又雅出第一厥貢漆枲絺

貢馨錯治玉石曰

之南西距黑水

胡化反又胡瓜反

道峴山嶺冢皆山名

是二者皆山名也

原此州而人荆州故荆州

反下

同

青黎

也

之別名

刻讓故為剛

鱗織毛而言

行因恒水

西傾因恒是來浮于潛逾于河

五原卷六



龍門山在嶺南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通兩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會于渭水而流上自嶺北經逆流而西合

也禹至此渡河而還都白帝此山當河之通兩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會于渭水而流上自嶺北經逆流而西合

西人更相讓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河內謂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織皮嶮論折支渠搜西戎即敘

折星皮布有戎狄也西戎之末惟言還都河內謂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織皮嶮論折支渠搜西戎即敘

美在河關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導呀及岐至于荆山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一名吳伯馬

支在河關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導呀及岐至于荆山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一名吳伯馬

孔作意或地名嶮嶮不必爲山也每州說其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嘗起也嶮嶮今更從上而下折支渠搜西戎即敘

本意或地名嶮嶮不必爲山也每州說其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嘗起也嶮嶮今更從上而下折支渠搜西戎即敘

爲三條導理志云嶮嶮不必爲山也每州說其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嘗起也嶮嶮今更從上而下折支渠搜西戎即敘

制岐上已矣矣而此嶮嶮不必爲山也每州說其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嘗起也嶮嶮今更從上而下折支渠搜西戎即敘

通水而文則嶮嶮不必爲山也每州說其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嘗起也嶮嶮今更從上而下折支渠搜西戎即敘

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此嶮嶮不必爲山也每州說其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嘗起也嶮嶮今更從上而下折支渠搜西戎即敘

門西河言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此嶮嶮不必爲山也每州說其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嘗起也嶮嶮今更從上而下折支渠搜西戎即敘

岳在河東近雲故云此嶮嶮不必爲山也每州說其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嘗起也嶮嶮今更從上而下折支渠搜西戎即敘

柱理志云折城在河東淺厚源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大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

柱理志云折城在河東淺厚源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大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

柱理志云折城在河東淺厚源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大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

柱理志云折城在河東淺厚源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大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

柱理志云折城在河東淺厚源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大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

柱理志云折城在河東淺厚源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大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

柱理志云折城在河東淺厚源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大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

柱理志云折城在河東淺厚源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大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

柱理志云折城在河東淺厚源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大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

柱理志云折城在河東淺厚源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大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

柱理志云折城在河東淺厚源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大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

柱理志云折城在河東淺厚源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大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

柱理志云折城在河東淺厚源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大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

柱理志云折城在河東淺厚源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大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

柱理志云折城在河東淺厚源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大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

柱理志云折城在河東淺厚源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大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

柱理志云折城在河東淺厚源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大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

柱理志云折城在河東淺厚源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大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

柱理志云折城在河東淺厚源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大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





為修武武德無此也威聖聖山不一或

今漢書以襄陽為信都在大陸之內或

可知也鄭以解讀為降下江反聲轉為

鄭言降水不可從也又北播為九河

反山為漢水東南流為漢水

出山為漢水東南流為漢水

都白所始云逾于河入于

夏都人江既云別與此

為滄浪之水別與此

市制反南入于江

而以貴澤今揚州彭越

出賈澤矣今揚州彭越

之故山水同今變易故

云浮于江沱積東其成

人名為彭彭玄云今長

道在荆州傳萬今至地

東地地名彭彭玄云今

聖言取流而復言彭彭

西地志云南江從會稽

義日地理志云南江從

近內河而南故河又並

教倉東南而南故河又

北陶丘上再成也郭璞

汶齊與又北東入于海

汶齊與又北東入于海

汶齊與又北東入于海

汶齊與又北東入于海

汶齊與又北東入于海

汶齊與又北東入于海

汶齊與又北東入于海

汶齊與又北東入于海

汶齊與又北東入于海

汶齊與又北東入于海

汶齊與又北東入于海

汶齊與又北東入于海

汶齊與又北東入于海

汶齊與又北東入于海

汶齊與又北東入于海

蓋桐柏之傍小山傳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與泗水合入海

言南陽郡之東也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與泗水合入海

泗水入淮耳以沂水入泗導渭自鳥鼠同穴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

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導渭自鳥鼠同穴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

有鳥鼠同穴山向書孔傳云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黃鵠文

司空擊人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澧水自南

渠與澧傳澧沮至補北○正義曰地理志云澧水出扶風漆縣北一十三

德輿東入渭以水土險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

會于澧澧南又東會于伊陽之南又東北入于河合於葉之東○葉縣

王篇於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九州之名山與漢水通過而旅祭

六府孔修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水庶土交正辰慎財

則三壤成賦中邦皆法兼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賦九州至中邦○正

之山刊旅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賦明水害除○較者角也故總教之今

美焉能致所重者惟財貨賦稅也○傳所同法則其三品土壤平其地之

皆是以其言九山九川九澤是結之○傳四方至可居○正義曰至謂為

其皆旅祭據大名之山九川言祭者往於前大旅祭禮廢已旅見已治也

高山大川但是定位皆已旅祭也川言解餘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

定或作脫以障之使無決溢詩云波濤之蔽毛傳云波濤障也○傳四

秋不見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

也○傳交俱至過度○正義曰交結更互俱之義故交為俱也洪水之時

正謂壤墳墟遺覆其壤墳墟之性也諸州之士皆聚是邑塗泥是濕土性

者財出故分其土壤為上中下計其肥瘠等類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為三

地以爲九等人功修少富時小異異民之常稅必平其土故皆法三壤成

中邦故傳以易土姓庶民不重矣于台我也天子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

日此一經皆史美與功是又九州風俗既尚可以效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者揖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與所生之

土為姓既尊賢如是我又天子立意常自以取德為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而有德

之人傳自我至行者○正義曰台我釋話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賜姓曰國姓國姓曰天子所賜姓曰國姓國姓曰天子所賜姓曰國姓

自為我者德為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少矣此語是用賢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既能用賢莫敢不服其立憲之常

莫敢不用情王著自敬其德則民莫敢不敬之人皆敬之誰五百里甸服規方千里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反五百

放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敦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制供水既干之役焉乃為之節文使版役有恒○掌分定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按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內言服者舉中以明言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為差等也○傳規方

徭役差多故各為一名三百里外同是侯服故共為一名目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為差等也○傳規方

至百里○正義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百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近于城者又作內總入

之內曰甸○正義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百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近于城者又作內總入

下如字○傳音德近附近之近○傳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棄故老反供音奉○甸音近○傳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之供國馬周禮擊客待諸○傳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侯之禮用錐以刺○三百里納結服○傳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也○傳用錐以刺○三百里納結服○傳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故以錐表禾穗也○三百里納結服○傳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遠彌輕也然計此言一而得粟稔結送則結服重於甸也○傳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者解服輕於此言一而得粟稔結送則結服重於甸也○傳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百里米○傳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傳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傳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傳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傳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傳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傳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傳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傳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傳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傳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傳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傳甸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百里內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此解之此是文敘外之二百里也由其心安王化備武以奮天子所以名此服為安也內文而外武故先撰文敘後五百里要服也

言武衛所從言之異與安之義同備武衛天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諸侯心安天子非言天子預諸侯以安也五百里要服外之五百里要服也

以文敘要服之名為三百里夷而巳馬云夷易也二百里蔡差初佳反又初實反五百里荒服外之五百里要服也

法法則三百里也言守平常教耳此復簡易言其不能守平常也五百里荒服外之五百里要服也

忽以為荒忽又略於要服之泰也三百里蠻之不制以法德聖來也其言蠻者聽從其俗是也

言蠻者以繩東物之名揆度文教論語構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夜之役什而稅也其言蠻者聽從其俗是也

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然向說既無不役其人有三日之役什而稅也其言蠻者聽從其俗是也

五百里要服

三百里夷

二百里流

一百里甸

五十里男

二十里采

十里衛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七

甘誓第二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啓商王也有扈天子也扈商之國名有扈與夏同姓馬云

在都西野馬云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

於天七年海嶽之徒益避於其山之陰天王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

立有扈氏不服於我之罪由自棄受譴相承獨見無父以此不嚴故云啓與甘誓

不服也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

亦謂之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

大刑是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

至先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

啓誓故以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

六軍其將皆命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

王曰嗟六事之人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

惟蒸行天之罰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

其馬之正汝不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

不用命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

啓人有扈大戰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

不我則實之於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

六事之人焉怒呼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啓與甘誓

尚書生流 卷二

九原卷七



德黎民咸貳君喪其德○新民皆二心乃盤遊無度○反本或作槃度如字樂如字敵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南十日曰

不還○敗音田○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有窮國名○羿侯名距○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以從○天位當放其民○天位當放其民○天位當放其民

才用反非○後子洛之汭○五子咸怨○待太康○其久○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位用爲選○選其人君之德○人君之德○人君之德○人君之德○人君之德○人君之德○人君之德○人君之德○人君之德

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使羿距於河○五子皆怨○太康遠去○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即於洛水之北○以傳曰○主也○正義曰○五子乃怨○述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以從

夏之方衰也○后羿自祖遷于窮石○然則羿后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射官

也○賈逵云羿之先福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言辨不說以單生堯使羿射九日而羿之弟亦天

則羿善射○鳥獸歸之○亦云羿彈十石○說文云羿者射也○夏都矰丘○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

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傳述循至敘○則不知羿名窮也○夏都矰丘○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

直曰謂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本述成作歌○因言及時事○當國語其五言追悔無及○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

祖禹有訓○成近謂親之下謂失○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國語其五言追悔無及○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

分○近附近之近分扶問反○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國語其五言追悔無及○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

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三失德非一也○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兆曰萬

危懼○基○懼力甚反○朽○許○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不敬則高而不危○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

上之心○所以畏其怒者○一人之身○三度則邦寧○言人所過失○人所怨怒○在明者○天下過者○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

於不見網獲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也○我臨兆民之上○帝民人怨懼○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十萬曰億

言危懼之其人○之可畏○如是我民○上者奈何不敬○君子欲文○退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也○傳皇君至失分也○正其義曰

是失分也○故下云子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君○是畏君○下民也○傳三失至其微○正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

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長敬小民○故以小人能勝君○是畏君○下民也○傳三失至其微○正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

期也○傳深心懼之○意故爲危○善道以自防衛之○是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也○傳皇君至失分也○正其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

尚書注疏

卷二

十原卷七

甘酒嗜音○峻宇彫牆○市志反○峻思峻反○峻思峻反○峻思峻反○峻思峻反○峻思峻反○峻思峻反○峻思峻反○峻思峻反

也○鳥歌○甘酒嗜音○峻宇彫牆○市志反○峻思峻反○峻思峻反○峻思峻反○峻思峻反○峻思峻反○峻思峻反○峻思峻反

乎其三日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堯氏都冀  
陶唐二字或其為地名未必如略言也以天子王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  
方堯都平陽舜都蒿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紀綱乃底滅亡言失滅亡之遺風其法制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貽遠思言仁及後世貽以法  
反遺唯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金燬白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  
李反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金燬白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  
我祖大禹也既有明德為萬邦之君謂為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為君之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謂通術石之  
用使之和乎人既足用王之府寶則皆有矣與存國富宜以為君統萬國為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據而行之故  
典法所以據宗祀也。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為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據而行之故  
經籍則法釋詁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為大康荒蕪廢失其東瀝滅宗族斷絕祭祀言仁恩及  
後世。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為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據而行之故  
斤為鈞四鈞為石取石為鈞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故金燬白石燬耳律志云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  
此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燬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燬耳未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  
惟言關通惟衡則度量之物無不備足用則官民皆足供其器用其法可依而行之或無以備其器用則  
而守言古制存而大康失其業所以亡也。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為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據而行之故  
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焉何也言思而萬姓仇予  
書五行志云石為怪異入金不從革之條貴顯之義亦得通也。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焉何也言思而萬姓仇予

予將曠依惟以復國手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怛怛  
慎厥德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愆其德以速厥敗雖欲改往而從善其可追也。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我將何依就乎雖悔而莫追乎我之心也。此故外說顏厚而內情怛怛憂也。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斷怨至此為深皆言是罪距時事也。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云怨謂曰仇故為怨也。辨距於河不得復反乃思大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兩弟象見焉云思君正鬱陶言精神之狀故以顏厚為色。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然故以顏厚為色。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狀小人不不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盾征第四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義和涵淫廢時亂日義氏和氏世享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痾  
受王命往征盾征奉辭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之。盾屬名。盾征奉辭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是日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故此時義和仍掌時日以以太康遠謀臣亦繼絕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憫情沈痾于適遇

義和涵淫廢時亂日義氏和氏世享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痾  
受王命往征盾征奉辭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之。盾屬名。盾征奉辭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是日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故此時義和仍掌時日以以太康遠謀臣亦繼絕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憫情沈痾于適遇

義和涵淫廢時亂日義氏和氏世享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痾  
受王命往征盾征奉辭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之。盾屬名。盾征奉辭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是日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故此時義和仍掌時日以以太康遠謀臣亦繼絕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憫情沈痾于適遇

義和涵淫廢時亂日義氏和氏世享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痾  
受王命往征盾征奉辭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之。盾屬名。盾征奉辭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是日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故此時義和仍掌時日以以太康遠謀臣亦繼絕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憫情沈痾于適遇

義和涵淫廢時亂日義氏和氏世享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痾  
受王命往征盾征奉辭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之。盾屬名。盾征奉辭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是日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故此時義和仍掌時日以以太康遠謀臣亦繼絕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憫情沈痾于適遇

義和涵淫廢時亂日義氏和氏世享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痾  
受王命往征盾征奉辭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之。盾屬名。盾征奉辭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嗚呼大康已覆滅矣我將何依  
是日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故此時義和仍掌時日以以太康遠謀臣亦繼絕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憫情沈痾于適遇



若非度... 惟仲康... 命掌六師... 惟仲康... 命掌六師... 惟仲康... 命掌六師...

其或不恭... 其或不恭... 其或不恭... 其或不恭... 其或不恭...

鑄御于路... 鑄御于路... 鑄御于路... 鑄御于路... 鑄御于路...

之變異... 之變異... 之變異... 之變異... 之變異...

人走... 人走... 人走... 人走... 人走...

以罪重... 以罪重... 以罪重... 以罪重... 以罪重...

尚書注疏... 卷二... 十一原卷七





劉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爾奴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以天子威命督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崑岡見天吏逸德烈于猛火逐也天之王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礮厥稟魁骨從岡治和邪人之身其骨從邪王

師者皆無治○殲于廉魁苦舊染汙俗威與惟新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嗚呼威厥愛

回反育慮業反納色類反允濟數則必有威厥威厥威厥功以愛勝無功以其爾奴士懋戒哉

今我用以所有之敷率王命行天罰汝等奴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輔我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風

所及盜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炎崑山之隅玉石俱焚燒天之王之吏為選惡之德則酷烈之俗於猛火宜誅惡性善不

得無稅問又言將軍之法必有被殺嗚呼重其罪故歎而謂之將軍威嚴能勝其愛心以戒慎哉勿違我命以取殺也

愛心聽其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我信無功矣我雖愛汝有罪必殺其汝爾士宜勉力以戒慎哉勿違我命以取殺也

傳將行至子弟○正義曰將之為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則此誅爾我法故傳言此也

罪不及其嗣故知其身立其賢子弟地語云重黎之俊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于夏商則此誅爾我法故傳言此也

博山齊至害玉○正義曰逸即佚也快是淫穢之名故為通也○天王之吏古位與而威高矣勢而運毒心或貽禍而害民善故為

於火○正義曰逸即佚也快是淫穢之名故為通也○天王之吏古位與而威高矣勢而運毒心或貽禍而害民善故為

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為烈甚矣又復無正以於火言其害之深也○博穢誠至無治○正義曰凡能盡

魁謂誠其元首故以梁為大魁為帥史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為梁帥本原出於此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契息列反股

之始祖八遷之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亳旁各反徐扶各反湯故曰從先作帝告釐沃告工居居洽沃力二反皆亡鳥

書史唯見四○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亳旁各反徐扶各反湯故曰從先作帝告釐沃告工居居洽沃力二反皆亡鳥

附此卷之末契是商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為卷之首本書在此故

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傳于國契至成湯凡八遷○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為卷之首本書在此故

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立主王卒子主矣立主矣卒子天乙

立天乙是為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為卷之首本書在此故



乃伐三國滿地日王歸自克夏至于毫三國在定無於義不稱在深淵與朝矣也今安邑更有鳴呼陸陸吾亭左氏以爲  
尾吾與樂同以乙卯日亡室爾亦爾故詩曰寧爾既我既吾夏樂於左氏既吾在衡乃在邊焉不得與樂處同日而亡  
唯吾亦安邑也或以滿樂故同日而安邑有其乎也且吳湯誓武誓湯誓曰正我日且經營誓之辭也甘誓泰  
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吾何得在南夷乎誠言是也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一善論此與費誓皆謂吾不吾言爾者之也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一善論此與費誓皆謂吾不吾言爾者之也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事而割正夏○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今朕必往○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其言何○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不實○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則此榮於一夫格庚白反非台小子敢行

鄭云禁見被族乃自此於是日曰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微以育恐下民也○博食盡至不實○正義曰釋詰云食傷也博食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微以育恐下民也○博食盡至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知如食之消盡後絕不行則言焉為偶故通謂偶言為食言故爾雅訓食為偶也○博古之至多矣能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又于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殺其子權時以追晉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香以夏時承舜其奴後子入于春春葬急給其棺其子故周禮注云叔讀從坐而沒入刑官者也孔以等無權官之制謂國所入于罪從女子入于春葬急給其棺其子故周禮注云叔讀從坐而沒入刑官者也孔以等無權官之制謂國所入于罪從女子入于春葬急給其棺其子故周禮注云叔讀從坐而沒入刑官者也

社不可湯武克桀商代之後天壽人通取順守而有懲備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制制改正易服聖祖神農而後世無夏社疑至臣虞三篇各亡○危音戶○人可代何故故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謂其事故史表之馬夏社疑至臣取順守而有懲備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制制改正易服聖祖神農而後世無

夏社疑至臣虞三篇各亡○危音戶○人可代何故故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謂其事故史表之馬夏社疑至臣取順守而有懲備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制制改正易服聖祖神農而後世無

取順守而有懲備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制制改正易服聖祖神農而後世無

取順守而有懲備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制制改正易服聖祖神農而後世無

取順守而有懲備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制制改正易服聖祖神農而後世無

取順守而有懲備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制制改正易服聖祖神農而後世無

取順守而有懲備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制制改正易服聖祖神農而後世無

取順守而有懲備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制制改正易服聖祖神農而後世無

取順守而有懲備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制制改正易服聖祖神農而後世無

取順守而有懲備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制制改正易服聖祖神農而後世無

取順守而有懲備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制制改正易服聖祖神農而後世無

取順守而有懲備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制制改正易服聖祖神農而後世無

取順守而有懲備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制制改正易服聖祖神農而後世無

取順守而有懲備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制制改正易服聖祖神農而後世無

取順守而有懲備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制制改正易服聖祖神農而後世無

取順守而有懲備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制制改正易服聖祖神農而後世無

### 仲虺之誥第一

湯歸自夏至于大垆自三覆而還大垆地名○夏表獲仲虺作誥馬渚左相美仲之後○應許鬼反湯歸至作誥○正反嗣故管反徐欽管反又古登反仲虺作誥馬渚左相美仲之後○應許鬼反湯歸至作誥○正

至于大垆之地其臣仲虺作誥以誦湯德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近代三覆故傳言自三覆而還不言歸自三覆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逃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末本傳故云自三覆耳大垆地名也

歸自夏者伐夏而逃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末本傳故云自三覆耳大垆地名也

是定陶向毫之路所經焉在通而子恐來世以台爲口官故仲思至此地而作詩也序不合作仲思之語以理足文便

故略之○傳焉湯至之役○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思居薛以爲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思之語相天子會同曰諱諱仲思之語○正義曰諱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聽之意仲思乃作詩以下

謂說湯在楚時悔懼之事自惟王弗弗避榮色至厥惟聖謫言湯有德行而民歸之舉自佐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

用賢賢反屏黜昏亂湯奉王惟王弗弗避榮色至厥惟聖謫言湯有德行而民歸之舉自佐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

或其句畢命謂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周禮司馬大裘而夏亦足句也○傳仲思至曰諱○正

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思必是其名或字仲思而名應古人以五或先後別謂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諱用之於會同

也左傳稱湯爲左相是以諱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人或不可者知般便是字亦得諱之名名是人之名號

是會同曰諱諱諱於會之所設言以諱取此惟諱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諸義且仲思必對家論湯亦是會同曰

諱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慝德不及古○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慝德慝德也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不去○仲思乃作詩陳義諱湯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亂惟天生聰明時又言天生聰明有夏得德

民墜塗炭夏桀昏亂不恤下民之危○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言天與王功賢其故服○禮子管反應湯對

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當循其典法○疏禹放桀於南巢○正義曰桀奔南巢而桀不歸故稱放也傳言

之○南巢南方之國也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言此天以行處於民乃桀

故桀南耳傳并以南巢爲地名不能盡知其處故未明言之○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言此天以行處於民乃桀

無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受王命用明其政言爲主也○始作師反簡賢附勢寔繁有徒○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

是者繁多有徒衆無道○離我邦予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始我商國於夏世故見其繁若若秀生苗若我則在粟

之世所繁○繁音煩○離我邦予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始我商國於夏世故見其繁若若秀生苗若我則在粟

反離仕無反饋○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音足聽聞○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自滅也况我之道德惟

彼我反饋音馮○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音足聽聞○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自滅也况我之道德惟

尚書注疏

卷二

厥惟傳哉善謂初任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之有亡形則海之言正義 亡固存邦乃其昌 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乃其昌 伯仲之德則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之有亡形則海之言正義

心怨之是名焉仇也田之 不負歸伯歸伯舉其德而殺之則焉伯所殺後人也傳言焉伯遠行見農人之

之報也孟子稱湯使宰眾往焉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餽焉伯奪而殺之則焉伯所殺後人也 傳言焉伯遠行見農人之

人乃蔽之非老人則叔之故博指言殺伯不辨死者何人老人與孟子連者湯之征焉以人之枉死而焉之報耳不焉

之道正義曰周禮稱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進賢而與賢者鄰也 賢者鄰也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忠臣匡士皆是

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賢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更是為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之

與運輔便而言之傳稱則至正義 正義曰力少為弱不明為昧故荒為亂國滅焉亡始謂包之攻謂舉之取謂取焉

已有備謂備其入稱味風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衰微取侮是昧故吞并之意弱味是始謂包之攻謂舉之取謂取焉

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之吞其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備故陵

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欲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業仲自來志此意亦言樂亂亡之不足為愧下言推亡及覆

亦在業也德曰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日新不愆意自來志此意亦言樂亂亡之不足為愧下言推亡及覆

之眾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人人既後後情必不附九族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遠也

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疏及尚書經疏謂九族乃異姓有屬者又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

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焉戒容辭顯其父子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德實歸之

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欲王自勉明德立大中 之道於民率義率禮垂德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湯既黜夏命難退也 復歸于亳作湯誥以伐桀大誥 湯既至亳誥正義曰湯既黜夏王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

作故次仲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誥告萬方大也以天命大義告天下 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仲應在誥作誥此至亳乃

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家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之 不從行首必應多矣既已伐桀當有諸侯從

誥天子自稱曰予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天上帝天 既信是于下民善於下民也正義曰天生蒸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

順人有常之性若有恒性克絞厥猷惟后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 夏王滅德作威以救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滅德作威以救虐于爾萬方百姓



政於天下百兩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謂被荼毒若不能堪忍處之甚。疏邪惡荼毒。正義曰釋草云荼若

謂藟人之蠶蛇也之類實是人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謂百姓免民道無罪。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之所著故并言荼毒以喻若也。疏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放行天威謂誅。台音怡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請罪有夏明告天罰罪百姓有何罪。疏敢用玄牡。正義曰禮弓云駝人朝自牲用白今云玄牡莫家尚黑于時未變夏

是其義也如玄說天有六周家冬至祭星天大帝于雩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圖丘與

郊共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禮樂之屬所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為奏日之章有二帝三

王之事錄者探以成章極大濶誤及此論禮樂之屬所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為奏日之章有二帝三

帝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性其意與孔異。疏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

眾請命事遂也。大聖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禍是請命。非九極反也。疏所以申達故肆為遠也戮力猶勉力也論語

云陳力就列湯臣六賢惟伊尹故知大聖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厥文則賢聖相

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為聖名故伊尹可為聖也

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德也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信伏也

之時者也是謂伊尹為聖人也樂為殘虐人不自保救伐桀除人之禍是為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信伏也

民樂知其罪。天命弗僭苴若草木兆民允殖借差責條也言福善福淫之道不差天下冠除饑饉若草木同華民信

退伏商屏。天命至允。疏曰正義曰桀以大罪身即黜伏是今日樂生福善福淫之命故得以為為差責條易序卦文也。俾子

一人輯寧爾邦家言天使我輯安汝國。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以此伐桀未知得罪於天地以計反。疏言茲者謂此伐桀也。爾

一人輯寧爾邦家言天使我輯安汝國。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以此伐桀未知得罪於天地以計反。疏言茲者謂此伐桀也。爾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所以其簡在天心故也。惟簡在上帝之心。正義曰簡玄注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所以其簡在天心故也。惟簡在上帝之心。正義曰簡玄注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所以其簡在天心故也。惟簡在上帝之心。正義曰簡玄注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所以其簡在天心故也。惟簡在上帝之心。正義曰簡玄注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太甲太子湯孫也太子未立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凡三篇疏成湯至祖后。正義曰成湯既沒

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較其事伊訓肆命祖后三篇。傳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

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稱湯沒之下明是太子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沒而太甲元年立即以其年稱爲太子也

周法以輪年卽位知此卽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鬯王祇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

祀未嘗二月朔伊尹以夏服奉鬯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元祀十有二月若是論年卽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用十二月

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物之職太甲中篇三祀十月二月是服國之歲月以此知湯崩卽年卽改元卽稱元年也齊西

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遷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驗年也顧氏云殷家皆實崩卽年卽改元卽稱元年也齊西

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年者序以別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祀云湯崩太子

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子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丁四年崩伊尹乃立太子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

妄也劉欲班固不見古文諱從史記聖祖論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說伊訓作詞以敘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

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顧氏亦云此卽依經論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伊訓作詞以敘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

先王此湯崩時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祀年也夏禮元祀。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鬯王祇見厥祖謂

在爲。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所也祠喪于殯祭皆名爲奠奠稱卒哭始名爲祭祭祠非宗廟者元祀卽是初

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事是言祠是所也祠喪于殯祭皆名爲奠奠稱卒哭始名爲祭祭祠非宗廟者元祀卽是初

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而巳其禮小奠則奠是享神故可謂高禩亦是奠非宗廟也祠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

解祠爲奠耳。傳此湯至而告。正義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卽位常奠殯卽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

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卽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

說也嗣王祇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禮禮。奉嗣王祇見厥祖。居位主喪。侯甸羣后咸在。在位次。百官總己以聽

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卽王位告殯爲喪主也。侯甸羣后咸在。在位次。百官總己以聽

業爲商家一代之大。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

祖故以烈祖稱焉。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

有夏先君摯摯焉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聖賢者言焉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耳晉語云杵

能而禹者也杵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錄自少康已上其行中雖行其德故無有天災言蓋以德稱矣也。山川鬼

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暨其器反當必藏反。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與人君之政政善則

有神不天殺也鳥獸在陸禽獸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君爲政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

災假手于我有命。暨鳥獸魚鼈咸若。暨其器反當必藏反。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與人君之政政善則

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謂桀也不備其祖之遺天下禍災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

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爲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成鳴條之地而殷之天

自修德於毫故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民允懷武德以寬兆民允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惡之由無不在之憂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民允懷武德以寬兆民允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民允懷武德以寬兆民允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民允懷武德以寬兆民允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民允懷武德以寬兆民允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民允懷武德以寬兆民允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民允懷武德以寬兆民允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民允懷武德以寬兆民允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民允懷武德以寬兆民允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民允懷武德以寬兆民允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事立故惟長先驗其長推之以及幼習孝經所云愛親以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宜遠為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  
國終乃治於四海仰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也所異者人傲親者不敢讓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  
孝經論愛敬雖始於親今緣後以及於此分敬屬長言從長以及幼其鳴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吉湯始  
先民之言是順○辨扶弗反○先民時若○先民之言是順從  
言其勤告居上克明言居上克明○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為下克忠謂事上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被人必恭之  
法古賢也居上克明言居上克明○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為下克忠謂事上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被人必恭之  
有疏○身常如不及○不自大以卑人檢身自攝敏也檢物物物以至子有萬邦茲惟恨哉○此自自立之難○操七曹反又七報反敷  
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末賢智使輔於爾嗣王仁制官刑儆于有位○戒百官○儆居儆反○儆曰敢有慢于宮酣

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齊魯曰肅風反○至音無樂音落○敢有矧于貨色恒于遊時謂淫風○類求也○賚財貨美  
過之風俗○矧音後○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碩童時謂亂風○有德諷之重而相拒遠者賢之規而不察者年  
反徐辭音反○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碩童時謂亂風○有德諷之重而相拒遠者賢之規而不察者年  
徐扶至反○權置利反○肅風申反○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一過則被疑貶失位亡家是危亂之風俗○遠

國必亡○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友僕隸自匡正○不正者服墨刑鑿其瀆淫以墨蒙士例  
乃結反○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友僕隸自匡正○不正者服墨刑鑿其瀆淫以墨蒙士例  
乃結反○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友僕隸自匡正○不正者服墨刑鑿其瀆淫以墨蒙士例

求不可樂酒而飲故以醜德之至以歌舞事神故每為至聖之國俗也貨色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詩言恒也歌心可  
求不可樂酒而飲故以醜德之至以歌舞事神故每為至聖之國俗也貨色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詩言恒也歌心可  
求不可樂酒而飲故以醜德之至以歌舞事神故每為至聖之國俗也貨色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詩言恒也歌心可

童愛惡憎善國必流亂故為流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有於一身皆受其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為風  
童愛惡憎善國必流亂故為流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有於一身皆受其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為風  
童愛惡憎善國必流亂故為流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有於一身皆受其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為風

俗臣下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當匡正君也○其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置教訓邦君大夫等使之為受諫亦謂  
俗臣下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當匡正君也○其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置教訓邦君大夫等使之為受諫亦謂  
俗臣下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當匡正君也○其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置教訓邦君大夫等使之為受諫亦謂

具效訓下士使受墨也○博常無罪無愆○非義曰醜歌言亂政事也○亂政事也○是謂云民之精  
具效訓下士使受墨也○博常無罪無愆○非義曰醜歌言亂政事也○亂政事也○是謂云民之精  
具效訓下士使受墨也○博常無罪無愆○非義曰醜歌言亂政事也○亂政事也○是謂云民之精

奧不調賦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嬖在女曰巫又焉適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事見神曰巫也○應東德義專其  
奧不調賦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嬖在女曰巫又焉適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事見神曰巫也○應東德義專其  
奧不調賦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嬖在女曰巫又焉適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事見神曰巫也○應東德義專其

舞至事鬼神然其無政也○傳向求至風俗○正義曰爾者心爾其事是貪求之過故為求也○志在得之不論俗  
舞至事鬼神然其無政也○傳向求至風俗○正義曰爾者心爾其事是貪求之過故為求也○志在得之不論俗  
舞至事鬼神然其無政也○傳向求至風俗○正義曰爾者心爾其事是貪求之過故為求也○志在得之不論俗

味求謂貪味以求之無遠志于遊以卸配而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戒而重罰之亦相類也○傳邦君至匡正○正義曰  
味求謂貪味以求之無遠志于遊以卸配而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戒而重罰之亦相類也○傳邦君至匡正○正義曰  
味求謂貪味以求之無遠志于遊以卸配而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戒而重罰之亦相類也○傳邦君至匡正○正義曰

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則可法也○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不作不善降之百殃○福惟善也天所降  
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則可法也○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不作不善降之百殃○福惟善也天所降  
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則可法也○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不作不善降之百殃○福惟善也天所降

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為善德無小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為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況大惡乎。傳曰為至之謂。正義曰爾惟謂爾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此則作善有善報作惡有惡報。爾惟不德而為惡惡無大言小惡則墜厥宗。大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愈同也。傳言爾有爾善解小善墜宗之意。初見韓銀子曰戒之此謂相致至於始若致於大惡必墜失宗。爾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即能墜也。香福云趙文初見韓銀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由至矣。言爾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肆命戒太甲亡祖后陳往古明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 太甲上第五

#### 商書

#### 孔氏傳

#### 孔穎達疏

太甲既立不明不用伊尹之訓伊尹放諸桐湯葬地也。不知朝政三年復歸于亳。思庸。會常。伊尹作太甲三篇。太甲至

立至放而後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伊尹之訓也。王祖桐

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商不用至之禮。正義曰此篇承伊尹之訓稱不惠于阿衡。阿衡者伊尹之副也。伊尹之訓也。王祖桐

事四國從之連壽春秋放其大夫流之地境。據此家宰法當不知朝政而云不知朝政故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

親政事宰猶商治案此太甲放諸桐湯葬地也。伊尹放諸桐湯葬地也。伊尹放諸桐湯葬地也。伊尹放諸桐湯葬地也。

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太甲以各篇。阿衡及沃丁君實以被告之人各篇史官不同故以為各有異且伊尹訓時命祖

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也。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衡者伊尹之副也。伊尹之訓也。王祖桐

時不知凡幾歲月必是伊尹教誨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從三年非

在桐宮三年也。史敘其伊尹訓王有伊尹訓命祖后其餘忠規切瀆圖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為作

書發端故言此為目也。傳阿衡伊尹之訓也。正義曰古人所謂阿衡同音故阿衡亦稱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

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顧諟謂常目在之謂也。言敬奉天命以承神祇。伊尹傳顧諟謂是古今之字。聖故變文為是也。言先王每有

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下神祇。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言能助其君居天下。伊尹言能助其君居天下。伊尹言能助其君居天下。

緩萬方。其身撫安天下。監工暫反。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言能助其君居天下。伊尹言能助其君居天下。伊尹言能助其君居天下。

名聲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肆嗣王丕承。其緒致故也。言先王每有

大承基業宜念祖德。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言能助其君居天下。伊尹言能助其君居天下。伊尹言能助其君居天下。

克有終相亦罔終。其業以取亡。相為亮反。嗣王戒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能以終忝也。為君不君則辱其祖。

王惟庸竊念聞言太甲守當不改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行之

圖言當以倫為德若慮機張往者括于度則釋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止謂行所安止君惟朕以懼萬世有辭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

伊尹乃言曰先王以球夾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則至以待旦伊尹乃言曰先王以球夾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則至以待旦

見欽美無窮也傳奕繼至行之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明也於夜昧爽之時思從爽以至於朝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

為人所言道也傳機智至則中正義曰括謂矢未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通先王其訓無俾世迷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

惟三祀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伊尹以冢服奉嗣王歸于亳吉服也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伊尹至有罪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以元年十一月前至此年十一月既再拜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屬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費初始於十二月

朔以冕服奉鬯王歸于庭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制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設人呼而祭大雅云常服綈呼是假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敷而祭殷人呼而祭周人冕而祭是以當代別名服雖不知天子之制而周禮天子之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飾惟尊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鄭氏云再禮之制尚備不周案士虞禮云衮而小祥又祥而中月而禫中月而禫三月而禫之明月可以乘矣案此孔傳云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周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三年之喪凡二十七孔與孔為異

曰民非后罔克育匪以生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齊魯反居非民罔以辟四方君四方民以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寶萬世無疆

之休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禮伯商家是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君而稽首於臣則前過類善也問於德故自致不善底之履反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連名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名罪於禮也禮名也禮以相調故禮言各也

欲者本之於情情者放之於外有欲而報之縱或為一也準法謂之度禮見謂之禮也禮見謂之禮也禮見謂之禮也

可謂自作災不可逃謂自作災不可逃也禮也禮見謂之禮也禮見謂之禮也

準無列反道謂禮也謂自作災不可逃也禮也禮見謂之禮也禮見謂之禮也

災初生之名故為災也進退也釋言文榮光云行相進退謂之進亦行不相違也天作災者謂若天伐乘微生朝高宗婦

本無益天災自作進否亦謂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災者謂若乘放鳴呼對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

是種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闢惟厥終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戰戰兢兢之德謀伊尹拜手稽首曰

終於善德也此初今庶幾戰戰兢兢之德謀伊尹拜手稽首曰

首拜則叩地也空首拜則至手所謂拜手也鄭氏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稽首至地也頓首至地也頓首

至地皆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手至地也稽首至地也頓首至地也頓首

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虛拜鄭注云虛拜者言之虛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太祝又云四曰褒數五曰吉拜六曰凶拜

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尊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類君也君於臣則空首不拜

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然其身使德德合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欲

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罰言折獄君來無罰言仁惠後胡啓反言湯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

諸侯國人其與湯鄰進者皆願以湯為君乃曰王怒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言湯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

孝接下恩以念祖德為孝視遠惟明德惟聰言當以明視聽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人之聰明以視聽為主觀若

不見故高惟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謂識知善惡也文朕承王之休無斃無斃言亦承厥於



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數之謂是二三其德不為一也經云德惟

不二三則為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謂乃日新言守一必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

尹既復政厥辟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老歸也伊尹還政其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

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

後即告老也君美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衛保衛伊尹也美二十七年左傳云伊尹放太

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謂之焉相如成王之置周公不為成也德者老

相位為三公必封其國又受邑千畿內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非伊

世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此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歷七十

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其適反善伊尹乃迎而受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

自桐宮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其適反善伊尹乃迎而受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

故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才而中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

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伊

之難信也謂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有以亡侯梁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九州也

有之謂伊尹此言凡說大理未稍更築但傳下文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梁不能

方啓迪有命言天不安樂厥為厲禍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為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

享富也所征無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為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



德身爲臣下當須助爲於民也臣之說當爲君又須爲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其難無得以爲  
德其事須慎無得整怒爲臣之難如此惟當敬臣福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敢乃盡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  
俾其命至勿怠○正統曰欽命云王言惟作命歲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厥厥命新  
始張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始行其事曰日登新教王勿懈也○傳言德至之義○正義曰日新者日日  
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懈則非是德也○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新是乃日新之義也○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右亦是在而用之故云選左右也○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下也○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其變無以爲易其備無以輕忽之或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臨奉上帝臣當一言以合於能○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當至協于克一言以合於能○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德無常師王善爲師○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政能齊萬夫其政○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其言其有德之王則列爲武宗○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於記傳禮器家語○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書章之成漢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契及湯與二昭○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則天子立七廟○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子傳皇考廟之類也○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爲王亦得廟○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罔與成厥功○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勿自以所知爲大○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夫匹婦不得自盡○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老終以三公○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沃鳥壽反○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答原以沃丁○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太甲崩于沃丁○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答原以沃丁○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太甲崩于沃丁○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答原以沃丁○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太甲崩于沃丁○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答原以沃丁○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太甲崩于沃丁○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答原以沃丁○傳言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言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九  
盤庚上第九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反民咨胥怨皆根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作盤庚三篇疏

至三篇○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

其事作盤庚三篇○傳曰自湯至亳○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

殷人屢遷○商自亳遷於宋○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

聖中尚書云盤庚自亳遷於宋○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

與海不無○盤庚自亳遷於宋○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

正賦曰○亦是遷都○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

情深前王三徙○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

從居湯舊都○序注云民居於此○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

水泉湧也○民不欲遷○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

說者言室宇過度○君者又言民者○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

無勢侈下○又久居水○受小泉○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

是盤庚為臣○時事盤庚○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

何得專輒○善也○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

之害速民○故從遷○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

曰始作諸法○法王時作○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遷都邑者皆曰亳

適有居之○殷有邑○幸願眾惑出矢言○直之言○顯音輸感之入匪反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也○我王祖乙居於此重我民

尚書注疏

卷九

二原卷九

無盡劉我世所以德此重我民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安有可慮也○格苦各反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也○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今不承古命而能是無知天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有由藥言今往遠都更求昌盛如輔作之未有用生樂也○葉五反天其承我命于茲新邑

大業屨綏四方言我徒欲如此○蓋德亦上四方○正義曰盤庚謂其德愛之人出正直之言以曉告曰我

謀而求於宅於此地所以決於此者焉也我民無欲吉也先王久居所墾墾不德則死見下民不能相匡正行啟

命而不知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今我往遷都更求昌盛若爾之古徒以爾害則我天將降命矣天將降

我命而不知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今我往遷都更求昌盛若爾之古徒以爾害則我天將降命矣天將降

以不德而向新簡上天其必長我股之命○傳堯之別名○正義曰此序先帝後股是堯內之別名鄭玄云商家自彼

此而號曰股鄭以此前未有股名也○中篇云股降大庭將建於股先正其號名知於此豈為股也○傳兼商之名

也○大名故股社謂之堯社其堯鄭玄以為假借彼股武以為堯國設祭或云廣陰堯廟設祭既不同未可知是也

至邑居○正義曰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為往故適得為之不欲往彼股也○別有詩云邑居也○傳至之言○正義曰

王至於此○正義曰孔以祖乙圮於相和感訓憂也○故幸和散憂之道先王所以誨諭遷此國者重我民無欲遷也

卜所行○正義曰釋詁云水泉鹹鹵不可行化王生於東土○今五邦所以誨諭遷此國者重我民無欲遷也

也○先王有所服行禮有典法言能敬順天命則是有所服也○盤庚言先王報顧天命如在此尚不常安有可慮也

能敬順天命不違民必死矣○放不違也○傳傳曰盤庚言先王報顧天命如在此尚不常安有可慮也

言今至堯歲○正義曰釋詁云林藪也○李迪曰精榘木之候也○郭璞云音高之罔曰枯是言木足顧其根更生常哉

都毀壞若枯死之木若棄之未用煖之色○盤庚教于民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事教其法○盤庚言先王報顧天命如在此尚不常安有可慮也

宇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欲規上者○盤庚言先王報顧天命如在此尚不常安有可慮也

命用舊常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徙從其言也○民從上命即是常事○法度之稱也○盤庚言先王報顧天命如在此尚不常安有可慮也

民故知微悉至王庭是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徙由臣不勸王勤民故以下多是責臣之辭王若曰格汝猷予告

汝訓者汝以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謀週汝運上之

傳先王。正義曰此篇所言先王其文無極斥者皆謂成湯已來諸賢王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下言先

王適于山者乃謂遼郡之王仲丁與乙之等也此言先王而至此既指先王而下句王曰言先王用者以下云民用

不言也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其指也此言先王而至此既指先王而下句王曰言先王用者以下云民用

亦又告民臣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不變王用大政從化也今汝恬恬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駭起信險

滿受之吾不知汝所訟言何謂之駭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駭起信險

古語反焉云說反焉云說反焉云說反焉云說反焉云說反焉云說反焉云說反焉云說反焉云說反焉云說反焉云說反焉

此序言安有爭訟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之駭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駭起信險

汝德也德不我懼我耳我視汝德也德不我懼我耳我視汝德也德不我懼我耳我視汝德也德不我懼我耳我視汝德也

言見之分明予亦拙謀作乃逸也此言先王而至此既指先王而下句王曰言先王用者以下云民用

以恩得之而不從已也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也此言先王而至此既指先王而下句王曰言先王

徐音問曰曰曰

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汝如能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汝如能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汝如能友則我大乃敢

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我大晉越也齊馬也齊馬也齊馬也齊馬也齊馬也齊馬也齊馬也齊馬也齊馬也齊馬也齊馬也

無所有也此說情實無不強於上服國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畧耳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則不

是生毒百官又在百官之上如此是是公卿不能如輪焉言於百官使之樂其也百官百姓既將遇禍是不公卿言者

毒乃敗禍森究以自災于厥身森究以自災之也究言孰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羣臣不談從是言者

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矧

之人也徐七漸反汝昌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不從沈也沈謂於眾有禍害也昌何未反若火之燎于原不可

糴適其穡可撲滅火災不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

糴適其穡可撲滅火災不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

糴適其穡可撲滅火災不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

糴適其穡可撲滅火災不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

糴適其穡可撲滅火災不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近尚可撲滅

否也猶謀也是汝言恐其發舉有過口之患故以言相規患之小者尚知畏避况我為天子制汝短長之命誠患甚大

自為非謀所致汝相時至有咎○正義曰又責大臣不稱效運能是不知小民表視彼彼判小民猶尚相顧於疏規之

汝不稱效從表乃是汝不如小民汝若不欲流刑何以稱告我而相野惡熾以浮華之言乃語民云爾可以喻我汝不可

止意向刑刑我使絕也若以刑我知汝則是汝家自為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傳曰我則至所致○正

同音故昌為何也顧氏云汝以浮言恐動不徒更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於眾人不免禍害也○傳我則至所致○正

義曰我刑我汝汝自指之非我咎也自為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傳我則至所致○正

徒者非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為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傳我則至所致○正

○連重疑反律持吏反任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暨及逸勤子敢動用非罰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者汝乎世選爾

而令反馬云古老成人○連重疑反律持吏反任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暨及逸勤子敢動用非罰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者汝乎世選爾

勞子不掩爾善選數也言我世選汝勤不掩汝善是我忠於汝也言已之忠實臣之不忠也○傳古者于祭廟得享之臣配食於廟大

善○與音韻添之添反作福作災子亦不敢動用非德○加非德實汝不欲使善惡而報之○可選則選是先王暨及

古之賢人選任有言曰人惟求舊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者汝乎世選爾

於我世數汝功勞我不掩汝善是我忠於汝也以此故我大享祭于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在宗廟而欲享之

上必有資運命必有罰也○傳選至於黃○正義曰其人既沒其言立於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賢史王蠶之

伯功勞是從先王至已常行此事故云是我忠於汝也言已之忠實臣之不忠也○傳古者于祭廟得享之臣配食於廟大

春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故曰配也○正義曰其人既沒其言立於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賢史王蠶之

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香對諸給則諸給為大香若小香若四時自相對則香香為大香若小香若四時自相對則香

物於王之太常祭於大司農夏物未成也香是香之類而傳以香配之魯禮曰秋而祭香是也祭禮云內祭則大香若小香若四時自相對則香

也外祭則非是也然使以給為大香知此不以香配之時為給而直據時祭者以給給於三時非獨香也○秋冬之祭

向及功臣則雖給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已來惟給給於祭而直據時祭者以給給於三時非獨香也○秋冬之祭

時助臣亦當在也王若所事之君其廟已經時祭不祭祭廟其君高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禮記曰春禘夏禘秋禘冬禘春禘者祭

其夏秋冬既為禘又為時祭諸侯亦春為時祭夏禘秋禘冬禘春禘者祭夏禘秋禘冬禘春禘者祭夏禘秋禘冬禘春禘者祭夏禘秋禘冬禘春禘者祭



道為我王家奇情利汝家故為此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用汝不覺朕心之攸困所困乃成夫大不宜乃心欽念以

大從其志而遷徙不有疑也

忱動予一人動我是不布腹心敬念忱於誠感爾惟自鞠自苦鞠窮也言汝為臣不忠若乘舟汝弗濟吳厥載言不能之器

論尺信反載如字又在代反

此吳謂德氣也肉款則吳故以吳也言語云惠公改葬申生吳傲於外謂禮氣為吳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機以自吳則

馬云獨也沈直

林反膠物留反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道也今其有今商後汝何生在上

也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倚乃身迂乃心

至廷窮

庚變其載誤故言此也以物倚物者必曲故倚為曲也迂是迴也迴行必僻故迂為僻也

奉畜汝眾

之我今徒者欲迎播汝命於天豈以威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又如字注同

言先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傷耳故知神后之勞也

勞者勤也其勤勞而勳勞之勞亦變之義故論語云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為愛也此言揚

勞汝先則此所費之臣其祖於放鳩之世已在朝廷任王朝而不用已命故責之深也

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同心

同德

道言無解

同欲徒乎汝不與我同心故進道與我一

至心徒乎

至心徒乎

至心徒乎

至心徒乎

至心徒乎

至心徒乎





傳則至新邑。正義曰：五時裁弊，對朝故朝，則亦有長弊，語文不吉之人，當則絕滅之，無道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子孫，有此惡類也。易轉者，謂今俗語云：相染易若，至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誠去惡種，乃是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汝家也。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定其所居，正其朝，禮社之。反綏爰有眾，曰無戲怠，懋建大命。安於有眾，或無大命，今予其敷心腹。

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布心腹言，輪於百姓，以告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一人，我罔有罪，汝勿共怒我。

此志反讒，任誠反。安於其所，有之。來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社之位，又屬腎腸，輪寫。

合比凶人而治。言。至一人。正義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社之位，又屬腎腸，輪寫。

此志反讒，任誠反。安於其所，有之。來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社之位，又屬腎腸，輪寫。

此志反讒，任誠反。安於其所，有之。來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社之位，又屬腎腸，輪寫。

此志反讒，任誠反。安於其所，有之。來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社之位，又屬腎腸，輪寫。

此志反讒，任誠反。安於其所，有之。來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社之位，又屬腎腸，輪寫。

此志反讒，任誠反。安於其所，有之。來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社之位，又屬腎腸，輪寫。

此志反讒，任誠反。安於其所，有之。來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社之位，又屬腎腸，輪寫。

此志反讒，任誠反。安於其所，有之。來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社之位，又屬腎腸，輪寫。

此志反讒，任誠反。安於其所，有之。來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社之位，又屬腎腸，輪寫。

此志反讒，任誠反。安於其所，有之。來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社之位，又屬腎腸，輪寫。

此志反讒，任誠反。安於其所，有之。來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社之位，又屬腎腸，輪寫。

此志反讒，任誠反。安於其所，有之。來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社之位，又屬腎腸，輪寫。

此志反讒，任誠反。安於其所，有之。來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社之位，又屬腎腸，輪寫。

此志反讒，任誠反。安於其所，有之。來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社之位，又屬腎腸，輪寫。

此志反讒，任誠反。安於其所，有之。來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社之位，又屬腎腸，輪寫。

明我命乃謂我何故憂勤萬民以此選之故上不敢廢我高祖成湯之德治理於我家我當與厚報之臣奉  
承我命用是長居於此新邑以此選之故我童蒙之人非敢廢我論謀於取人家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善謀者皆  
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與汝輩臣各奔厥道下用是必遷光此遠都之大業我徒本意如此耳○傳以悅  
至我家○正義曰民善不獲遂夫湯德以從之故天必祐我將使復奉湯德令得治理於我家言伯後故天福之道○傳  
神聖至其善○正義曰神聖聲相近皆是幼小之名言不自稱人言也幼小無知故為謙也稱至靈者皆稱靈有大  
事必謀於眾謀眾乃是常理諒文煥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高詩云有猷其首是宏實皆為大之義也各者非一之辭故為  
○正義曰宏義皆大也釋詁文煥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高詩云有猷其首是宏實皆為大之義也各者非一之辭故為  
君臣用謀不敢違下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違下是既謀及於眾又決於者龜也○用大此選都  
大謂立嘉稱○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黃伯二伯及州牧也眾長公卿也言當庶子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  
以大之也○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黃伯二伯及州牧也眾長公卿也言當庶子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  
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用任也我不任貨貨之人敢奉用也運於善者  
敵我眾民○相息亮反○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用任也我不任貨貨之人敢奉用也運於善者  
好呼報反○嗚呼至叙欽○正義曰言運事已訖故敢而勸之嗚呼國之長伯及眾官之長與百執事之人有人果敢奉用  
任而報反○嗚呼至叙欽○正義曰言運事已訖故敢而勸之嗚呼國之長伯及眾官之長與百執事之人有人果敢奉用  
建運於善見窮困之人能謀此窮困之人安括者我乃文序而敢用之○傳國皆曰彼此股時而言彼者此乃鄭之伯諸侯  
師長故為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玄注禮記云股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說  
孔意不然故摭稱也○傳謂為眾眾長眾官之長故為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說  
初眾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之人皆為善也○傳謂為眾眾長眾官之長故為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說  
相與應善摭括共為善政欲其同心共為善也○傳謂為眾眾長眾官之長故為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說  
大至眾民○正義曰高大夫釋文又云相助也○傳謂為眾眾長眾官之長故為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說  
使皆念敬我眾民也○傳肩任至敬之○正義曰釋詁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為任也  
我今不委任食貨之人以奉為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於善者言其人好善不能也○傳謂  
為窮困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困之人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乎今  
而敬之謂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以勸為善言能謀善人安其居者我則我式乎今我式乎今  
我既着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傳告我無敢有不敬○告故報反○無總于貨資生自庸無德貨實以已位當  
敷民德未肩一心用布示民必以德義○今我當以情告我無得不敬者汝等無得總于貨資以求官位當進自用  
功德不當用富也用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任一  
心以事君不得懷二意以違舊既定故嚴勸以戒之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九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高宗夢得說○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使百官以所夢之形



厥足用傷說地是所無害言使為已視惟暨乃檢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首所當惜幸無不同我高后以康兆民言臣正汝君使衛先王之嗚呼欽子時命其惟有終歌我是命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君以諱明道能或事之難以安天下君能受諫則臣不待鳴呼敢不祗若王之休命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說命總百官任冢辛之任惟說命總百官正義曰惟此博說受天命總百官之職謂在契辛乃進于王曰嗚呼

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官有等車相正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官有等車相正

也五皇行於列宿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官有等車相正也五皇行於列宿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官有等車相正

言人君法天以設官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官有等車相正言人君法天以設官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官有等車相正

設廟設帝及諸侯國都設廟設帝及諸侯國都

亦謂有大夫師長人臣也亦謂有大夫師長人臣也

有仇者怨民也有仇者怨民也

主使始民怨民也主使始民怨民也

於民以怨民也於民以怨民也

反易以怨民也反易以怨民也

惟于文怨民也惟于文怨民也

此名傳怨民也此名傳怨民也

人飯禮怨民也人飯禮怨民也

交命文怨民也交命文怨民也

已在庶官怨民也已在庶官怨民也

官不及私昵惟其能官怨民也官不及私昵惟其能官怨民也

任官為後商之鄭云官之使守也對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信謂之辨官辨一也所從官之翼耳賢謂  
 其德行能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齊云惟其賢許序云任賢使能周禮大夫三年則大比考  
 私肥謂知其不可而用之聖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或王使道禁求是賢能為異耳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謂善時  
 喪厥善其能喪厥功得之也喪其德謂其善自誇其能則人以為能故賢能而喪其能則人以為不為善故  
 不與其善則伐善也齊美謂言其善而不效名反歸之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一事非無窮窮納悔其則則  
 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言能而不效名反歸之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一事非無窮窮納悔其則則  
 納厥無窮納厥無窮納厥無窮納厥無窮納厥無窮納厥無窮納厥無窮納厥無窮納厥無窮納厥無窮納厥無窮納厥無窮  
 文之迷小人過也必心必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其非滿其故遂成大非也惟厥厥居政事惟  
 成所居行旨如所言陽王之政贖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行高宗此祀特豐數祀故說因以戒之  
 事耐居行旨如所言陽王之政贖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行高宗此祀特豐數祀故說因以戒之  
 數色角反記之煩故博意云事神禮煩亂而難行孔以高宗彭日祖已謂諸王祀豐豐于祀謂傳說此言為廢事而發  
 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言美也美其所乃不良于言子罔聞于行我無聞於所行之事說拜稽首  
 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合於先王成德○忱于林反惟說不有厥咎行善  
 而說不言則有其咎耶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遺甘盤發賢王曰至甘盤○正義曰舊學于甘盤謂為王子時也君與焉  
 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博說既得說周無賢臣矣蓋甘盤於小乙之時以為大賢小乙將崩受遺  
 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與焉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祿有傳說也是言傳說之前有甘盤也  
 但下句言既乃至于荒野是學也既乃遷于荒野入宅于河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於時蓋未為太子說諸賢不  
 也云其在高宗時勞於外爰置小人居之河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麓初使居民間也其文說使居民間也其文說使居民間也  
 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宅于河知在河之洲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麓初使居民間也其文說使居民間也其文說使居民間也  
 起六反與民雜居自河徂亳嚴厥罔顯自河徂亳嚴厥罔顯自河徂亳嚴厥罔顯自河徂亳嚴厥罔顯自河徂亳嚴厥罔顯自河徂亳嚴厥罔顯  
 乃訓也言我能行汝政說以交焉非一之義言交互致之非一事之讓過行擇諸文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

古訓乃有獲王昔求多聞以立事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古謂能以能長惟學遲志務時敏厥脩乃來

順志務是傲疾惟學至乃來正謂曰人志本欲求善欲學職人本志學能務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信此學志

惟敬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之修乃來厥德之修乃來自來自來謂德也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信此學志

半言其功半於學也於學之法念終念始常在於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敬于孝反因知固必將自強惟故人乃是學之

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言志學說亦用能職承王志廣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天賦也

我棟是汝效卿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有良臣乃成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長正長也言先保衡

如正謂曰保衡阿衡伊尹也若與傳曰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手也保衡伊尹也長正長也言先保衡

取平也故以為官名又云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為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

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作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克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伊尹若撻于市伊尹若撻于市

謂必謂反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怡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

惟他達反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怡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

專美有商伊尹同美阿烏何反惟后非賢不父惟賢非后不食言君須資治直吏反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對答也否父美

高宗彤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耳不聽之異祖已訓諸王賢臣也以訓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所以訓也

至以訓謂曰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彤祭之日有飛雉來升祭之舉耳而雉鳴其臣祖已以為王有失德而執此

知祭何謂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以前命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首為形祭不知此形是何祭之形也洪範

五事有說言視聽思若說不從視不聽視不明聽不備各有妖異與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并

則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為耳不聽之異也洪範五行有聽之舉耳是小事居公位敬宗廟之祀也鄭云雉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曰祭也周曰禘禘曰夏曰復復祭也形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王牛猶譚穀魯傳  
又祭也周曰禘禘曰夏曰復復祭也形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王牛猶譚穀魯傳  
曰禘者祭之旦日之享實也是形者祭之明日又祭也

曰禘者祭之旦日之享實也是形者祭之明日又祭也周惟因禘祭而本之上冊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先德故與商禘  
倒也禘天矣云夏曰復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復言夏曰復郭於義非所煩或本無此事也廣雅有司徹  
上大夫曰饋尸與正祭同日陳康成注詩高宗彤日越有雉雉於彤日惟先格王正厥事正其事而與其自消  
鬼警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禘祭高宗彤日越有雉雉於彤日惟先格王正厥事正其事而與其自消  
高宗至厥事○正義曰高宗既祭成湯彤祭之日於是有雉鳴之祥在於鼎耳此乃怪異之事賢臣視已見其事而私自  
言曰惟先格至道之王遭遇變災則正其事而與其自消於道過變災者王當無災異而遭變災者王當無災異而遭變  
自消○正義曰格謂至也至道之王當無災異而遭變災者王當無災異而遭變災者王當無災異而遭變災者王當無  
皆感變而懼殷道復興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無災異而遭變災者王當無災異而遭變災者王當無災異而遭  
而致此異且此勸戒之詔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經面云祖已曰不知與語語語云謂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厥義  
其重王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厥義

言天視下民以道訓諫王降年有承永不承非天民中絕命言天民之下不修德以故絕命○中丁仲反又加字民有  
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乎命正厥德不聽德言無義不聽罪不改修天德訓諫於王曰惟天監下民厥義以故絕命○中丁  
下聽其身義以否其下年與民有長者有不長言善與為善者長不義者短短命者非是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  
絕其性命也人有為行不順德義有過不聽聽罪過而不改乃致天罰非天絕命○正義曰經惟言有承有不承安和由義者  
德欲使有義者長不義者短王安得不行義事夫長命也○傳言天至絕命○正義曰經惟言有承有不承安和由義者  
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與民有長者有不長言善與為善者長不義者短短命者非是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  
有五者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此篇以義為言者五常指體則理亦相攝善者宜也得其事宜五常之名皆以適也民  
用故稱義也洪範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是年壽者最是人之所以食故福已引此以謙王也○傳不順至不  
謙王也惜貪也洪範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是年壽者最是人之所以食故福已引此以謙王也○傳不順至不  
承○正義曰傳亦順上經故不應德言無義不信也天自改過修德以承承也乃其如其如合天道其如共其所言○台言怙復  
其德言天自信命有承有不承天聽其善惡而報之勸王改過修德以承承也乃其如其如合天道其如共其所言○台言怙復  
必不差也謂民有承有不承天聽其善惡而報之勸王改過修德以承承也乃其如其如合天道其如共其所言○台言怙復

扶又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膺典祀無豐于昵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膺典祀無豐于昵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膺典祀無豐于昵  
反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膺典祀無豐于昵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膺典祀無豐于昵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膺典祀無豐于昵  
乃曰反乎云不意也嗚呼近也又嗚呼呼至于昵也○正義曰祖已嘗其言不天意又取而戒之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膺  
乙反乎云不意也嗚呼近也又嗚呼呼至于昵也○正義曰祖已嘗其言不天意又取而戒之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膺  
乃曰反乎云不意也嗚呼近也又嗚呼呼至于昵也○正義曰祖已嘗其言不天意又取而戒之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膺  
常無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於常道高宗豐於近廟欲王服罪改修也○傳廟廟至改修之○正義曰釋  
云遠廟也俱訓為壝是謂德為廟廟亦之義也釋話云即地也孫炎曰即猶今也祖已嘗其言不天意又取而戒之嗚呼  
來遠天所祠常也言天意欲令繼廟行之所以自治自立君以主之是王者主民當敬民事無非天所祠常  
無非天所祠常也言天意欲令繼廟行之所以自治自立君以主之是王者主民當敬民事無非天所祠常

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祖已嘗其言不天意欲令繼廟行之所以自治自立君以主之是王者主民當敬民事無非天所祠常  
其真不必由豐近而致之也王肅亦云高宗豐於廟故有維維升遠祖咸湯廟豐之異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故紂無所畏此民無所畏謂法紂故也。傳自來至破亂。正義曰。積前同文。則禮是禍。類釋詰云。類固也是。因其自來而取之名。讓也。說文云。穰宗。穰姓也。曲禮云。天子以繼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穰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辨九種之牲。陸以牲為言。必是穰。全具也。故禮記曰。牲。辨物。多言三牲。燔牲是牛。羊豕也。以燔牲性。三者。說為。辨黃。則用者。重穰之實。謂委。稷。稻。粟。故云。器實曰用。謂。菜。盛也。禮。天曰。神。地曰。靈。祭。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禮。云。監。天地。宗。廟。牲。用。也。謂。糝。為。行。稱。容。行。食。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盡。者。得。行。益。而。食。之。大。祭。禮。之。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其。也。漢。禮。以。來。舊。律。皆。云。敬。盜。罪。記。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為。特。重。故。也。傳。下。視。至。爾。念。正義。曰。箕。子。身。為。三。公。下。觀。世。俗。故。云。下。觀。民。所。用。治。者。謂。卿。士。已。下。是。治。民。之。官。也。以。紂。暴。虐。務。務。上。言。猶。謂。民。民。既。傷。矣。則。以。為。紂。暴。虐。所。謂。虐。我。則。難。是。也。重。敵。民。財。乃。是。取。敵。怨。讎。之。道。既。為。重。敵。而。又。暴。行。暴。虐。怨。讎。也。急。行。暴。虐。欲。以。威。民。乃。是。自。取。滅。亡。之。道。也。不。需。急。也。傳。而。其。至。於。道。正義。曰。有。災。災。與。論。喪。一。和。而。重。出。文。善。上。言。商。今。其。有。災。我。受。其。敗。迷。言。天。華。未。至。至。則。已。必。受。禍。此。言。商。其。治。喪。我。罔。為。臣。僕。言。殷。滅。之。後。言。已。不。事。異。姓。鮮。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為。臣。僕。言。不。能。與。人。為。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謙。慎。紂。怒。不。甚。故。得。不。死。耳。我。就。王。子。出。合。於。道。保。全。身。命。終。為。股。後。使。宗。廟。有。主。享。祀。不。為。是。合。其。道。也。傳。則。病。至。無。主。正義。曰。刺。者。傷。者。之。義。故。為。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祀。云。紂。之。母。生。微。子。時。與。仲。行。其。時。猶。尚。為。妾。也。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昏。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故。立。子。為。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為。股。後。傳。言。將。至。一。途。正義。曰。不。肯。惠。以。求。生。言。將。與。紂。俱。死。也。或。去。或。留。所。執。各。異。皆。歸。於。仁。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於。仁。也。易。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一。途。也。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行。其。俱。在。憂。亂。率。民。

附釋尚書注疏卷第十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六

尚書注疏卷第六 古本作尚書卷第三古文尚書既真第一夏書孔氏傳宋板作尚書正義卷第六

禹貢第一 夏書

任土作貢 古本頁下有作禹貢三字

定其貢賦之差 古本定上有以字賦下無之字按有以字與疏合無之字恐非

深大其川 宋板作深其大川

取下供上之義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供作貢案供貢古通用字

浸壞民居 宋板闕本同毛本浸作漫

故言分布治之 宋板不垂之字毛本次之字作也

冀州 唐石經別起一行每州皆然

傳堯所至至書 案至當作於毛本不誤

山南見曰 毛本日作日是也

從覃懷致功至橫漳 纂傳橫作衡諸本皆作橫案衡橫古今字

踏鞞 古本史記樂解下俱有也字按此與海物惟踏鞞踏鞞律小異此以鞞訓踏彼則二字不讀

此州入穀不貢 宋板州作則盧文弨云則字非

澤州與冀州等一同 案等當作鄂闕本明監本並誤

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 纂傳河作阿是也下廣河同

相去其遠 毛本其作甚是也

島夷皮服 駢聯曰孔傳南曲蕩之島正義曰孔讀島為島夷元云島夷東方之民得食鳥獸者也王肅云島夷

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據此知鄭王本皆作鳥夷孔則雖讀鳥為島然未改經字故正義本亦作鳥也史記夏本紀異

阮元撰盧宜句摘錄

州作鳥夷揚州作島夷蓋因集解宋孔傳後人遂私改漢書地理志冀州揚州皆作鳥夷聲韻音辨鳥部云鳥海曲也當老切書鳥夷是北宋孔傳尚作鳥字○按唐石經已作島

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 補註云碣石山漢志作大碣石山北平上有右字按

疏引漢志多脫誤諸本皆然未可擅改茲不悉校

還都白帝所知 案知當作治闕本亦誤知毛本不誤

濟河間其氣專體性信謙 宋板體上有賢字毛本體作質

河南其性安舒厥性寬厚 宋板闕本同毛本作其氣著密厥性安舒

在濟陰城縣西北 案上駢字當作闕毛本不誤

民居邱土 案土當作上闕本亦作土毛本不誤

而夾川兩大流之間 纂傳川作於按川字非也

與徐揚三州 纂傳三作二是也

賦正與九相當 古本九下有州字

是十三年而八州平 案三當作二闕本亦作三毛本不誤

盛之匪篋而貢焉 案篋當作篋篋同

得乘舟經遠也 宋板同毛本經作徑

東北至于千乘博昌縣入海 纂傳海作溱與漢志合

岱賦釋泉 陸氏曰賦徐本作映谷○按徐本蓋映上無岱字映下有谷字也傳曰映谷也則徐本誤明矣○補

釋文按勸記段玉裁云此處釋文不可通不當一字為二字也當云徐本作映谷也說文云映古文也映小篆文也谷下

等一也字

言可辨 宋板此下有作也二字

版土赤壇墳草木漸包 陸氏曰斬本又作斬○按說文斬下云斬相斬包也从斬斬引書草木斬包斬包者張鐵之兒爲孔以進長釋斬而或改斬爲斬歷已前已如是

漸進長 進長二字史記集解例按疏亦例

謂之搏殖之工 監本同毛本搏作搏盧文弨云釋文元百兩音

出蟻珠及美魚 法本無及字毛氏曰出蟻珠及美魚下多達於河 讀本作河非也案說文河字下水經濟水羅引並作達於河建於河古文尚書說文濟者澤名爲濟水所經又東至于河者是在濟之東北即徐之西北舟則自淮而濟自酒而河然後由河入濟以達於河此徐之貢道也

北揚淮 案揚當作揚毛本不誤

錢塘江也 岳本也上有浦陽江三字此誤脫也

今江入此澤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作合案所改是也

地泉濕 古本濕作濕

版田惟下下版賦下上錯也 闕本上錯上更有上字按所補是也

牙牡齒也 宋板牡作壯○按壯字不誤說文士部曰壯大也壯齒謂齒大者

凡爲穢者 夏傳穢作穢

當權荆州乏無也 宋板同毛本乏作之

是沱爲江之別名也 按當作是沱爲江別之名也

直云水名 宋板直上有故字

在今蜀郡郫縣 岳本郫作郫案郫字誤也

潛蓋漢西出岷冢 漢西二字夏傳倒是也

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捕山與江別而更流 夏傳自作出

入太穴中 夏傳太作大是也

雲土夢作又 陸氏曰雲稌本作云沈括新談曰舊尚書禹貢上夢作又詔改禹貢從古本○按華談所謂太宗乃宋太宗也胡融明禹貢推乃以爲唐太宗殆誤矣蓋云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開成石經亦作雲土夢作又則古本經唐世通行本耳至宋初監本始倒土夢二字蓋據漢書地理志不知史記夏本紀夢字亦在土下

此澤既大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大作土

水可爲耕作賦畝之治 闕本同毛本水下有去字案有吉是也

梳幹栝柏 陸氏曰幹本又作幹

弓人取幹之道也 補錄云七誤也○按作七與攷工記合

陸瓊毛詩義疏云 瓊闕本作瓊後益同○按作瓊是也

菁蕨菁也 補錄云菁蕨類下闕按補按是也

江淮之間三茅春以爲藉 宋板闕本茅春二字倒不誤

鄭云蠶者 宋板蠶上有桑字

浮于江沱 陸氏曰江沱謂漢四水本或作浮于漢非

出宏農盧氏縣 宏農耳山亦矣

多而得名耳 補錄云多上脫但在河內四字從詩疏校

下者墟墟疏 法本宋本夏傳同古本下有也毛本作下者

又○按史記集解孔安國曰墟疏也

墟音盧說文黑剛土也十行本不誤按九字乃陸氏音義非孔疏也今本既誤以傳  
末疏字爲黑質白文送於音義之首安加傳字闕本疏  
字雖已誤尚無傳字祇於墟上作圍蓋猶知其爲音義  
也

沱山之石 案沱當作沱毛本不誤

浮于洛達于河 唐石經脫達于二字

隴西郡西縣冢山西漢水所出 宋板解下有囓字闕本  
纂傳無囓字亦有縣字  
毛本縣作囓案所改是也

是二者皆山名于江 闕本同毛本于上有沱出二字案  
所補是也

差復益小 宋板小作少

織金罽 古本作織皮金罽也○按史記集解全作今

胡人糴羊毛作衣 盧文弨云糴當本足糴字

桓水自西傾山南行 各本皆同毛本自誤是○按段玉裁  
校本作桓水名自西傾山南行

皆云西距黑水 宋板同毛本距作據

涇屬渭納 陸氏曰納本又作內同

出安定涇陽縣西峴頭山 纂傳峴作峴案漢志作開  
山古注云開音若見反

同之於渭 盧文弨云史記集解作同于渭也是

杜林以爲燬煌郡 宋板闕本纂傳同毛本燬作敦○按作  
敦煌與漢書地理志合唐人乃作燬見  
元和郡縣志

禹治水未已竄三苗 補遺云未下疑脫半字許宗彥云  
未字當在禹下治上

石而似玉 闕本葛本同岳本纂傳玉作珠馬應本珠作玉  
毛氏本與古本宋板同按作玉誤也作珠與疏

標目合初學記地部上現玕石似珠也注云出尚書注此  
詐珠之證古本珠下有古也二字史記集解作石名而似  
珠者

太岳上黨西 古本史記集解岳下有在字與疏合

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 陸氏曰列本或作別

豫章恩陵縣南有博陽山 補遺云博陽漢志作博陽師  
古曰博讀曰敷陽古陽字未

長篇曰韻會敷古作敷隸作博史世家傳魏庶民漢文  
傳納以言是也博陽山字當作敷敷轉爲博轉爲博  
耳○按此或刊本之誤傳中博字疑亦當作博但陸氏  
不爲音未可遽改

導弱水 陸氏曰弱本或作弱

博合黎至沙 毛本沙下有東字

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 古本史記集解華下有陰字

北至東行 古本岳本宋板史記集解纂傳至作而

山見水中若柱然 纂傳柱上有底字

東過洛納至于大伾 陸氏曰任本又作伾○按段玉裁云東  
京賦底柱懸流躡以大伾善注引東過  
大伾此正釋文又作之本也

一成岨 闕本明監本毛本岨作任

北過降水 降蔡氏作降按此與大禹說降水字同義異說文  
降水不遵道一曰下也然則禹說降字可作降此  
降字必不可作降也唐石經宋監安石經亦俱作降知自古  
無作降者

在大陸之內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內作南

北近降水也 宋板北作此  
至漢中東流爲漢水 古本岳本流作行○按纂傳亦作流

分爲三 史記集解三下有通字

遂爲北江而入海 岳本人上有南字古本人海作人于海也按史記集解俱與今本同

山水同今變易 許宗彥曰同蓋古字誤案宗彥說得之字

又東至于澄 案史記漢書俱作醴鄭氏以醴爲醴名亦不從水史記案鄭曰駭人所歌醴余賦於醴浦明醴是水孔安國馬融解得其實又虞喜志林以醴是江沅之別流而醴字作澄也據此則以醴爲醴始於虞喜志林安國本作醴與馬鄭同耳

東地北會于匯 顧炎武曰石經及監本注疏皆同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匯今本作爲匯非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爲匯沿董鼎遺傳

都其北會爲彭蠡 高本正嘉本監本同毛本其作共案其字誤也又古本爲馬字與疏及史記集解合按經文于作爲馬中加爲字其誤一也

濟水在河東垣縣王屋山 宋板在作出

洶澤之水 古本河作衍

與泗沂二水合入海 舊本泗誤作泗岳本合入海作合入于海與疏標目不合蓋傳作合而入海按史記集解與今本同

鳥鼠共爲雌雄 古本岳本宋板雌雄二字例與史記集解合與得與今本同

漆沮二水名 按二當作一洛水一名漆沮可證也孫志祖云詩解疏引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漆沮爲一今作二水名誤也

尚書注疏投勘記卷七

尚書注疏卷第七

沮水出北池直路縣 宋板同毛本池作地○按水經作地不作池

會同于京師 古本岳本宋板彙傳俱蓋于字

相與共治之 宋板蓋相字

詐四岳 毛本詐作詐案詐詐正俗字

去王城面五百里 古本里下有內字依史記集解增集解而作近圖本王誤至

百里賦納總 陸氏曰納本又作內音同

銓刈謂不德 古本作所銓刈謂不德也按所字依史記集解增

安服王者之政教 古本岳本宋板俱無之字與疏及史記集解合

役實服當此殺服 毛本役作彼役字誤也

以文武侯衛爲安 闕本明監本侯作教

稅徵差簡 毛本徵作徵案徵字是也

不服蠻來之也 宋板同毛本服作復案復字非也

至誠太半 毛本太作大太字非也

使各有實字 補經云賈國語作宰按詩頌殷武正義亦作賈當舊本作賈字也

別有九里 毛本里作服案服字是也闕本亦誤

正義義曰考工記 案義日二字複衍

尚書注疏卷第六

甘誓第二 夏書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夏啟嗣禹位 古本宋本位作立與疏尚

故伐之 酒鐘云獻談故

甘誓

明堂云 毛本同宋本云作位率位字是也

未知何故改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故作時案時字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 古本減作畏

息粟三正 唐石經案作并後竝同

用其夫道故 古本放下有也字

絕之也 闕本葛本同岳本毛本苑之作攻治

執戈矛以退敵 古本以上有為字

御以正馬為政 古本政下有者也二字

有功則賞祖主前 史記果解則作御

親祖殿社之義 夏傳義作意

言恥眾也 史記果解也作之

傳五行至亂帝 案帝當作常形近之誤傳文可證

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 闕本同毛本知作知案知字是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五子之歌

以其迷祖之訓 闕本明監本毛本迷作迷案迷字是也

盤樂遊逸無法度 古本重樂字

有窮后羿 古本后上有之字

御待也 岳本闕本明監本毛本特作待正義同案待字是也

一出十旬不反 宋本十上有而字

言雖不經以取信 酒鐘云以字上當有難字

甘酒嗜音峻字彫牆 宋監安石經彫作難採志探云玉簾口部引作難酒鐘音

則止稱之物 宋本闕本同毛本止作所案所字是也

則官民皆定 闕本明監本毛本定作足案足字是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 按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嗚呼歎辭也或嘉其美或傷其悲古文尚書悉為於戲字今

文尚書悉為嗚呼字段玉裁云古今二字互譌以蔡邕石經

幾字皆作於戲知之石經采今文也

雖悔可追 陵氏曰雖如字或作雖○按雖雖古蓋通用

姓皆其仇我 闕本明監本毛本姓上有萬字案有者是也

允征第四 夏書

奉辭罰罪曰征 岳本葛本宋本闕本同按大禹謨奉辭伐罪宋本亦作罰

惟仲康肇位四海 古本仲作中注同

掌王六師為大司馬 岳本宋本王作王古本作掌主也主掌王六師為大司馬也按當從之夏傳亦作掌王六師其誤久矣

而立其弟仲康為太子 宋本太作天與注合

政由羿耳 宋本政上有故字

官眾眾官 古本括本宋本上眾字作師與疏禮目不合繫傳本亦作官眾

百工之職 宋本職作賤按職字非也

不及謂麻象後天時 古本謂上有時字

殺無殺 闕本明監本毛本下殺字作殺案教字是也

謂此聚會為辰 闕本明監本同宋本無謂字毛本此作

則是日月可知也 宋本闕本同毛本月作食

君南嚮北嚮下 毛本雖作嚮按北嚮之屬諸經正義多誤作嚮或又誤為嚮

尚書注疏投勘記卷八

尚書注疏卷第八 宋本同古本作尚書卷第八古文尚書湯誓第一

湯誓第一 按匡謬正俗卷二引尚書湯誓曰予 商書則宰翦故置古文尚書誓作斬也

伊尹以夏政醜惡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醜作配誤

為出不意故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出下有其字

戒誓湯士取 古本岳本宋本湯作其暴傳亦作湯

而割正夏 按段王裁云孔傳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刺之政按傳不言於夏邑則各本夏字顯也正義云為割刺之政於夏邑增此三字以暢釋意耳史記版本紀云舍我當事而割政裴駢引孔安國曰奪民農功而為割刺之政蓋今古文尚書皆無夏字後人據正義妄增之非也

正改也 葛本同闕本初亦作改後改作政案政字是也

不敢不正桀罪誅之 按史記案解引此桀下有之字罪下有而字文義較明

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眾力謂廢農功 按史記集解引此作桀之君臣相率遏止眾力使不得事農蓋樂栢博意非原文也

子則孛戮汝 按匡謬正俗引此句戮作戮蓋亦古文尚書也

山脊曰岡 宋本無日字山并鼎曰無日字為是

或毗睨而害良善 宋本毗睨二字倒按宋本是也

告來居洽沃土 闕本葛本同岳本毛本洽作治案洽字是也

湯使亳往為之耕 闕本同毛本亳下有眾字案有者是也

尚書注疏卷第七

多有夏罪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夏作大案大字是也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君其可喪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君作若案若字是也

再言所以積桀之非也 闕本同毛本非作罪

所以比於日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宋本比下有桀字案有者是也

變置社稷 按史記案解引此傳變上有欲字潘鎰按從之言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是也非更燬之詞又據疏說湯已變稷唯社未遷明不降有欲字

然而旱乾水溢 闕本益例作益後加不毛本作溢

故更致社稷 宋本同毛本致作置盧文弨云可通用

大崩曰敗績 古本崩下有幾字

從謂遂討之 古本岳本宋本遂作遂案傳亦作遂岳本放證云遂字正釋從字之義即春秋左氏傳晉師從齊師意也

諡伯仲伯作典寶 陸氏曰諡本或作義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使諱其言 闕本明監本毛本使作史案史字是也

自簡賢輔勢 闕本明監本毛本輔作附案附字是也

康誥召誥之類 宋本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康作湯

一字足以爲文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一作二

謂於會之所 通雅云會下當脫同字

肇我邦予有夏 各本子作于案千字誤也

惟王不邇聲色 按篇題疏引此句不作弗與古本合

曰侯于后 古本子作我

湯誥第三 商書

皇天 闕本葛本同毛本天作大

則唯爲君之道 按前疏引此句惟作是

夏王滅德作威 古本威作畏下明威同

罹其凶害 古本害作患

而桀不改 古本作而桀不改改也屢轉作而桀終不改

不敢救 唐石經不作弗

用元牡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牡作牡案牡字是也

浮信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浮作字案浮字誤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怙淫 古本無並作亡下無以爾萬

承大美德 闕本明監本毛本大作天案大字誤也

朕弗敢蔽 古本蔽作樊

乃亦有終 古本亦作元山并鼎曰元古其字○按亦與元形相似而誤當作亦

伊訓第四 商書

是特設祀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祀作嗣下特設祀禮

杆能師禹者也 同 盧文弨云師通語作師

朕哉自毫 石經補缺誤誤作載

終治四海 葛本同各本治作治案治字是也疏乃治于四

今緣親以及疎 闕本明監本毛本今作合按合字是也

敢有殉于貨色 按一切釋音義卷一云商書殉于貨色注云

皆孔傳也其經文當本據孔本此經疏字古文蓋作殉今文

則作殉當以殉爲正傳云殉求也空改字殉干求也

昧求財貨美色 岳本纂傳昧作放按放字固與昧相應

觀此頑愚幼童 闕本明監本毛本此作比案此字是也

但有一於身 宋本同各本身不有者字

謂貪昧以求之 按六經正義引此文貪作昏致疏上云

以求與上貪求相類貪者必昧故曰貪昧似不當作昏

則天下責慶 按釋文云責力代反是陸氏本作責也疏云

以類爲正頓庵謂一人有慶兆民類之若作責慶則費解

太甲上第五 商書

此至放殛之時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此作比案此字是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按今本皆以此兩句爲一節下文惟朕

影似當以欽厥止一句爲一節率乃祖故行合下兩句爲一節然蓋云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猶改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其分節蓋已同今本矣

萬世有辭 古本辭作卑

使此近先王 闕本同明監本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必當改悔爲善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悔作過

太甲中第六 商書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 石經考文從美云坊本作烈祖亦沿蔡沈集傳案孔安國傳視其祖而行之其訓厥也。按羣傳已從蔡傳作烈矣

則我承王之災無斃 各本災作美案美字是也古本岳本宋本羣傳斃作厥釋文有厥於斃反

太甲下第七 商書

終始懼厥與惟明明后 唐石經初刻有后字後唐改紙作惟明明

言湯推是終始所與之難 闕本明監本毛本推作惟案惟字是也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 宋本湯下有咸字是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 古本厥作其下常厥德同按古本多以其爲厥亦有以厥爲其者後亦不悉校

此至沃丁始卒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此作比

伊尹乃迎而受之政 闕本同毛本受作授案當作授

厥德匪常 顧炎武曰石經監本同按唐柳壽上書引此作匪常今本作靡常非石經考文從要云亦沿蔡沈集傳因上命靡常而誤

尚書注疏按勘記卷九

九有諸侯 古本下有也字按此增也字亦可傳意九有諸侯也疏云謂九州所有之諸侯此又申釋傳義耳

任官惟賢材 補遺云材今本作才

謂卑順以爲臣下 宋本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臣下作下

訓以善道訓助下民 宋本上訓字作譚按訓字非也

此又觀王修德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觀作勸案勸字是也下觀王重使爲善政也同

論七廟諸多矣 闕本明監本毛本諸作者案諸字誤也

其文見於記傳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傳下有者字

無得爲廣大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得下有自字

晉文請逐 闕本同毛本遂作逐案逐字是也

使錫其事 各本便作史

兩手從之曰揚 闕本明監本毛本揚作拱案拱字是也

時則有青書之祥 宋本之作青下同案作青與五行志合

而達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 補遺云者說七書傳重譯而朝者六國說苑作七國

家語作十有六國疑六與七近之 按恐仍當以七十六國爲是書傳脫七十二字說苑脫十六二字耳然者字似不可省始存漏說候考

三編皆已 古本岳本宋板羣傳三作二案二字是也

尚書注疏卷第八

尚書注疏卷第八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九 宋板同古文作尚書卷第五古文尚書盤庚上第九商書孔氏傳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股 陸氏曰盤本又作般按疏云壁內之書治皆作乳蓋古文尚書也孔氏正義本用古文後人改從今文疏中問存古字此乳字亦其一也單經音辨云乳古文尚書治字也學當古文屬字也賈昌朝好宋次道家古文尚書故其言如此

而治於亳之股治 宋板股治作股地

傳自湯至亳怨 岳本闕本明監本毛本怨作股業怨字誤也

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 宋板作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按宋板是也

有從河有亳地遷於洹水之南 闕本同宋本河有作河南南字是也明監本毛本作河自亦誤

大序注云 宋板大作又是也

耿在河北 宋板耿下空一字

股質以名篇 古本重名字按疏標日不重

中上二篇 彙傳中上二字例

題篇不自盤庚詰者 宋本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自作曰盤曰字是也今正

皆以王名篇 宋板重名字按下文云故以王名名篇也諸本俱重名字則此句當依宋本而傳文當依古本其疏中標目亦當重名字諸本不重誤也

子門甲立 諸本門皆作開門字誤也

重我民無殺盡殺故 諸本無殺作無欲殺字誤也

則當卜稽於龜以徙 毛本補作考

于今五邦 于上古本有至字

天將斷絕命 古本命上有汝字

若顯木之有由藥 陸氏曰藥本又作枿○按枿本作藥傳竊者從俗作枿耳

有用生藥故 古本故作裁山井鼎曰考疏古文似是有先其號名

先正其號名 宋板名作明按作明屬下句亦通案也當作地

毫是股也大名 案也當作地

或稱股 宋板句上有或稱商三字

不欲住彼股也 毛本也作地是也

言為正直之言 宋板作故以矢言為正直之言

今盤庚自欲遷于股 毛本欲作取是也

劉殺釋詰云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云作文是也

先王所以決欲遷此者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決欲作去

大遷考自龜 毛本考自作則貞案所改是也

謂有典法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謂下有行字

即是有所服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服下有行字

鄭注皆云 毛本作作王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 古本由上有日字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古本人作民注同

王命眾悉至于庭 古本庭上有朝字

下句王播告之稟傳之下有修字

蒙上之先稟傳先作文

民用丕變古本用作由往王用民用同按注王用既作由則經王用亦當作由

起信險為膺受之言闕本葛本同明監本為作偽

善自用之意也闕本同明監本毛本善上有拒字

非于自荒茲德慎汝含德葛本合讀作含注同

予亦拙謀虞正義曰下缺今補采

汝擊臣能退去傲上之心毛本去傲作汝連

不昏作勞陸氏曰昏本或作散○按正義引郭注昏讀為傲也然則古文作昏鄭讀為傲釋文所謂本或作傲者指鄭讀也

毒為禍患也宋板為作謂

遠近謂賄促山井聖曰賄字毛本與宋板同其餘注就本皆作徐

徒奉持所痛而悔之闕本同毛本徒作徒是也

馬云視王案王當作也

責其不請告上闕本葛本明監本請作情毛本情上又有以字按諸本皆因監而誤不知孰亦誤也

見後

恐汝沈溺於取有禍害古本恐上有我字害下有也之二字

尚可得過之絕之毛本得過之作刑戮二字

嚮竹亮反案竹當作許盧文弼云嚮當作輝是也

誠思甚大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誠作威

何以不情告我宋板以不作不以按觀宋板知諸本傳文無以字者為誤

傳葛何至忽害闕本同毛本忽作曠是也今改正

選任古賢古本下有有人字

言我世世選汝功勤葛本闕本明監本同毛本選作數

掩本文作算毛本同案文當作又

作福作災古本作依福依災注同

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古

我下有壹字之下有平字山井聖曰古本不成文理作我

豈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則為

德今本不字亦似不確始記以俟再考○按浦鏗改乎為

各云從黨授是亦一說或疑非德賞也○按浦鏗改乎為

可選則選按本闕本明監本毛本則並作歸

其意而言汝從上必有實告臣言案而言汝誤也

運命必有罰也毛本命作我

故歸給為小也宋板歸給作前歸

給書歸悉闕本同毛本歸作給案歸字誤也

志之主欲得中也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主上有所字

汝無侮老成人古本無作亡無弱無有遠連同古本侮上有

老字石經脫下老字傳及歸內侮老疑亦俱當作老侮○按

段玉裁云唐石經是也今板本作侮老因老成人三字口習

既孰又誤會孔傳故倒亂之

是侮老之闕本之作人恐非○按段玉裁按本作老侮

雖悔可外乎古本可上有何字外作及案及字是也

盤庚中第十 商書

造士報反 毛本同案士當作七

欲用民徒 闕本明監本毛本徒作徒

廷之使前而取告之 宋板製作教

王若民不從教 宋板告作誥

行天時也 詳志祖云也當者字之義

遷徙者止為邑居墊隘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徒作遷

則先不思故居而行徙者 者字十行本末刻今補正

盤庚凝其被誤 毛本疑作疑是也

子廷續乃天子天 按匡謬正俗引此句廷作御律氏音詳詳見攷傳

子豈汝威 古本威作畏

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 按下文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疑此句后字亦當作明

用以道義德懷安汝心耳 宋板顯德字

其下直言先后又畧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 案后下十字復衍

此言湯勞汝先 毛本此作違

汝無能道 古本汝上有罰字

言神將罪汝 宋板同毛本神下有后字

故言下見汝 宋板言下倒是也

勞之共治人 古本人作民下幾人同

是反父祖之行 暴得父祖倒與亂合

又士良反 案士當作七

古者至乃死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者作我與岳本合

但念貝玉而已 古本念下有其字與疏合

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唐石經夏禮同毛本先父作乃乃父按段玉裁云別本是也當乃祖乃父丕乃告句絕乃祖乃父曰作丕刑於朕孫句絕高后丕乃崇降不詳句絕曰詳尙書攷異

作丕刑于朕孫 孫上古本唐石經俱有子字○按顧炎武謂有子字誤王鳴盛以為據傳常有子字段玉裁云不必因上文乃祖中乃父而必兼舉于孫也古人文字不拘言朕孫者出乃祖口中自可統乃父在內傳多增字足利古本往往依以增懸不足為據也

亂治至其貪 案亂上當有傳字

傳言汝至督之 闕本同毛本言汝倒是也

凡所言皆不易之事 古本凡下有我字

謂凶人 古本宋板顯作爲

言不吉之人 岳本吉作善

我乃以汝徙 古本宋板乃作用

汝羣臣臣分輩相與計謀念 闕本同毛本下臣字作當是也

長立汝 宋板下有案字

告汝以命之不易為難 宋板為上有亦以不易四字

釋詁云隕落隕墜顯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 宋本落下字下俱有

也字補錄云越也二字疑衍○按釋詁云隴州隄下隄墜擲落也又云隄隄隄也當從宋板增兩也字而刪去越下也字以顯越兩字屬下句

恐越於下 闕本同毛本恐下有隄字

不使得子孫 宋板子上有生字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故先定其里宅所處 宋板其里二字闕空一字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

尚書注疏卷第十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宋板與上合為一卷

高宗夢得說 按一切經音義卷一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一卷引此得作尋亦晉宋古文本也陸氏曰說本又作允奮悅注及下篇同

經求之於野 闕本明監本葛本同岳本纂傳經下有蒼字野上有外字毛本同

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 纂傳廣作厲

王宅憂亮陰三祀 陸氏曰亮本又作諱

陰歷也 此句上句本有亮信也三字山井鼎曰晉書社預奏議中引尚書傳亮信也陰歷也臣初疑之久矣

再見亮之為信已於舜典釋之矣 此處不得有亮信也三字杜預在解頤前安得見孔傳其所引者伏生大傳也山井鼎之說殊謬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 陸氏曰哲本又作諱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勅令 古本罔作亡罔不同心同

惟恐德弗類 葛本闕本明監本纂傳同唐石經岳本毛本惟作台

弔至靈善皆釋詁文 孫志祖云按釋詁無靈善之文宏賁皆大也 孫志祖云賁爾雅作墳

讓仕減反 案毛本作仕減是也

相助慮也俱訓為慮 兩慮字補錄云昔勳之誤

無總貨寶以己位 葛本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已作求案求字是也

尚書注疏卷第九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遂令傳險姓之 宋板令作以○按史記殷本紀作以宋本是也

曰云我徒也 宋板曰作且

若樂弗暇眩 案石經補錄誤

先使人嘖眩憤亂 補錄云憤當憤字誤○按上云嘖眩者令人憤悶之意也此因彼而誤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正義曰晉語云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云作言

猶王官之伯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之作宗

師長之言亦通有 宋板下有士字

憲法也 按此節今本疏混入注又疏上載四十二字山井鼎據古本宋板正誤補闕今錄于下傳應法也言

法至為治正義曰憲法也釋詁文人之聞見在於耳目天

氣形體個人事以言之聽謂無所不聞明謂無所不見惟

聖人於是見法天言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

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為未嘗不法

天之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命則亂故從又也○按岳本纂傳俱與古本同



經傳之無毀與兜鑿 宋板之下有文字是也

則人為背之 宋板為作違是也

官不全其賢 案全當作至今改

是言推而不有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推作惟

謂言出思以寵臣 毛本言作君是也

謂臣入慢以輕王 補錄云王當主字誤

事神禮煩像而難行 宋板煩下有則字正與注合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古本艱作難下不艱同

行之難 古本岳本闕本葛本纂傳同毛本難作艱

誠命下第十四 商書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陸氏曰梅本作樛

鹽鹹梅醋 古本醋作酢下同按醋酢二字古今相反

言曰有所益 毛本日作日是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饒又 陸氏曰饒本又作噉

故此為解 補錄云此為二字當誤例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古本辜作罪

功至大天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闕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大作于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唐石經無之字

高宗彤日第十五 商書

以訓道諫王 補錄云訓道二字疑誤例或以訓二字例○按上傳云遂以道訓諫王則此訓道二字誤

例明矣是傳進作導亦誤

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以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下以字作之是也

文云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文作又

傳言至自消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至字重是也

謂有禾有不禾 史記集解闕下有其字

天道其如其所言 高本闕本明監本俱同毛本文其字作我

祀無豐于昵 按擊經音辨尸部云昵近也乃禮切書記無豐于昵又文乙切考說引不足是昵字疏又云尼與昵音義同此但明尼昵同字非經文作昵

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 史記集解作當敬民事也按史記注闕非今本亦疑有誤

是允德為嗣 誦本德皆作得德字誤也

即兄也 誦本兄作尼尼字是也形近之謬

自立君以主之 宋板無自字按儀禮通解引亦無自字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周 古本始初作亂後改作始按亂當作乳古治字

作西伯戡黎 陸氏曰伯不作伯虛文弱云穆天子傳古今人表伯通作伯二字本可通用

且言西北對東為名 誦本北作伯闕本明監本同誤

以王綏過戲逾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進作息毛本作適

以射自絕先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先下有王字正與岳本同

勳昔違法 宋板昔作皆岳本作悉案悉字是也毛本不誤

大命不舉命下唐石經海派胡字陸氏曰舉本又作嬰○按說文作嬰引書云大命不舉據說文則胡字不舉前也嚴本紀作大命胡不至石經旁添字乃後人依史記增人也

反報紂也古本作反報也報紂也

參列於上天古本天上有在字

微子第十七 商書

錯亂天命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亂作辭

交錯是渾亂以義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以作之案以字誤也

以去見其為鄉士也補註云鄉士當無遺誤許宗彥云鄉士不誤上以此知其為鄉士也

八字因末句而誤衍

我祖底遂障于上古本底作致

又為姦充於內外闕本舊本監本纂傳同毛本內外二字例

其為敵讎闕本舊本同岳本其作共其字誤也

無涯際古本涯際作津涯

傳文歸至而言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而言作言之按傳云順其事而言之疏兩云順其去事而

言則作羸者所見孔傳疑本無之字

比于是紂之親則諸父浦鍾改作比于于紂親則諸父

其事欲當然宋板欲作或

不解意岳本舊本宋板正嘉本闕本纂傳無作解毛本作解此同按釋文云解佳實反是解讀為解非字作解也通志堂本解作解本誤

我罔為臣僕陸氏曰一本無臣字○按說文云古本僕字從臣作罔恐此是古本作罔後折為二字釋文所云一本是也

我乃顯爾古本爾作爾

我久知于賢古本表上有言字

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為治者民皆讎怨斂聚之道也宋板闕本同毛本者民二字倒盧文弨云民字衍文是也

安得整而不呼毛本呼作言是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